

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

曾经席卷欧洲的纳粹主义希特勒带领着德国人民走向前所未有的帝国荣耀最后却成为人类最恐怖的历史伤痛。

闭眼凝神让脑海中的世纪影像快转画面很自然的就暂停在希特勒受到千百万人欢呼爱戴的一幕幕影像上。如果世纪末回顾是你我应该作的一个功课。希特勒这一课不得不温习。如果我们对苦难的产生还是懵懵懂懂那希特勒的故事是最好的警惕纳粹德国演的这部戏惊心动魄不足形容甚至牵动人类廿世纪的走向不过要问其所以首先还是要看看舞台背景——1920年代的德国。

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实行威玛宪法中的第一共和正是路有腐尸野有饿殍。骚动不安的人心败坏的政治往往是极左派和极右派的天下但是当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拉伯涅特在1919年被暗杀后弥漫社会的恐怖主义更加遽整个肃杀气份。

就在这个时期希特勒舞台剧的序幕拉开了。我们看到一个年三十岁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走进右派大本营——慕尼黑的啤酒屋里他从奥地利来在一次大战时当过下士受过伤如今任职联邦秘密侦察局。来这个啤酒屋正是要调查有无“不法或不忠”。但当他听到了这些酒醉工人的抱怨与不满后立刻发现是个机会一如他自陈这是生命中决定性的刻再无回头之路。

或者希特勒这才发现自己实在是天生的演说家组织家宣传家他很快当上这个全德社会主义劳工党-亦即纳粹的党主席甚至自组突击队来保护自己。

苦无行动机会希特勒和另一政治势力鲁登道夫将军策画了一桩暴动结果事败被捕。

有十六名纳粹份子被杀日后这十一月九日年年成为纳粹的国殇日之一但在成上百万人追悼先烈之时没有人知道1923年当警察开枪鲁登道夫不动如山时第一个逃走的人是希特勒自己。

判刑五年实际服刑不到一年希特勒在狱中口述经纪录成“我的奋斗”一书这应该是后人要了解希特勒个性和想法最可依循的途径。

出狱后德国已是由兴登堡这个各方倚重的老军头继任总统的威玛第二共和此时社会渐趋平静英、美等外资开始注入百业始兴纳粹形同解体甫出狱的希特勒闲晃在街头为苦无着力点失意不已。

有失意总也有得意的时候1929年的全球经济萧条使刚刚复苏的德国经济再度濒於崩溃失业率六比一的数字使家家愁苦万状此时的希特勒一如他对历史的自况从未如此却踌躇满志。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失业的家无隔日粮的不满现状的目光全投注在街头那个天才演说家身上他矢言撕毁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矢言再造德国的俾斯麦时代矢言几年内全国没有人会失业矢言打击贪污打击为富不仁的犹太人.....几乎手上有几张支票就开几张支票。此外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也大幅增加支持者企业家和地主们为了怕他们壮大也纷纷支持纳粹有了资本家的捐输纳粹如虎添翼加紧造势。几番投票果然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紧接着希特勒向最顽固的军方喊话并且为了和年龄足足大他一倍的兴登堡竞选总统他开始逐城造势一周跑二十个地方。

虽然选败了但文宣奏效希特勒累积的声望刚好在总理布朗宁被罢黜威玛宪法岌岌可危时开花结果-兴登堡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让他接替总理一职。而在这之前这老人家还公开说过希特勒是个怪人他当不了总统的顶多当个邮政局长。

第三共和诞生了接着是一连串扩权和排除异己的措施。例如指控共产党放火烧总理府而大肆清党却有多人相信是纳粹自己所为设立集中营整顿异己将纳粹突击队扩编成黑衫军在恐怖的气氛下逼国会立法使总理权无限上纲等等.....

此外全面烧毁哲学戏剧小说医学科学等书籍全面逮捕工会领导人而取而代之党禁报禁.....一个比法西斯和苏维埃的极权还要澈底的新德国出现了。纳粹是他的统称。

现在独裁者似乎把夺权的第一幕演得非常好了如雷贯耳的民众呼声崇拜欣喜的表情摩肩擦踵的人潮.....这是戈培尔的宣传摄影师留给廿世纪人们最惊异的影像好像在告诉世人这都是为独夫背书的人.....

独夫的第二幕开始了犹记得他信誓旦旦的街头演说-德国一定要有和平绝对不能有战端.....如今笔直平滑的坦克车路通往所有邻国军火

工厂的机器日夜运转“先有枪才有奶油”的口号震天价响。

慕尼黑协定德波互不侵犯协定。德苏和平协定.....侵略者昨天缔约今天撕约明今就派坦克车前去於是奥利捷克波兰法国希腊南斯拉夫.....与西班牙的独裁者法弗朗哥合纵联横与义大利的墨索里尼策略联盟.....侵略者站在维也纳家乡父老前演说站在凯旋门前回目四望胜利的表情写在脸上亚利安人是最优秀的人种实在是该统治全世界或者他这么想着。

是啊亚利安人千年德国的梦三番两次在梦境中现在是付诸实施的时候了。於是一方面按优生学的新兴理论积极鼓励军人们和亚利安种女人生产优秀的下一代出生第二天就令母子分离二方面积极清理残渣人种除了爱因斯坦等有识之士先行逃美所有犹太人如今惶惶不已了。

最幸运的人是死的最快的像那些被注射极毒化学剂而死的注射癌症细胞的其次凡身强力壮的可留在工厂里否则就搭上死亡列车到一个个集中营。其中尚有工作能力的男女在集中营做奴工其余的老小妇孺着即发配瓦斯室执刑.....

而不管是先进瓦斯室或没有了劳动能力的人后进瓦斯室所有人都有剩余价值。我们从资料片中看到的是成堆的头发金牙鞋子.....甚至所排出的粪便也可作燃料不禁令人感慨原来德国人注重环保擅长废物再利用希特勒是怎么样的一人一手导演六百万冤魂的死亡之舞而面不改色大家都想知道然而历史交待不清只知道他父亲是个海关的小公务员但与他不合。母不详但他说过极爱母亲。虽世代务农但家境不错。1907年父亲去世后希特勒到维也纳投靠艺术学院而被拒理由是天份不够。

希特勒崇拜华格纳与神秘灵异之学。食素行迹向来讳莫如深受教育不多但嗜读战史与兵法书籍。终其一生他总是神神秘秘曾有一个年轻情妇其后自杀后有一个伊娃布朗恩在1945年俄军攻进总理府的前一天两人结婚次日和希特勒双双自戕。

而现在我们来看独夫故事的最后一幕---侵略者诺曼第登陆使人振奋盟军的飞机日夜不休的轰炸着希特勒在七年之间以军火工业吸纳就业人才使就业率归零经济迅即复苏国力强大到几乎快要完成一次大战间德国政客的欧洲帝国之梦但现在高高的楼房从飞机俯瞰变成一片断垣残壁文明在人性之下暴露澈底脆弱的本白柏林市先是发现愈来愈多的逃兵后来拥进大批的俄军独夫最后公开的一幕是对着少年军授旗所

有未受过训的老弱残兵如今都要上场.....而为了怕丑行外漏集中营里正进行着全面的杀戮。

落幕了廿世纪最沉痛的故事。德国人痛心疾首然而独夫的背后曾有千百万的支持者成了人类的一个大问号。

原序

依据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人民法院的判决从即日起我进入勒奇河畔兰支尔堡的监狱服刑。这是第一次给我机会使我能在多年不间断的工作中安静下来开始着手著书写作。曾经有很多人要求我自己也曾希望有一本为运动而写的专著。因此我决定着手写作此书。这本书分为两部其主旨不单单是要阐明我们运动的目标同时力求描绘出这一运动发展的前景。相对于其他纯粹教条的论著我们希望能从这本书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同时给予我一个机会使人们能够通过我著作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加深对我的理解清除犹太报章上所散布的关于我的恶毒的神话。

这两部著作并不是为局外人而是为追随这一运动的人士所写的。这些人心意的所属和他们的信念还需要从内在的启蒙上作出努力。

当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种主义获得人们的拥护用口头远比文字叙述来得有效。世界上每一个伟大运动的成功大都归功于出色的演说家而不是伟大的作家。

但是为了能够在基本的理论上达到一致并在行动上获得统一我们需要有成文的著作作为我们日后行动的指南。这两本书将作为运动的基石它概括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著者 于勒奇河畔兰支尔堡狱中

第一章 我的家庭

我幸运地生长在莱茵河(Rhein)畔的普勃诺镇(Braunau)上这市镇太美丽了。而且正当是两个日耳曼国的交接之处天生给了我一个奋斗的机会。

奥地利——这日耳曼民族的支派早应该归到祖国大日耳曼的图版上了。

这并非经济关系而正是血统的关系。纵使二个国家的拥抱于经济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断地说如果日耳曼的子孙们一天不合并统治便一天不得安宁。

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胀时才伸出手去向外掠取领土。

那时候大众为了面包和牛油当然不惜用锄头代替了刀剑去揭开战争的序幕。

为了这我生工在边陲小镇上便负有神圣伟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但为什么我们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们不是同一种族吗”我年轻时代这个严重的问题便在我头脑里打滚。

我挥着铁拳为什么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帝国(Bismarck's Empire)的怀抱里呢我嫉妒着。

做官的生活我并不贪婪。根本我愿闷死在那边理文牍的案头。

蹈了我父亲所说官场失败的覆辙。这是我的决心任外界加给了我最大的诱惑我都不变初衷。

我了解历史的意义我是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少年时代我记得在奥地利民族斗争运动的范畴里早有了我这一颗种子。

我曾经拉拢南疆协会(Sudmark)以及学联会献呈黑、红、黄、三色花旗不唱奥地利的皇歌(Kaiserlied)而独高吭着德意志优于一切(Deutsch—ist das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胁也不怕。

我们这伙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的训练虽然那时仅懂得一些国语还不知道启发“民族性”的责任。

总之我少年时已不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是个热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Deutschthum)我的思想捷快发展着十五岁那年我便能把效君王的“爱国主义”和人民立场的“民族主义”分析得很明白。

我始终爱好民族主义观念。不中万料不到会有今日这个党的组织

奥地利对我们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诚爱护的。这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每听见奥地利赫倍塞轧朝(Habsburgerhous)过去统治的方略。

我们知道身体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时那股毒焰在奥国的南北两部的天空弥漫着。

瞧那奥京维也纳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里去了啊

奥国皇家做着捷克化的美梦但是法兰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rncis Ferdinand)——这位奥境内日耳曼的敌人后来终被枪杀。

如果天道不公怎么会毁灭了这个要想使奥国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来大战的第一颗炮弹也许藏在德奥联盟后的德意志的一尊炮口里吧。

总之大战和德国崩溃的种子早已潜伏在这个联盟中。

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后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说到我的本身。我早认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须先将奥地利摧毁。

原因在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者间政治距离太远而赫倍塞轧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个障碍。

为了我对于这些的认识太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奥国

但是德奥边境上我的家庭我是多么的爱护啊

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一场大病用倾因此不是维持生活。

我决心在这时候起自食其力便搭了一间简陋的衣箱奔到维也纳。

我希望艰苦地和自己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标

第二章 在维也纳苦学

在维也纳的城中贫富的悬殊真有天壤之别。

帝国的人口是五千二百万其间民族繁杂实为帝国的一大隐患我们可尽于京邑的中区觐知奥国的命脉。

宫廷的煊赫的有如磁石一般吸收全国各地的财富与才能。而哈普斯堡皇室又厉行中央集权的政策。以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因此一切的威权完全集中在首都。

维也纳不单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除了多数的将帅、官吏、艺术家、教授之外还有更多的工人和贫民他们和贵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间。

失业者彷徨在临街(Rinsstrassr)的宫殿四周数以千计而凯旋路(Viatiumphalis)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都应集于沟渠污多的中间。如果要研究社会问题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也没有比维也纳更适合的了。

不过这种研究不能仅从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说一些漠不关心的空话或佯示感慨犹之示遭毒蛇蟠绕过的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

那引起幸运者和自矜成功者则昧于社会需要而华装贵妇则又有慈悲而缺乏才能。

我不知道这两者的为害孰浅孰深后者的罪行在于而缺乏警诧以为这是民众忘恩的佐征。

实则社会事业的不易完成他的症结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复民众的权利故实不应望而感德这是她们所不能了解的。

我觉得这种事情惟有两种方法可以改进

一是对于社会责任应有深挚的情感方能确立一良好的原则以为我们发展的途径

一是须痛下决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药的赘疣。

上帝并不重要维持已存的事物而重在培养新的生命使种族得以继续下去人类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目前的积弊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应立即确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谋将来的发展。

当我在维也纳生活而奋斗的时候我观察得十分清楚知道社会事业决不重在公益事业这种事业是可笑而无用的应该除去经济和文化生活

组织上的种种错误因为这种错误足以使个人陷入堕落的境地。

奥国因忽视社会的立法所以他不能排除社会的积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

当时最使批驳异的是为工人的经济痛苦还是他们的卑鄙行为或成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实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说他们只要足以维持生活则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样的中产阶级听见了这种话不是要勃然大怒吗

他们对于这种“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声斥责表现出他们憎恶的意思。

为什么中产阶级有比较优的情绪真正能够返躬自问的竟有几人

能够了解在祖国民族的文化生活和艺术生活之中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使他们成为得天独厚的民族中的分子又有几人

能够明白祖国的先荣在于祖国各方面的伟绩的又有几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的事便完全懂了。

欲使民众“民族化”须得先造成健全的社会环境然后再教育个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欲使知道祖国在文化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的种种伟绩而自幸为此民族的。非成教育入手不可。

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爱的而奋斗而所爱的也必须为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东西那又何能对他发生敬意

我对于社会问题既发生了兴趣便透澈的研究他们于是新异的世界逐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〇年中间我的生活环境渐渐的转好无须靠佣工来维持生活我靠了铎图及画水彩画来维持我独立的生活了。

凡是不底和带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为民众所不欢迎的。

民众爱严峻的统治者甚于爱乞怜的人他们对绝对的主义较之对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还要觉得满意就像妇女的性情对于受抽象理论的感动决不能像敬羨一种优越的势力一样。

他宁愿屈服于强者而不愿去支配一个弱者所以民众对精神是所受的威胁并不觉得可耻就像他们不觉得他的自由被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为可耻的他们或许不知道遇的冤抑但见到统治者举止的果毅言论的坚利而终使他们服从到底。

若以一个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残酷的主义起而反抗社会民主党那么无论这个斗争怎样剧烈这主义必会得到胜利的。

不到两年我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它的专门用途了。

社会民主党从它的经验中很知道实力的可贵所以对于该党认为有实力的人就攻击不遗余力——实力实是不可多得的东西。

而在别的方面对于敌方的弱者极力颂扬起初很小心后来大胆地实行起来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

他对于无权力意志的畏惧还不若他对于资本平凡而意志果毅的人的畏惧为厉害。

他又能够使人民相信惟有他才有和平的秘诀同时以不动声色的举动乘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潜施压力或竟大胆的出而掠夺得寸进尺以拓张他的地位。

这纯粹是利用人类弱点的策略。假如对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战术他这种策略是步步胜利的。

我们不得不对弱者告诫说这是一个存亡的关键。

在工场、商店中或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时所有的恫赫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势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迟早必定要被贫困所迫而加入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对于人类最合理的要求亦往往反对这不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对于他们也无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极守纪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会而参加政治。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对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工会和那阶级斗争中为政党作工具的工会也已能够辨别清楚了。

社会民党知道工会运动的极端重要。所以就利它作为一种工具因而获得相当的优势反过来资产阶级不能见及于此所以便就失去了政治地位。

他们以为看轻工会运动。不使他按步的发展便就可以使之消灭或竟令它走入了不通的歧途。

如果说工会运动的祖国为敌有害的那实属荒谬可笑的。实在说起来那是恰恰相反的。

倘若工会目的是在改善国家的基础中某阶级的生活状况而能获得效果则其行动绝非和祖国为敌倒是名正言顺的民族运动。

这样工会运动对于社会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没有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无由中去着想了。

所以它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于除掉社会的流毒根治身体的心理的病源因以增加民族的一般的福利。

至于说到工会的本曰这便成为复述了。

假使在雇主之中还有不能明白的道理甚或竟是误解了正义和道理的那我们民众中一部分劳工就可以起来反搞个人的贪婪无理以之来保护全体的福利还不但是为了权利而且也是为了义务。

因为保持民众间的忠诚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这正和保持民众的健康有着同样的功绩的。

因了待遇和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当局未能够有适合的解决之前那这种斗争的胜负只好由最强大有力的一方来裁决了。

如果许多的劳力和资本雄厚的某一雇主发生了抵抗倘若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不易获得胜利的希望那劳工就得非团结一致不为功这理由是很明白的。

在最近的十年中工会运动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专家的手中由保护人类社会权利的工具一变而成为摧残国民经济的利器了。

那班利用工会为目的的人完全没有计及工人的福利。

因为在政治方面当一方在毫无顾忌的横行不法而一方则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时候那经济压迫常是成为掠夺的良策的。

工会运动在本世纪的开始已早失去其本来的目的了。

年复一年于是工会亦堕入了社会民主党政治的势力中后来竟成为阶级斗争的唯一的利器了。

资产阶级于这种现象不但不取攻势反而受其压迫和蹂躏。

最后才采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为时未免太晚不能发生效果而且因其弱点很多终于遭到民失败。

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旧而且不平反较前更甚。

“自由工会(free trades union)正像骇人的狂风暴雨竟而低降于政治水准之下它威胁着社会的安全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巩固以及个人的自由可以说是一种最可怕的工具。

尤其厉害的它会嘲笑着民主的观念。

玷辱自由讥讽博爱说是“你如果不从我我便把你的头颅打破。”工人略略懂得了一些“人类的友情”为时既久我的见解也就日益广大而深因此也就无法来把他改变。

我既洞悉了纳粹党的外表于是便想进一步知其学说中的要旨。

可是党当局发表的文字于我几毫无裨益。

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其立言的辩证都不大正确而说到政治方面的进其所说的更是不能成理的。

因此我对于那些琐辩的诡饰的文字憎厌达于极点。

最后我才知道了这种残贼的学说是和那某种种族的特性有关的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钺太人便明白纳粹党内部真相的惟一关键了。

明白了这民族便是揭穿了对于这党的目的和意义上一切错误的观念并且再暴露了马克斯主义滥用社会主义的美妙的文字以欺世。

“犹太”这一个名词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对我发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个回答纵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难的。

我现在已不能追忆到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会于家中听过了记词否。

即使他老人家曾经说及这名词我想大概也是指一种之遂古的文化而言。我父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观念而且还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是在我所受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学校中的时候也不会有过其他足以更易了我居家的时所受了印象。

在家科学校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了一个钺太儿童他很快被我们所重视因了各种的经验得悉其人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因此我们便不很信任他了。

当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常于政谈中听到“犹太”这个名词。这时我对之未免稍有不悦

至于讨论宗教的歧异时那我便感到更觉不安了。

那时无对于这问题尚无他方面的观察。林兹(Liuz)的犹太人很少以过了数百年之后他们业已貌似欧洲人了而我仍视之为日耳曼人。

当是我还不知道这种观念的错误因据我的所见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就在其特异的宗教上面。

我既以他们因宗教较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对于不利他们的评议常常鄙视而加以痛嫉。

至于对犹太人的仇视则我尚有同学有这种意思。

以后我就到了维也纳。

奥京的建筑十分壮丽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

这时候我正被困难压迫所以我对此大都会中人民的成分不大晓得虽然在维也纳二百万的人口之中约有二十万的犹太人但我竟不会感到。

在最初的数星期中心目所触的一切令我应接不暇迨后我的心神略定。对此新世界才得了个较深刻的观察而犹太人问题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犹太人的相识一无沾洽意的地方。

我仍认犹太教就是一种宗教因而本了人类互相宽恕的意念极不想就宗教上来对他们加以攻击。

找因此以为维也纳反对犹太人有报纸所持的论调不合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的惯例。

我又想到中世界发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为不快快极不愿见其再于今日重演。

但是这类报纸大都没有什么声望——我当时也不知道所以然——我认为是偏激的论调而非正直的言论。

在当时确有声望的报纸对于此种的攻击大都作着庄严的答辨或者竟路之不顾这种态度颇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见也就因之而亦坚。

我秀勤于阅读那些所谓世界报像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维也纳日报(Wiener Tageblatt)等但恨为满意其对于宫廷的谄媚的那种卑污态度。

宫廷之中有一事件发生莫不以欢欣讴歌的醉人的语懈灾为之刊物这种愚蠢的行为施之于最最贤明的对主也无异于“山鸡”交尾的行为。

我深以为这是自由民主政策(Liberalismus)的污点。

我住在维也纳仍是秀热心的注意于德国的一切事件不论是政治问题或是文化问题。

我以德国的兴隆和奥国的衰替相比较不禁为德国人庆幸。

告别珍的外交事件。虽然差堪慰藉但是内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

对于抨击威廉二世的运动我是不赞成的我不但认威廉为德国的皇帝且还尊之为德意志海军的创始人。

所以对国会不许皇帝演说一事使我不胜愤怒因为在我看来国会不配发出禁令的。

这些混蛋在一次会议时所发狂妄的谬论较之历朝皇帝——甚致最没有用的——于几百年中所发生的表演无聊的谬论为尤多。

在一国之中任何的愚蠢都有着批评的权利而且都有人入国会为立法员的资格现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这最荒谬的机关所谴责这实使我愤怒的事。

更使我愤怒的就是维也纳的报纸从前对于宫廷的卑污谄媚现在则用虚伪的关切来发表它反对德皇的言论它们竟显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来了。

这是我所不得不承认的在反对犹太人的报纸之中有一种叫做德意志民众报(Deutsches Volksblatt)的关于这论题的态度比较是适当的。

那些较有势力的报纸对于法兰西人谄媚的丑态那也使我很不痛快。

当一个人看到赞扬他们所谓“伟大文明民族”的歌颂时不能不羞于做一个日耳曼人了。

这种向法兰西求欢的卑污状态使我把这种世界报纸愤而丢弃的已非一次了。

我看到民众报对于这种事的所持的见解虽然稍为狭隘然而实较纯洁。

我本来不赞许其反对犹太人的苛论但是当我在看其辩论的时候虽以使我发生着一种深思。

总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当时决定维也纳命运的人信其运动的主持者是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Lueger)和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alistParty)。

当我抵达维也纳的时候卡尔·吕格博士和基督教社会党都我所仇社的。

在我看来这人和他的运动都是反动。

有一天我行经内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土耳其人的长衫和两边留着黑卷发的偿我便私忖着“这是犹太人吗”然而在林兹城中的犹太人并不这档。

我便密察这个人状貌后来我的脑海中的问题变为“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平时我碰到这种情形每靠书籍来释疑。我第一次用几个“赫勒”去买了几本反对犹太人的小册子。

想不到这种等书册中所论的都以为读者对于犹太问题是略有所知或是相当的了解的。

这些小册子的论调竟又使我疑团发生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极浅极薄而不合科学的辩论。

这一个论题既是这样的广大而想研究又是这档的茫然无边际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然而他们实在不是信奉他种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别一民族我在这里已不能再有所疑。

我既着手研究这问题而注意犹太人了那在我眼中的维也纳自然两样了。

于是我就随处见到犹太人了。所见愈多则其于他人的地方也愈显。而内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成群居着一种日尔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虽然还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踌躇也就为一部分犹太人的态度所消释了。

这时在维也纳于中犹太人发生着一种大运动以发扬犹太主义的民族性为目的就是所谓犹太圣会主义(Zionism)。

粗看起来仿佛赞许此举的仅仅是一小部分的犹太人而诅骂和反对的必居多数然而细察起来则此种现象便就化成了理论的氛雾纯为便宜而设实在都是诡词。

所谓自由派的犹太人他们不承认持圣会主义之徒的原因并不是为了他们不是犹太人只以他们的教义不切实用或且有害于自由派所持的犹太主义的。

然而他们内部的团结却没有什麼变更所以这样圣会的主义者和自由派的犹太人的外表佯装不睦这使我是十分讨厌的。

因为他们的虚伪诡矢和他们所常夸耀的德高行洁是十分不和的。

当我知道犹太人主义在新闻、艺术、文学及戏剧各方面活动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犹太人主义就遭受到巨大的挫折。

用了饰词来强辩已经毫无用处了。我们只须阅读他们的宣传品并研究他们恶劣的电影和戏剧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

这是一种瘟疫是一种精神上的瘟疫它对于国民的毒害比较黑死病死实在还要厉害在艺术中既有这样的卑劣的作品显露在大众之前所以也就不不得不细细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

研究的结果使我对犹太人的所取的态度更坏。我的情感虽然时时和我的态度背弛但是我的理臧终不得有着自己的论断。

于是我开始用了相同的观点去考空我所喜欢的世界报便就发现了这报有的自由的倾向在我看来这报对于攻击者的庄重的答辨以及对于攻击者的谄之不理的态度完全是一种狡鄙的诡计他“那种堂皇的剧评常常捧着犹太人的作家把不良的评论则都施于德国尤其对威廉二世的讥讽和盛称法国的学术文明都足以显示着他们的策略的一致。

总结的说他们的轻视德国人那里可以说他出无意呢

我因此而有了深切的认识社会民主党的主脑是犹太人因此犹太人便被我报鄙视而且平日在我胸中义战着的问题现在就也得到了解决。

慢慢地使我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大都被犹太人所操纵着。

这点我本来并不重视因为其他各报确也都是如此可是使人很可注意的就是凡人和犹太人有关的报纸无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实的民族观念像我的教育和见解所昭示于我的。

我强硬的抑压着我的厌恶的心理尝试着去阅读报纸中所载的马克思派的呾语但是我的厌恶竟是愈读而愈见厉害。

我曾和说呾语的编者去认识可是从主笔以下大都是犹太人。

我又竭力偏搜一切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表册而来研究作者的姓名——没有别的竟完全是犹太人。

我再细察一切领袖人物的姓名则大半都是些“选民”(Chosen People)。且不问他是国会的议员或是我会的书记或是各团体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动者他们表现在外貌上的一种奸恶的相貌是没有不同的。

奥斯特里次 (Austrlitz) 大卫 (David) 阿德勒 (Adler) 和爱伦波根 (Ellenbogen) 等名叫我如何能够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了。就是这党的领导权——该党次要的赞助人已经和我奋斗了几个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秘犹太人并不是日耳曼人。

从此以后我便确切知道了败坏我民族的是什么人了。

我和犹太人的争议愈多便愈亦明其辩论的方法在起初他们利用着对方愚蠢如果不得胜利则再假装出一种愚蠢来要是还不得胜利则便拒绝讨论或竟秀快地转入别的问题。谈人所尽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后再

攀列那绝不相类似的事件上于是于回到原来的立场且故示软弱假装不知。

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凡是攻击此等圣徒的人几没有不陷入于泥泞中去的。

如果现在有人于人从广众之前对某一个犹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

但是如果痛斥者以为自己至少有了一步的胜利那他到明天必大示惊讶

这是因为犹太人已经完全忘掉了昨天所说的而又再串述其无耻的旧说好像不会经过什么事的样子。

他愤怒惊愕假装着守全忘掉了旧事以为过去的辩论已证明了他所持的真理。

我好几次为之弄得瞠目结舌不知道什么最是使人叹异的地方——是利齿还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恨犹太人了。

但是这也是有利的。当我一到社会民主党中宣传者我的爱护国家的情绪便也油然而生了。

我因民平日经济的诱导因此就搜讨马克思主义的本源。

这主义的作用怎样

在单独的事例之是我已十分明白。

我日见其成功只要略加想像便能预测它的结果。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创之中获得享受其效呢还是他被谬误所牺牲而不自知觉

我因此相认识这主义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运动的原则。

我达到我的目的的迅速竟是出于我希望之外这实在是得力于我对于犹太人问题得到民相当的知识不过这种知识这时还有深刻的研究罢了。

唯有这种知识乃能使我把社会民主党的实情和他们党徒的理论来作一个比较因此我已经晓得犹太人措失的方法乃在隐藏或是文饰他们意见所以他们的真目的不能求之于文字因为深藏在字里行间的缘故。

在这时候我有内心已经起了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一个淡漠的世界公民骤然成为一个狂热的反对犹太人的的人了。

当我在研究犹太人民族的影响及于人类长期的历史的时候。

我的心中突然出生了一个悲剧的问题就是那不可测的天命安知不已许这小民许以最后的胜利呢

马克思主义的犹太学说弃着自然界中含有的贵族的原理而以群众的人数来代替了势和力两者之间永久和特权。

所以他们的学说否认在群众之中的个人的价值攻击国族和种族的重要用以一剥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意义。

如若这主义成为是一种宇宙定律则人类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势必到了灭绝而后已。

如若这原则行之于宇宙之间那么宇宙必定大乱行之于地球之上那么人类必同归于尽。

要是犹太人靠了马克思教义的力量战胜了世界各民族那么这皇冠便将成为人类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将空无人类而运行于太空之中和数百万年前一样。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ung ihrer Gebieter)势必将与以前严厉的惩罚。

所以我发信心谨遵造物的意旨和犹太人奋斗这就是我在代上帝行事。

第三章 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在旧多瑙河帝国(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同时代的德国本部(普鲁士、汉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较为豁落大度。

我现在所称“奥地利”就是大哈布斯堡帝国(Habsburg Empire)中的一部分因为那里是日耳曼人殖民的结果不独在各方面能够表现其创造奥国的永久力量而且还能够表现其力量于民间对这政局阂阻的国家延续其内在文化生命竟互达数百年。

时代越是向前时展奥国的命运也越是繁之于日耳曼人而获得继续生存因为日耳曼人实在是帝国的生命细胞。

由多种民族混合而成的“奥地利”到底免不掉崩溃这绝不可认作旧东马克(Ostmark)的德国的没有政治能力因为这是要用一千万人的力量永远支持住五千万异族同居的国家要是不及早确定原则那是实在不能维持而崩溃是必然的。

一个日耳曼奥地利人他常惯居于一个大帝国的境内而且永不会忘掉了在这境内的一切义务。

他的视线虽然狭小得只奥国的境内但是他仍能望到帝国的边界。

他虽然不幸而受到脱离祖国的命运但他仍能努力负起这伟大事业为德国保存其祖先在长期奋斗中从东方所得来的权利。

目前我们须知道力量虽然已经分散但是事业的成功仍属是可能的。因为优秀的人士对于共同的祖国永远表示着同情的他们的祖国的国土完全是属于他们的。

日耳曼奥地利人的眼界实较帝国中其他种族的眼界为广。

他们经济的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的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

凡是主要的技术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以前商业势力尚未被犹太人所夺取时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所经营的。

日耳曼奥地利的补充队也可加入德国的军队之中这种军队可驻于黑尔兹哥维那(Herzegovina)正同在维也纳加里西亚(Galicia)一样。

军官力仍旧是日耳曼人高级军官也是的艺术和科学完全是属于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发展的艺术(这或许是黑人的产物)之外凡是只有真正的艺术思想以及传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是只有日耳曼人。

至于音乐、建筑、雕刻和绘画方面维也纳的于联合帝国(Dual MonarchyDoppelmonarchic)好像是无尽的源泉永不会有涸竭之日的。

最后全部外交政策的责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来担负不过偶或有了少数的匈牙利人在内罢了。

但是想维持这帝国的任何企图。因为缺乏重要的原素的缘故所以完全归尽于无效。

在这人种复杂的奥地利的帝国中唯有一法能够把各民族分离的趋势克服的就是国家必须中央集权他的内部组织也须照此目有而进行。

居于最高地位的奥王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也能见及于此的不过他旋即忘怀罢了这或者是因其中困难而不克实行的集权的政策的缘故。

德国的统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种单纯的人种所组成而且常以一种共同的文化为根基所以问题只是在政治上传统之弊的改革。

至于奥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这相反。

他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没有伟大的史遗迹的即使有也是随了时代而消灭了。

总之大都是黯淡无光的。

然而在各邦之中民众的势力则日有发展在这王国的边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时候尤其是难于羁么的因为这种人民和奥国国内的各族。

或是血统相近或是利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实在比较日耳曼的奥地利人为大。

这种的斗争就是在维也纳也遭到了失败。

自从布达佩斯发展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城市维也纳也就首次遇到了劲敌这劲敌的事业重要并不在联合整个的王国而是重要有巩固王国中的一部分。

不久卜拉克(Praguc)也仿效了布达佩的先例于是来姆贝格(Lemberg)来巴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也都随之而兴起了。

自从约瑟夫二世(JosrphII)逝世(1790)之后这个事业的进程便可以很明白寻找了出来。

他的速度是依了多种的因素而定的。这种因素一部分固在于帝国的本身但是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帝国在各时期对外的政治地位的结果。

如果要维持这国家的奋斗坚持到底那惟有坚决地行使者一贯的中央集权致这才能见到功效。

但是形式上的统一必须在原则上先要确定一种统一的国语来表现的而完成这事业的专门工具又必须操行于行政机关倘使没有统一的国语那么统一的国家便就不能持久。

要使统一而持久的国家观念的产生唯一的方法惟有利用学校和教育。

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难于发展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一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

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一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程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程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经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etenhaus)和下议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柏林城中保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经和不记名投票经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

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程度不但不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殫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国会程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者合了一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

这结果便是领袖阶级愈加感以了精神上的颓丧而国家的前途那是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想见得到的。

普通我们对于“舆论”两字的概念仅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了我们本身的经验和知识至于主要的部分还是根据了我们的听闻。

而这种听闻。常常由“启迪”的形式来郑重的诏示着我们的。

民众的正当眼光仅能觉察到灵魂和殫力的苦闷的结果。

在政治“教育”(这里可称之为“宣传”)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报纸因为报纸是从事于“启迪文明”的工作对于成人的竟不一种学校。

这种教育不操之于政府手中而竟为卑劣的势力把持着。

我在少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得有绝好的机会认识了这民众教育要关的主办人和计划人。

最初我很诧异。他们竟能在短时期中用了欺骗的手段来转变公众的真正的志愿和意见而为国内的恶势力造成一种确定的舆论。

但是几天之后这种谬论竟成了国内的重要法令同时一切重要的问题反而竟无人去过剖析或竟不再受民众的记忆和注意了。

他们往往在几星期之内在无声无臭中一跃而成为名人了。

在一般人的心理而且还对之抱着无穷的希望他们竟享有真正伟人毕生中所不能得的盛名但他们在一月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至于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杰出的人物他们都鞠躬尽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毁污他的姓名和变为不齿于人们的口中了。

犹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时从数方面毁污善人的名誉我们必须先来研究这一种无耻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类他们在报纸上所有的危害性是怎样了。

如果我们把民主政治的议会和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主义来比较一下那我们立刻可以明了人类这一种无意识而且具有危险的错误。

民主议会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选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来决定一切的事件。

所以他们在实际上就是政府纵令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一内阁来为国家处理一切的政事这也不过是一个傀儡内阁而已。

在事实上这个所谓政府者事先不是经过了议会的同意不能施行的任何的政事的。

这种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负责任这是因为最后决定权并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在议会的多数党的手中的缘故。

政府的存在仅仅是执行多数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议会的目的并不是在组成一种好人会议而是在集合一群卑鄙无用的人

他们的势力有限所以是易于驱使的惟其是如此才能运用今日不健全的政党政治。

而且使暗中操纵着特有权的后台老板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负个人的责任。

因为一种绝议无论它怎样的有害于国家都不能归尽于众目共睹的任何一个奸徒而且把责任卸在全体的身上去。

这样在实际上竟可以说谁是无所谓责任因为责任是只能上一个人担我而不能归之于只会空谈的国会知上。

这种程度只有那些可以取悦他们或是有益于他们暗中操纵的那引起奸徒光明磊落才会欢迎至于那些负责的人人看起来那是实堪痛恨的。

这种民主的方式便是为某种族的工具该种族为了要促进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现在和未来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就在黑暗中了。

只有犹太人才能重视这种程度因为他们的龌龊和虚伪实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指说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

日耳曼的领袖是自上选举出来的他对于所有一切的直接间接的行为完全负着责任的。

在这种程度之中个别的问题并不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而完全取决于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不为这取决问题做保障。

如果相求得一个自愿致身于这种危险事业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来反对他的决断那我们唯一的答语是“感谢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点便是在使那引起卑劣的人和狡猾的丑类不能险图幸进上台去统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无用的人也将因为这个责任的重大而对之畏避了。”近年来在国会的统治之下旧哈普斯堡帝国已经在日趋衰弱了。

日耳曼人的优势既因国会而遭受失堕于是便发生了一种使民族互相攻讦的程度这程度是在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讦的尤其在法兰西斯·斐述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即位以后他的势力扩大了遂即发生了一种增加捷克(Czechg)势力的计划这本是他们居于上位者的政策。

这位奥匈联合帝国的未来的统治人物他对于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进行在他势力之下努力鼓励而且亲为赞助至少是加以保护。

纯粹的日耳曼的乡村便被政府用了纡曲的间接的方法而变成了语言复要的危险地带了。

在低部的奥地利(Lower Austria)这情形进步日见其速而且许多捷克人竟把维也纳当作了他们的首都。

这位新喻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说是捷克语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贵妇人她生长在仇视日耳曼民族的环境中太子与她结婚本屈就的)。

主要思想是依严格的天主教而逐渐在中欧建起一个斯拉夫国家和那奉正教的俄国作对抗。

因为情形是这样因而宗教纯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

如果上日耳曼人来观察那么这实是一种为害最大的思想。

从各方面看起来结果是有着更厉害的悲惨的。

因为哈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会都不能获得像他们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宝座罗马终也失去了一个大国。

奥皇靠宗教的势力以达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够会唤起一种意想不到的精神。

这种精神起初本没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

他极力想法来消灭旧帝国中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这反应。

实为奥地利的汎日耳曼运动。

世界大战之后哈普斯堡皇室已经有具备了最后的决心逐渐来铲除危险的日耳曼民族——这确是一种新斯拉夫政策的目的——于是全国并起了革命决意抵抗到底这是近代日耳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先例。

这样具有爱国思想的热心者便一变百为乱党了。

——这些乱党他并不背叛国家本身是背叛——一种政府的程度因为他们深信这种程度是必定会毁灭民族的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历史中能够判别出对于皇朝的忠诚以及对于祖国和民族爱护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必须知道人类的生存的最高目的并不在维持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类的权利实在高于国家的权利。

一个民族假如因为人类的权利而起来奋斗即使遭是到了失入以致不能立足于世界这是他的命运不佳的缘故要是一个人百不能为他自己的生命作奋斗那么公正的上天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了。

怯懦民族在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关于汎日耳曼运动的兴趣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惊人的猛进这都是我研究的目标而且对我具有深切的意义的。

我首称对两个人研究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这两种运动首创者和领袖就是乔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rer)和卡尔·吕格勒博士(Dr·Karl

Lueger。)这两个人都是超出国会中的一般议员之上的虽然他们处在恶浊的政界中然而他们的生活依然能够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

我起初虽然也表同情于凡日耳曼派的乔治薛耐雷但是后来便慢慢地情于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了。

我当把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来加以比较觉得薛氏对于基本问题心乎是一个比较优良坚定的思想家他料定奥国的结局实在比了任何人更为清楚正确。

他对于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采纳的话那么德意志的和全欧对抗的惨祸当然不致发生了。

这类问题的内部薛氏是认识清楚的但是对于为人类本持的见解那就有谬误的见解了。

这一点便是吕氏的优点。

吕氏的认识人本领实是罕见的他的观察也不致有着过分的损失所以他深悉人生中实际的可能的事。

薛氏对于这点那就了解得很浅。一切凡日耳曼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在理论上都正确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了解所以传播其理论上的知识不能应用一定的方式使民众易于明白因为民众的了解力是极有限的。

为了这样的缘故一切的知识便成为是一种先知的臆慧绝无实现的可能了。

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对于这一点不大明白。

因为资产阶级为了他自己的经济地位的缘故每个人都恐蒙受一种损失所以他们的行动逐相当的受到了阻碍。

薛氏对于下层社会的重要性缺乏深切的了解这实在是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浅陋的缘故。

在吕氏这恰好和薛氏相反。

他十分明白现在上层的资产阶级的奋斗力是极薄弱的在一个伟大的新运动之中是决获得胜利。

因此他就准备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联络强大的现存的组织使他能运动。

众这种旧有的力量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吕氏的新党最初是把行将崩溃的中等阶级作为基础因此他就获得了一班极难动摇的党徒他们既能受极大的牺牲又能作坚决的奋斗。

他又善于联比利时天主教会他这种聪明的举动终于获得了青年牧量的对他的赞助。

于是旧教士党(Clerical Party)只得被迫而退出竞争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较明达的或许竟也来加入新党以期慢慢地再恢复他的地位。

如果我们把上面的所述认为是吕氏的唯一优点这对于他的判断就失了公平。

因为他不仅具有一个伟大的军事家的特长而且还是一个真正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不过他能够十分明白事要的可能性以及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够有所限铨。

吕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实。

他想抓住王国的心腹——维也纳。针后再把残余的生命由这心腹而侵入行将灭亡的衰老帝国台湾省。

如果心脏是健全的那么身体各部分自然能够恢复的。

这种观念在原则上是很正确的但是要见之于实行那就受到了限铨。

这些确实是吕氏的弱点。他做市长时成线无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时候太晚他已不能挽救这个王国了。

他的政敌薛耐雷对于这一点是比较他看得清楚的。

总说一句凡是吕氏所做扔事大都获得了异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那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对于他的志愿完全不能实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一切他所恐惧的大都又在这可怕地状态之中一一地实现了。

因此他们两都不能达到他们的远大的目的。

吕氏并不能够拯救了奥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颓。

我们现在不研究这两党的失败的原因这是能够给予我们很多的益处的因为照今日的情形看来和当时有许多地方颇相类似可以给我们做错镜不再去蹈吕薛两氏的覆辙了。

凡日耳曼运动所遭是的厄运就是上于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获得民众的依附信仰。

这运动慢慢地趋向于资产阶级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严但内中仍属很激烈的。

当凡日耳曼运动最初兴起的时候日耳曼民族在奥国的地位已经是隐在绝境之中。

后来年复一年对于逐渐地消灭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国会愈加默认了。

现在我们想要挽救唯一的希望便在取消国会然而这事的希望又是很小的。

主日耳曼运动者也会加入过国会可是大都失入而退出了。

他们在国会中发言不但不能日凶其重要反而竟日见其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的演说仅能于立场的听众或尽在报纸上接受他们的言论的一小部人的人。

但是最大的场所给听众最为直接的接触的并不是国会的议事厅倒是群众大会

因为在群众在会之中到会的人常以数千计而且都是听演说而来的。

反之出席于国会议事厅的人不过区区的数百人而已。

而且这区区的数百人之中多半是为领议员薪金而来的并不是要一听人民代表的高论。

在这种场所演说枉费工夫毫无成就政权可说是对牛弹琴。这是已往的事实。

凡日耳曼派的议员虽然力竭声嘶的演说可是听者藐藐仍无征效。

报章上对于这种演说或是全然略之不理或竟是大为删改。致其文气——甚至其意义——也被领到错位或竟完全消失了。

这种新运动的目的仅仅使民众得到了一个最不良的印象罢了。

各议员的言论的重要点并不在言论的本身而在言论对于读者所发生的印象。

现在演说词既被割裂那读者所得仅仅是其中的一片断(他们的用意就是如此)只能产生出一种毫无意义的印象。

所以只要看一直他们所会演说的地方不过只有区区的五百个听众我们就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了但是还有更糟的在后面呢

倘使凡日耳曼运动能够一开始就认清了这种问题不是在组织一个新党而是在形成一种人生观那么这是可以有胜利的希望的。

因为只有这种新人生观才能唤起了内在的力量实行奋斗的到底。

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最优秀的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为一种世界程度而努力奋斗指导者不能是英雄地牺牲一切那么在短时期内要想觉得一班敢死的战士这实在是不可能。

因为仅仅为了他个人而奋斗便不会再有余力去顾到大众了。

主日耳曼运动和天主教会的冲突。很明显的实在是由于不了解人民的心理的缘故这可以说是冲突的唯一的解释。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区台湾省当牧师这便是实使奥地利变成斯拉夫国家的方法的一种。

这种方法就是委派捷克人做牧量到纯粹的日耳曼的教区去传教。

因为这种牧师他们视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育利益之上所以他们就会成为破坏日耳曼民族化的运动的核心了。

在这种情况下之日耳曼人的牧师便完全受到了失入。他们不但不能为日耳曼民族而奋斗并且还不能抵抗对方的攻击。

这样日耳曼民族一方因这教权的滥用一方因为抵抗力的薄弱于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是从不有始无终的他们实行的和教会奋斗这是实因深信唯有这种的奋斗才可以拯救了日耳曼的民族。

“脱离罗马教会”的运动好像是最困难但又最有力的攻占方式其结果势必把敌人的堡垒予以破毁。

假使能够成功的话那么日耳曼民族的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以永远解决了。

这样的一种胜利对于帝国及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实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对于这个奋斗的主张和推论大都是不正确的。

毫无疑问的对于影响日耳曼民族的一切问题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量他们的抵抗力实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师尤不及捷克人。

捷克的牧师以主观来对待他们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观来对待教会日耳曼牧的热心于教会实在是主观的对待日耳曼民族即反属客观了。

现在试把我国的官吏阶级对于一个民族复兴运动所取决的态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样的情形下所以决的态度。来比较一下我们能够设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国家的威权”一句话来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国在五千年前所发生的吗而这事竟还被视为极自然而极有功劳的呢当我把凡日耳曼运动及和罗马的斗争加以研究之后得到了下面的两个结论这种运动因为它对于社会问题的意义不明白所以失去了民众的奋斗力量。

这是第一点因为加入国会所以失掉了推进的力理并且为国会的弱点所牵累。这是第二点。

他们反对教会的斗争致使失掉大部分下层以及中等阶级的信任并且再失掉了大多数可称有民族性的优秀分子。

奥地利国人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的结果实际上简直是等于零。

倘使政党并不想摧残民族的道德那就不应该和宗教问题发生任何的关系一样。宗教也不应该混入政党的阴谋中去。

如果教会中的长老他们利用宗教的虔诚和教义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民族那他们便不能得到人们的信徒他们不应该以自己的矛来攻自己的盾。

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优点的话是绝不该去干涉人民的教义和组织的否则他就不应该去做一个政策家而宜去须知一个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无论什么态度都要能上能下能引起大祸来的尤其在德国。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自能促进德国内在和纯洁民族的爱国之心或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生存、语言、以及自由因为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点但是要从恶敌的手中去把民族救出来这一个企图在新教是极端仇恨的因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差不多成为一个信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新教对之仍是抱着怀疑莫决的态度——如果这问题不能得到那么复兴日耳曼的一切企图大都缺乏意义而或者没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们现在的两种教义对于犹太问题所取的态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吗试把犹太的牧师对于一切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所取的态度来和我国的牧师(这两教派的大多数牧师现在业已停职)的态度两相比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

这一些在我们拥护抽象的观念的时候所常有的一种现象。

凡是“国家权威”“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国际团结”等等观念我们常使之变为一种固定而纯粹的理论以后主是碰到了有民族切要的事件就可发一概由这个观点来给予判断了。

凡是在凡日耳曼运动失败的各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因为都十分的看明白了所以处路起来都很妥善而有计划的。

基督教社会党对于民众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开始便明白宣布其社会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众。

自从他真正容纳了下层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之后便得忠实而有牺牲精神的党徒。

这党为了要避免和任何宗教的团体发生冲突因此便被有势力的教会所与以拥护。

这党很深切的知道大规模的宣传的价值并且专从心理上去影响一般民众的本能。

这党一心想救援奥国而遭遇了失败他的失败的原因便是要方法的错误(这是有着两方面)和目标的糊涂。

它的反犹太主义是依靠了宗教的观念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的。

这种错误的由来正与千万第二错误的原因相似它的创始人以为始果基督教社会主义党要救援奥国那就不应该根据了种族的原则因为假始是如此那么奥地利在不论何种情形之下全国必解体的这党的领袖以为奥地利现状下的维也纳必须尽力避去分裂的趋势百应该拥护促成统一的轴点。

在那个时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了维也纳所以对于一切种族问题大都作着极的容忍之外竟也无法可以使这些分子不反对日耳曼民族。

假始要救援奥地利那么这种分子也是少不来的。

所以该党的领袖竭力排斥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谋联络维也纳于中的大多数捷克小商他们想靠了这点为根掠宗教的反犹太主义增加一个口号并且想藉此而化除旧奥地利的一切人种的纷争。

这是十分明显的根据宗教而起来的争斗对于犹太人不会感觉到多大的痛苦的。

假使情形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要有一滴的圣水便可以解救了他的危难而且还可以保存着他们的犹太教。

因了解种不彻底的办法就使得基督教社会主义党的反对犹太人的主张失掉了真实价值。

这种虚假的反犹太主义比了无论什么都坏所以与其有实上还不如无因为人民已被人牵住了鼻子呢

吕格儿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国的话他便可以做我们的民族伟人之一不幸他这个人和他的事业都发生在无能的奥地利。

当他死的时候巴尔干的微弱的火争已经慢慢地日见扩大了所耳慈悲的上帝特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因为不忍使他目睹到他自信能够防止的事变。

关于日耳曼民族复兴的目的和理论凡日耳曼运动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在他所选择的方法是不大恰当的。

这种运动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的但是因为缺少社会性的缘故他因此不能得到民众的同情这是很可惜的

他的反犹太主义是革于种族问题的重要而不是基于宗教的原理。

还有他反对一种确定的教义那是在事实和策略上完全是属于误谬的。

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对于运动复兴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标过于含混不清不过在他的一政党而盲那他的方法实在是对的。

因为这党能够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重要但是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方法这不免是错误的而且还把民族的观念的重要忽略了。

在当时我极不满意而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奥地利的空虚我愈感到要拯救奥地利上无望的了。

我深深地感觉到奥地利是代表日耳民族的不幸。

我又深信奥地利阻碍了真正伟大的日耳民族而赞助非日耳曼民族和一切其他的事。

我于是憎恨着维也给的入种的驳杂。我更憎恨着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沙尼亚人(Ruthenians)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特人(Droats)的聚集在一处最讨厌而憎恨的便是到处可遇凶的寄生的犹太人。

我毫无一些爱护奥地利的心意但是对于德意志帝国是永矢弗忘的。

所以我看到奥地利帝国和崩溃便是日耳民族得救的开始。

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托有秸德国的心念愈切因为我在幼年时代已私心向往了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著名的建筑家不论命运是怎样我必专门为民族效劳。

我希望我能够享受我应有的幸运并且要在他那里参加国事我最热烈的志愿终将实现在那里这便是我所爱好的家乡。

能够和祖国——德意志帝国——联合而成为一个国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维也纳实给予我最艰苦的而又最完备的训练到了现在我才开始能够完全认识了这几年中的训练的价值。

我对于这时期与以详尽的论述就是因为在这时期中我明了我党主义有关的问题极多的缘故。

我党在创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仅仅五年(本书写于一九二四年)便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民众的运动。

倘使命运不是虽给了我这种经验使我的政见有了确切的。基础那么我将不知道用什么态度去对犹太教会民主党马克斯主义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会问题了。

第四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这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胄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铄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袒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铄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竟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蔑和无限的仇视。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〇〇〇〇〇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uns)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路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撒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〇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胁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击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至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至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竟使德国

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谬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一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视便是遭受抑压。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路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依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使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

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思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

第五章 世界大战

当我在年青气盛的时代最使我忧虑的不快的便是在这没落的时代受着万民崇拜的人物只有商人和国家的官吏而已。

政潮像是已经波平浪静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经进入于国际的和平竞争”了。

换句话说就是彼此间互相用欺诈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各国的政府开始注意于互相倾轧的企业以及互相夺取主顾和契约他们不惜用了千方百计大家互相利用于是一片喧嚣的声音便就充满于全世界了。

这种的发展不但继续进行而永无底止并且好像已经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赞许将一举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极大的货栈似的。

在这宏大的货栈的通廊中凡是最狡猾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职员都有他们半知的肖像以竽永久。

为什么我不早百年而生

不生于解放战争(War of Liberation)的前后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除了从事于“商业”之外还有一些相当的价值可言。

当法兰西·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传到了慕尼黑的时候(那时我正在屋子内对于这事变的情节仅有一些模糊的听闻)起初我以为这次的暗杀事件或许是德国的学生所做的。

因为他们深恨奥太子的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来铲除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事变的结果怎样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对于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

当时还可以把这种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释而求得全世界谅解呢

不久知道了凶手的姓名系是一个塞尔维亚人我乃对于这不可测的命运的报复感觉到有些悚然而惧了。

斯拉夫人的挚友在斯拉夫民族的疯狂者的枪下已经做了牺牲者了。

对于维也纳政府所发出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和内容在现在世人还是有着许多的责难这是殊欠公充的。

世界上任何的国家处在同样的境地未有不是这样来举动一下的。

在奥地利的南境有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时时对奥国的皇室放出了挑战的态度待到时候一到必须要使这奥地利帝国倾覆而反快。

一般人士的心目中唯恐考皇一死这件惨祸必须要实现的。这是委合理的。

而且奥地利帝国或许不会的切实抵抗的能力。

近年来奥国的安危。完全对之于老皇法兰西斯·约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众的眼光来观察老皇的死等于国家的自知的覆灭。

世人大都以为这次大战或许是可以避免所以把战祸的发生归处于维也纳政府这实在不是公平的论调。

因为这次的战争终不可避免至多延缓了一两年而已。

所恨的就是德奥两国的外交政策他们对于无可避免的一天还是常常想多方延缓直到最后关头被迫而不得不战那时候的时机已属不利了。

如果想勉力台湾省维持和平那么战争一起时机将更陷于不利这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已经有多年了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动着德俄的开战而中央党

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对于国家大计大抵以奥匈帝国不转移。

现在大错已经铸成所以结果也不得不忍受。

祸变的来临势所必然这是无法可以避免的。

德国政府的错误就是在于只知道维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开战的良机而且再为维持世界和平的联盟所牵掣最后也终成为世界协约国的牺牲品了。

这名义上虽称为世界协约国实际是反对保持世界和平而决心造成世界大战的。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并不是强迫民众去参加的实在是全国上下所切望的国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个段落。

这就是德国二百万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从军甘心作猛烈的争斗而且在国旗之下甘愿洒最后的一滴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

这一个争自由的战争爆发了规模之大实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刚旬听到了暗杀的消息我们脑海里立即发生了两种感想一是战争无法可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必须维持聪明。

因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国为了联盟的缘故也许有一天被卷入击突的漩涡这击突的直接的原因也许并不在奥国奥国因为内部的政治关系竟无法来实行援助同盟国的充分决心。

对于战争不论这个老大帝国愿不愿然而已经到了非战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击突的态度我个人对之十分明白。

我以为这种击突并不是奥地利为要惩罚塞尔维亚而战实在是德意志为着生存而战换句话说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它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前途而战。

德国人必须要步着毕士麦的后尘现在的少年德国对于过去的祖先他们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sen—bru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仍旧应该努力保持着。

倘使这战争而获得胜利的话那我日耳曼人能够靠了自己的势力而再在列强间占得一个地位因为日耳曼帝国是节衣缩食来一战那是决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请国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II)准许我服么于波维利亚的军队中那时候内阁的国务非常的忙碌然而我的呈请第二天就批准了这是十分快慰的。

我生平最伟大而最难忘的时期便在这时期开始了。这是和其他德国人一样的。

过去的一切事迹如果和这次激烈的斗争相较那都不足道了。

回首到当年我民族勇猛战争的最初的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以仁慈的神能够使我来参加这次的战么为幸。

战争年复一年的继续着战争的豪情也就一变而为恐怖了。

大家爱国的热忱慢慢地冷却下来光荣的幻想已经深在死亡的苦痛之中了。

这时每一个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两件事在击突。

一九一五——一六年冬季这种击突在我已成为过去。我的意志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起初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常常兴高采烈呼喊欢笑现在一变而为沉静坚决了。

一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都是这样。

青年的志愿兵已经变成了老练的战士。

这种变化整个军队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军经过了长期的战阵已经老练坚强凡在这次战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经早就被淘汰了。

到了这时候军队的优劣始能加以判断。

在两三年一仗接一仗不断的战争我们以寡敌众以弱小敌强备尝着铠渴劳顿——要估量我军的优点就在这个时候。

虽然在几千年之后谈起了勇敢的英雄主义就不能不念及大战中的德国军队。

德国的灰色钢盔不畏缩不规避将成为历史上永垂不朽的纪念品。

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当会念到这些军人更为国家的健儿。

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政治并不注意可是有关于影响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们军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见了。

马克思主义的被人认为正确这些我对之十分愤慨。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的目的是在毁灭一切不是犹太民族的国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马克思主义多方面诱惑的德国劳动阶级居然觉悟了他们效劳于祖国的风起云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痛心疾首的时候。

在几天之人卑劣的国家的叛徒他们欺骗民族的烟幕都已云消雾散而那些犹太领袖立刻感觉到孤立无援六十年来流毒人群的愚妄的痕迹完全化为乌有了。

这实在是欺诈德国劳工者的最不利的时候。

这些叛徒的领袖一旦察觉到他们处境的危险他们也立刻遮掩了他们虚伪的丑形居然老着脸皮一同主喊民族抵抗的口号了。

这正是对于毒害我国民族的整个的犹太团体大加攻击的时候了德国的工人既重新发现了复兴民主族的路政府应该就在这时候毫不加以宽假急急地想法剂除了这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

优秀分子既已到前线捐躯去了。国人也应该在后方把予贼肃清才对。

可是德皇并不出此反而新给那些叛徒以援手并且给他们以保护。使他们得维持着他们的组织。

每一种世界观(Wctsndchauunsgi不论其性持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两者的界限极不容易说的。)都在其本知理论的积极建立而不在对方理论的消极摧毁。

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世界观的斗争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所以目的确定便是有利于理论的本身因这种目的便是思想胜利而攻破对方理论的消极目的什么时候可以达到那就不易说了。

所以凡是一种世界观其计划愈是明白确定那么在进攻之中也必有强而有力因为最后的胜利是在进攻而不在退守。

用武力来抵铤的世界观如果不采取攻势以拥护一种新理论结果是必定遭受失败的。

只有两种世界观在同一条件下斗争的时候始能用坚决的严酷的武力来决定胜负而使胜利属于武力所拥护的一方面。

过去反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失败完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毕士麦关于社会主义的立法的失入也就是由于这一个缘故。

因为这种措施实在缺乏一种新世界观的基础所以无法树立起斗争的目的来只有那些素称为高明的达官要人他们才会幻想着用“国家权威”或“臺序和安宁”就足以激励人们甘心去为斗争而牺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反社会民主政治的斗争已是十分明显但是这种斗争因为缺乏实际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够支持到什么时候殊难预定。

因为这事实在是有严重的缺点在。

在大战之前我就有这种意思所以当时不能决定去参加任何的党派。

后来战事延续我的信念也就愈坚因为当时不以议会政党为限的运动还没有所以要想从事反社会民主党的彻底斗争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这种意见向知己的朋友谈及。

我在将来要做一个活动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这时候发生的。

我所以屡和少数的知己朋友说及就是因战后我除了固有的专业之外再愿意作一个演说家的缘故。

第六章 战争宣传

当我注意于政治上的一切事件的时候常使我感到极大的兴趣的便是宣传事业据我看来马克斯社会主义党他们所最擅长而又能充分运用的工具就是宣传我立刻觉悟到如果把宣传运用得合法那确也是一种正当的技术这种技术实在是那班中产阶级各党所不知道的只有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尤以吕格勒时代为然)用一种赏鉴艺术的性日来运用这种工具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功实在是得力于此的我们会有过什么宣传吗

唉我仅能回一句“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的努力一开始便失妥而且方针错误因之不但毫无应效并且有时还反足为害。

我们如果对于德国的战争宣传作一系统的考察就可以确信他外表的虚弱与内心的谬误了。

宣传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甚而至于土我们还不能弄清楚。

宣传是一种手段而且必须根据其所宣传的目的而评判的。

这一种手段必须要妥为规划使目的获得适当的效果。

目的的重要既要捍一般的需要而变动所以宣传的要素也就随之而变动以期和目的相言办这是十分显然的。

大战正当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所奋斗的目的便是人类想像中极尊贵而又极迫切的。

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将来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光荣。

至于说到人道问题毛奇(Moltke)曾经说过“战争最要紧的便是在使战事早些结束而最能达到目的的便是最残酷的方法。

在战争中的宣传便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这一次大战就是日耳曼民族为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奋斗所以宣传仅能根据有利于这个目的的原则。

就是最残酷的武器如果用后可以早获胜利那么对于人道的原则仍是不悖的。

我们对于这种生死的战争中对于战争宣传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过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够明白了上述的各点那对于这种武器的方式和运用当然不致踌躇不决莫衷一是因为宣传不过为一种武器而已

——若是这种武器落在一个善用这种武器的人的手中这武器真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传都应该求其通俗并且还须在宣传的人群中还得顾到知识最低下的人的接受能力。

所以我们要使接受宣传的人数愈多那么宣传的知识标准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们宣传的目的是在使全国都受到影响——例如要使战事贯彻到底的宣传——那就愿当极端的当心必须避免陈义的过高。

群众对于宣传的接受力极为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们又是大都健忘的。

这样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数点而用标语的形式来宣传务期每个人都能知道任何标语的命意。

要是牵涉过多而一不顾此项的原是那么宣传的效力反而易于涣散因为人民对于所宣传的事实在不能去融会或是记忆的缘故。

而且它本身的力量到底也因微弱失掉了。

比方把敌尽量给以滑稽的描写像德奥滑稽报纸所用的一种宣传方法实在是根本错误的因为我军有一天实行和敌人肉搏的时候那么他们所获得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会遭受到一种惨报

德国的军士亲见到敌人抵抗力的时候他们觉悟到被那些虚构事实的人所欺骗了这不但不能增强而且不能保持其敌气同仇的心理结果是德国的士兵就在这错误的宣传之下惨败了。

反过来英美各国他们对于战争宣传在心理上说是正确的他们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国人是一种斐族为匈奴而且使每一个士兵对于战争的恐怖早已具有准备所以临阵而不会沮丧他们在前线所碰到的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证明了他们所听到的不错而已因而相信他们本国政府的言论是真确的同时也增加其对于敌人的愤恨。

他们的宣传是这样的所以英国的士兵对于从本国所传到的消息从不感觉到虚实而德国的士兵竟把国内消息看作纯粹的虚妄而不再信仰了。

假始有一张广告要宣传一种新造的肥皂它的宣传方法盛赞着别的肥皂的很好那么我们对此广告将怎样只是摇首叹息而已。

所以当讨论到战争发生的责任问题的时候说德国对于战祸的爆发也应该来负一部分的责任。这实在是根本错误的而正常的办法就是应该把大战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

即使和事实不大符合也要把它当做真实的情形来看待。

因为敌我两方违法行动的界线并不是一般群众所能辨别的。

大多数的国民他们的性白和见解极类女性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情感支配者实多于受到理性的支配者。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复杂而且是很单纯的。

他们的变化不多不是积极便是消极不是爱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谎言永不会是非各半的。

英国的宣传便是善于这种的事实。

所以在英国绝没有模棱两可的而引人误会的措辞的。

英国对于群众情感的幼稚已经能有彻底的了解了他们对于战争恐怖的宣传十分投合战事的情形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线的士兵就是在惨败的时候也仍能保持着他们作战的勇气

再宣传说德国人是大战的唯一戎首这种卑污无耻的谎语以及他们宣传的方法实在早已计及到群众天赋的情感和极端性所以能够获得了国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变不应该去改变了宣传所要实现的要点它的目的应始终如一。

标语固不妨从多方面来加解释但是无论怎样的解释应该和标语的本意一致。

要使宣传的功效得到切实一致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论是商业上或是政治上的广告其能获得成功都是因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因。

箸人的宣传方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敌人的宣传限于很少的几点而以民众为唯一的对象并且还坚持而不懈的进行着。

在大战的全期之中他都应用其最初认为正确的基本观念和表现方式而毫不有所更改。

起初看来好像是强词夺理谬妄无稽继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结果是令人深信不疑。

四年半的大战终止了德国爆发了革命而革命的口号实在是发源于敌人的战争宣传。

还有一件事英国人所明白的就是这种斗铄的工具唯有多多利用才能获得成功苟若获得了成功那便是能获得厚大的报酬。

宣传在他们看来这在是一种无上的武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实在是失意政客谋生的末路以及无名英雄栖身的微职。

总之我们的宣传成效终也真等于零。

第七章 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敌人的传单开始由空中而传入了我们的手中。

虽然它的措词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内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说德国的困苦有增无减大战将永无休止地时候而胜利的希望则日渐减少国内的人民大家都切望着和平但是“军国主义”和岂萨(Kaiser)(指德皇)是不允许

全世界——对于这件事十分明了的——并不是为反对日耳曼民族而战纯粹是反抗那唯一负责的德皇一人而战

所以如果不把人类和平的矛贼除去大战是不会休止的大战能够终了“普鲁士军国主义”能够一旦消灭世界和平决定可能的和平实现之后那么自由的民主国家也必会欢迎德国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联盟中的。

这种宣传之中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线的各部凡是有巴维利亚士兵的地方便对普鲁士尽情的加以攻击不单说普士是这次大战的罪魁百且说协约国中并没有对巴维利亚有一些的仇恨。

但是巴维利亚如果始终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尽力那么协约国将要爱莫能助了。

这种宣传在一九一五年就开始有了一些效力军人中反对普鲁士的情绪慢慢地增高了起来——但是当局者从不会来设法加以阻止过。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线兵士们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诉着不平显然的已经对于士兵生了了一种直接的影响这时候已经不劳敌人再用传单向前线去散播了。

德国妇女所写的则毫无见识的家信后来竟葬送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在前线。

那时已经出现了不良的现象前线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愤懑怨声载道——这种怨声有时候也很合理的。

在前线的士兵他们饥寒交迫他们的家人也在国内日坐愁城而别人的饱暖淫乐。

甚至在火线上的士兵他们也有了这种不应有的现象。

在这时候危要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这不过是“国内”的事。

大多数和士兵虽然在怨恨不平但是一转瞬之间他们又不声不响的尽着他们的职守。

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和军队虽然心里有着无限的苦闷可是对于他们必须防守的战壕他们仍是死守不去好像德国的命运完全维系在这几百米的战壕上的样子。

从这地方我们可以见到前线战士们他们仍旧不失是光荣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伤于是欣然离开前线乘坐着伤兵车回返德国我离家已经有两年了处在这个乱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

我进入了柏林附近的一处医院。环境真是恶化得十分厉害唉另外方面看起来这个世界确实是一个新世界。

在前线的军队中的精神这里是一些没有的。

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线所没的听闻的事就是竟有人自己把懦怯来向人夸耀。

我的伤势经了医治而能够行动了我就得到许可到柏林去走一下。

这一种困苦的惨状触目皆是。

全城和百万的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饥饿线上怨愤异常。

有几家是士兵所到过的他们的语调竟然和医院中的语调完全一样。

人们每以为那些士兵们好像专门寻觅这种地方来发泄他们胸中的积怨的。

在慕尼黑的情形更是恶劣当我恢复了健康而出院的时候就被派到后备队中去我重到这个城市和平有些要不认识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充满着愤怒不平和咀咒。

从前方归来的士兵因为在前线服役的缘故所以每人有种种的特性这是为后方的老年军官所不能了解的但是新从前方归来的军官那就能明白了。

人民来于这类军官的尊敬和对于后方军官的尊敬是绝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却是十分消沉。凡是逃避责任的人大家都视为识时特务的俊杰而忠于职守的人反目为庸碌的犬子。

在官厅之中满是犹太人。差不多每一个书记都是犹太人而每一个犹太人也都是书记。

这是使我十分惊异的这独得天宠的人民何以在这里的特别多而在前线者反而特别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厉害了犹太民族实在已经成于“少不来”的分子了。

一九一七年末兵工厂的工人罢工并不能产生出所希望的结果而使前线感受到军器缺乏的恐慌。

这种罢工的目的本来在使军火缺乏但是因为它的本身失败的太快了所以还不能使军队陷入失败中去然而这已经是够使精神上受到了一个巨而可耻的影响了。

第一倘使后方的民众不想得到胜利那么前线的军队为了什么而去作战

士兵们受这样重大的牺牲和苦难到底是为了谁呢

士兵们为了胜利而战后方的民众竟用罢工来加以反对这是些什么道理

第二这件罢工的事对于敌人的影响又将怎样

一九一七年——一八年的冬天协约国已被愁云惨雾所笼罩的。

因为他们所希望于俄罗斯的一切现在已经得到了失望。

俄国曾经为了协约国的共同的利益不惜作了最大的流血的牺牲现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让敌人来加以无情的宰割了。

他们的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的士兵一在大都头丧气大家深怕着明春的来到因为他们鉴于德国仅有一部分的兵力防卫着西线的时候他们尚且不能把这战线的攻破。现在德国厚集勇士用全力来准备向西线进攻的时候他们怎还能获得胜利呢。

德军各师正当奉到最后总攻的命令的时候总罢工竟也在德国爆发了。

这一举动起初是举世惊愕的后来敌方攫取了这一个最终的机会重作宣传于是协约国涣散的军心因此重新振作起来以为今后是可以重操胜负的对于未来事态的恐怖和捻竟一转而为之坚决和自信了。

英法美诸国的报纸便开始把这种信念散布在读者的心中同时又用了极巧妙的宣传不鼓动前线的军队。

“德国将要革命了协约国必定能够获得胜利的此种的口号是使正在动摇中英法士兵复得立定脚跟的最最优良的一点兴奋剂。

这此都是兵工厂罢工的结果。这罢工恢复了敌国的人民对于胜利的希望并且再驱散了协约国前线士兵之顽丧精神。

结果使几万的德国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血肉。

但是鼓动这次最卑鄙无耻的罢工的工便是希望乘德国革命的机会而去获得政府中最高位谄的人。

我真幸运获得了参加最初两次以及最后一次的进攻。

最后一次的进攻使我终生获得了一个最惊人的印象因为可惊的是在最后的战争也像一九一四年一样的由守势而转为进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线到处都是异常的闷热而国内是争论纷起。所争的究属什么事

各部队之中也有着很多的谣言。好像是说大战已经毫无希望只有犬子作我方胜利的好梦。

要继续战争者并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资本家和帝室。这就是国内传来而且为前线所讨论的消息。

前线的士兵对于这个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没有什么反应。

“普及选举权”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关系我的四年来的苦战竟是为了这一点吗

前线的士兵素来是极稳定的对于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mann)巴特(Borth)李波克尼希特(Libknecht)等人的新战争目的完全置之不理。

我们百思而不解的那些避战的人为什么竟敢揽权秉政。

我个人的政治观念很早已就确定。

我深恶而痛绝那些卖国欺民的党棍我早已洞悉这班党徒他们并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饱他们的私囊为唯一的目的他们为谋他们的私利计不惜把整个民族来牺牲遇到必要的时候即使德国灭亡了也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够亲见这些人的一个个缢死在我的在前。

为了要顾及他们的愿望就不妨去牺牲了劳动阶级的利益来充实那强盗的囊囊我们如果不要德国灭亡那就不能坐视着他们的为所欲为。

军队中多数的士兵所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

这一年的八九两月。虽然敌方进攻猛烈并不能和我方在过去的防御的勇猛相比较然而衰颓的现象竟是一天厉害一天。

比较起来索美(Somme)和法兰德斯(Flanders)的战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回忆了。

九月末我军第三次到达那我们青年义勇团的野外所攻克的各地。

那真是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军心已经大变大家常把政治问题来加以讨论

了。
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在各地的军队中开始发生了影响。

新征来的青年军全部受到了麻醉——因为他们是从国内一直来的缘故。

在十月十三的晚上基国开始向伊泊尔(Ypres)前的地线投放毒瓦斯弹。

十月十三晚上我们尚在威菱克(Werwick)南的小山上继续受着轰击时猛时缓终夜不继。

将近夜半的时候我队支不住了倒在阵亡的有了不少的人了。

到了清晨我就感觉到一种痛苦每隔十五分钟痛势愈加厉害在七点多钟的时候我的两眼感觉到有睡焦灼因此退役报告一切而我的参战也以这次为最后的一次几小时之后我的两眼刺得像烈火焚烧一些东西也不能凶到了于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帕士瓦尔克(pscewalk)的地方医院中我就在该地遇见了革命。

坏消息不断地由海军方面的传来说海军酝酿起事但是我以为这种谣言不过是少数神经过敏的青年猜测未必便是一种影响多数人的不幸事件。

在医院中每个人都在谈论战事的结果并且还希望着早早见实现但是没有一个人公为战事立刻可以结束的在这时候我还不能阅读报纸呢。

到了十一月群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祸降临了在事先我们是毫无所知的。

海员乘坐运化的车来到他们鼓动着民从起革命在这个为我民族求“自由、优美、和尊严”的斗争中以少数的犹太青年做领袖而他们是不会有守一人到过前线去作战的。

此后的几天是我在生以来最不幸的时期。

一切的谣言愈说愈确切的我向来认为是地方事件的。现在已经显然是一个全国的革命了。

此外再由前线来的更有不幸的谣言说他们都愿反降了。啊——这事果真能够实现吗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师来到医院作简短的讲演我们因此而知道了一切。

当时我也在场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这位善良的老牧师说霍亨佐伦皇室(House of Hohennzollern)已不得于戴德国的皇冠——我们的祖国已经改变为一共和国了——说的时候

好像有些在发抖。

于是一切都成为泡影了。

我们所有一切牺牲和困苦完全等于虚掷几月来的忍饥耐渴完全等于虚掷。我们出生入死所费的时光完一等于虚掷两百万人的头颅也完全等于虚掷了

我们的国家怎样呢

但是我们所应忍受的牺牲就以此而完结了是吗过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们怀念吗

德意志对于固有的历史就无任何的责任吗

我们配受德意志的过去的光荣吗这种举动我们对于后世的子孙又交用什么来自解呢

我辈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当时我愈想要了解这种惊人的事变愈觉得羞忿交集。

我两眼所受的痛夺和这种祸难平互相比较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后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一切都化为乌有了深夜沉思我对这事件的主动的人就切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领袖表示亲善的以威廉二世为第一人他从不知道他们就是无信义的恶棍。

因为当他们和德皇握手亲善的时候另一双手已经地暗中采取利刃了

对于犹太人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决定誓不两立。

我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

第八章 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加归慕尼黑从亲自再进我那一团的后备队。

但是该队被“军人会议”(Soldiers Council)所把持着。

我对这一点深为不满所以决意立刻脱离。我和战争时的一位忠实同志史密特·爱仑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stein)去居住在那里直至军队解散。

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再回慕尼黑。

在当时的情况实在不大好革命扩大而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势。

爱士诺(Eisner)的死恰好是加快了这一个情势的进展最后竟造成了由会议操纵的形势这或者可称之为犹太人过渡期间的统治更为恰当些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这期间我的脑海中的计划有了不少。

当新革命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初的行动引起了中央会议(Central Council)对我发生恶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点儿就遭被捕那三位逮捕我的青年当我举枪相向的时候他们的勇气顿失惊惶一循着旧路而走了。

在慕尼黑解严以后和天我便奉命出于委员会调查第二步团革命事主的经过这是我参加近乎纯粹政治的第一次。

过了几星期之后我又奉命出席为国防边军官佐而设的特别班。

该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军人以一定的主义使他们去指导一国国民的思想这特别班对于我个人的价值便是使我因此认识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们可互相畅论当时的局势。

我们都确信德国的崩溃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十一月的罪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实在不能救了德国的危亡。

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国民党”虽然他们的用意很好但也补救了既成的创伤。

我们中有少数的人便就讨论新党的组织了我们所持的根本原则和后来所实现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则相同。

这一个新运动的名称。一开始便就表示了深入民间的可能性因为如果缺乏了这个特白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徒然多了一举了。

因此我们便决计定名为“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因为这颗新建设的社会观念实在是含有革命意义的缘故。

再者尚有着一层场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使对于社会问题发生的思想多所限至。

这研究的范围等到后来我研究了德国的联盟政策始行扩大德国所以采取这种联盟政策的缘故大半由于把国内的经济估计错误以及对于将来德国食物供给基本原则不明白所致的。

这种理想是根据了一种假定就是把资本纯粹作为劳动的产物而且和劳动同改正为一切足以促进或限至人的活动的因素的基础这就是资本对于民族的意义因为资本的自身完全依赖于国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伟大自由和势力所以两者的联合必定要使国家和民族因了资本的维持和增加面向前发展资本和自由独立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切的相互关系。

所以资本势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强大做目的。

因此国家对于资本的责任是十分简单面明了的国家只要注意资本供国家使用而不使一操纵着民族那就好了国家既坚持着这种态度那么便就可以定下了两个目的来一方面维持着有效率的国民的独立经济另一方面是再维持工人的社会权利。

我对于资本纯由劳动所产生的和纯由投机而获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别。

对这问题我不知道该怎样应付。

这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上述的特别班讲量中的一人来加以极详尽的讨论——这人就是古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在我第一次听了费德的讲演以后脑海中立刻就发生了一种观念就是我已经发现我们组织新党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立刻知道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真理的对于德国的前途关系是很大的。

票据交易所的资本和国民经济的绝对划分使我们对于德国财政行政的国际化有着可能的抗争性同时又不致因为和资本斗争的缘故而危及民族独立生存的原则。

我对德意志发展的途径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坚苦的奋斗产不在对付敌国而在对付国际资本主义。

费德的讲演。实在给予我将来奋斗的一种绝好的口号。

从这件事后来的发展来加以观察也可以证明我们当时的见解是怎样的正确了。

我们不再为我国资产阶级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

到了现在要是他们并不说谎的话那他们也应该知道国际资本不单是煽动大战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战终止了的现在他仍在极力和平的世界不惜变成为地狱。

我个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会党人仅有一个信条就是民族和祖国。

我们所以必须奋斗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种族的繁殖我国的人民及其子孙的教养血统的纯洁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且使我民族能够完成了上帝所付给我们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和目的到了现在我才有了正确的了解。

到了现在我才了解资本论信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国民经济的斗争并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准备一切使金融业和交易所的真正国际资本能够来统辖德国。

在另一方面这上特别班的课程也会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有一天我宣布我有演说的意思。

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犹太人作争辩因此他就作了长篇的辩论来袒护犹太人。

这就引起了我的反驳。我的主张在当时在场有人中赞成者竟占有大多数。

这结果在几天之后我便奉命以“教官”的名义加入了慕尼黑的军团。

要当时军队的纪律不大好这是因为军人会议时代的遗毒还是存在。

军队因此便受到了影响。要使“同意”的服从——这句妙语是他们形容柯尔特·爱士给(Kurrt Eisner)下的猪圈中的——变成整饬的军纪。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着是不会有加的。

而要使军队能够自觉他是民族和祖国的分子也不是同样的。

我的新活动就是在这里我用了充分的爱国热情和灵敏的感觉来开始活动。

我可以说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功听我的演说而尊崇祖国和德国民族的同志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军“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纪律加严。

再有工结识军队中和我同情我同志很多后来这些同志就和我联合因此奠定了新运动的基础。

第九章 德国工人党

有一天我接到了总部的一个命令要我去调查一个社团的情形。这个社团显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几天之内他们将要用“德国工人党”的名义来举行会议而且费德还将前去演说。

我必须去赴会察看众情而做一个报告。

现在。军队对于政党发生的好奇心已经充分地明白了。

自从革命之后军人已经获得了政治上活动的权利就是毫无经验的军人也充分地来利用这种权利了。

但是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他们发觉了军人对于革命党的同情已在慢慢丧失而倾向于民族复兴运动因而十分后悔才知道应该撤回军队中的选举权并且还应该禁止其参加政治。

衰弱了的资产阶级以为军队必须回复过去的情形而为德国国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意图那差不多把民族主义看作是一颗毒齿必须把他来拔除的。

但是没有民族主义那么军队仅仅成为一种永久的维持治安的警察而已不再是抵抗敌人的一种力量了。

以后和年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所以我对于上述的工党虽然是毫无所知然而也决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费德的演讲完毕了我很高兴我以看已足准备出场时候忽来宣布说珊在人人皆可发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

但是起初所见闻的一些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后来忽然有一位“教授”站立起来说话了他对于费德的议论发生了疑问待到费德对他了满意的答复之后他又突然把“事实的根据”作为要素毅然地建议着说这个新兴的青年党最是适于能使巴维利亚脱离普鲁士的压迫而奋斗的。

这位先生真是厚脸他还说这事如果能够实现那么日耳曼奥地利必定会立即和巴维利亚联合德国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类比的无意义妄言。

在这时候我乃不得不请求主席准许发言我也来发表一些意见。

我因此把这位“学者”的狂言痛加驳斥我的言论也就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已经像丧家之犬一般的狼狈逃出去了。

在那时我会把这件事反复的加以思索并且预备置之勿论了。

可是这真是使我一生惊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戮接过了一张邮片说是已经准许我做德国工人党的党中并且请我去参加下星期三的该党的委员会。

他们这种做求会员的方法真使惊诧得不知所所以叫人恨既不对爱也不是。

我想自己来树立一个党我绝无参加现成党派的心意。

真的我实在不会有过参加他党的梦想。

我真拟动手写信去答复该党的时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种好奇心决意要那天我自己到会趁此机会要亲自解释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来告诉我说是全国工党的首领将来亲自出席。

这个消息使这听到很有一些惊奇。

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来声明了。

恃然他真的准时出场了。他就是费德讲演时的重要的发言人哪。

这件事更使我诧异了我决计静待着看他有些什么事件发生。

无论怎样他们的大名我是已经知道了。

该党全国的首领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rer)慕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顿·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开会了首先是宣读上一次会议的记录并且再对演说的人表示谢意接着便是新党员的选举——就是通过我入党的问题。

我就开始向他们发问。

我方才知道了该党除少数重要的原则外毫无所有其他是什么也没有了没有党纲没有小册子没有印刷品甚至一个区区的橡皮图章都也没有路备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大的信仰的良好意志。

我不愿对他们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们所研究的是些什么事了仓促产实渴望着一种新运动这种运动实在是比了一般称做党的范围还要大。

于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来最困难的问题了。我对于这个党究竟是加入呢还是不加入呢

命运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绝不应该加入当时的热呢现成的大政党我将更详细和来说明我的理由。

据我看来这可笑而人数很少的团体尚未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并且还能存个人活动的余地这在我实在是一件很有利的事。

该党尚有待整顿这个运动的范围愈小那么这个运动适当的表现也愈快。

该党的性白、目的和方法还可以决定这在现存的各大党之中是绝不可能的。

我对于这件事愈是反复的思索我就愈是坚信这种小规模的运动可以作为复兴民族的先声这是在现在的议会中的各政党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政党仅仅知道牢记着陈腐的观念。或是因为有利可图的缘故而来拥护一种新程度。

现在这里所提倡的乃是一个新的世界观并不是——一种新的选举的口号。

我经过了两天的苦思闷想最后。我才决心进行着我听取决的步骤。

因为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关键这时候这后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的。

这就是我实行德国工人党的经过他们还给了我一个第七号的临时党证。

第十章 旧帝国崩溃的征兆

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受到了这个非常重大的创痛正像患了头晕病症他们的感觉和思想像是都丧失掉了。

把过去的光荣和伟大来比一在的艰难和不幸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

这无怪无论什么人都要炫惑于帝国的伟大而不知道他的崩溃的征兆已经发生了。

这种征兆已经显然的可以见到不过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得到明确的教训。

这种教训在目前比了过去尤为必要。

现在多数的德国人民他们仅从国内经济上的分困和其结果去窥见德国的崩溃。因为凡属德国人差不多是个个人受到了影响的所以个个人都知道了这种的大灾。但是全国的人民不知道这种崩溃和政治、文化、道德有着关系而已。

一般民众的认识是这样那也不要去了便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以德国的崩溃就是“经济的灾害”为唯一的原因。

而且以为要复兴德国须在经济方面去着手才对这就是我国的直到现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的办法的重要原因。

倘使我们能够知道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第一还是在道德和种族方面而以济列是还在其次这样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发现了救济的方法。我们的患难以及目前腐败的原因这是由于欧战失利的缘故。

这一点便是最易为一般人所公认的。

这种毫无意识的话确信的固不乏其人但是明知他是不对的而偏又故意这样来说的人为数更其是多。这班人便是庸集百仰赖政府来豢养的人。世界和平的宣传者不是这样的说吗德国的战败仅是破坏了“军国主义”德国的人民且将庆祝其光荣的复兴呢。

整个革命所用的口号说革命固然使德国不能逐渐得到话不是你们这班敝世的小人所说的吗

把德国崩溃的原因完全推在军事的失败上面去这是犹太人的无耻的特点。

而卖国的总要关报就是柏林的前进报(Vorwärts)还说此际不允许德国民族揭旗凯旋

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是德国崩溃的原因

把战败当作德国崩溃的原因我们可以用以下面那样的答复

自然欧战的失败对于我国的命运确实有着可怕的影响然而战入并不是原因是各种原因的结果。

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到底不会有好结果这是有知识的和怀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

然而。不幸有许多人碰到紧要关头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对于真理必会得到加以驳斥和否认而那些明白这真理的人又从而加以附和。

这些人实在是我国崩溃的罪魁而他们现在忽然把战败是崩溃的原因这并非大谬。

因为战败只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不像他们现在所说的是由于“领袖不良。”要知道敌人并不是懦夫他们也知道为国效死的。

当战败的时候敌方的人数就多过德国的军队而且就专门的军队而论他们是有全世界在做后盾。

但是德国仍能在全世界对抗苦战四年而且常获胜利这除了德国人的勇武和严密的组织之外完全因为他有着良好的领袖事实具在不容抹杀的。

德国军队的组织和指挥实在是古今世界各国所不及的而其失败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人类抵抗力有限的缘故。这样的军队的崩溃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失败的原因而是别种罪恶的结果这个结果再会引起后来的崩溃而且比较前次的崩溃更为厉害。

民族的覆亡事实上只是一次战败而没有其它的缘故吗这问题现在可作下面的简单的解答。

如果一个民族的军事的失败是由于懒惰、怯懦及平庸——总之是该民族的卑劣无能——那么这个是常有的事实不然那军事的失败反而足以激发起未来的伟大的复兴这并不是民族覆亡的标记。

历史上有无数的实例。

足以来证明此说是正确而不谬的。

德国军事的失败并非由于偶然是古今因果报应的当然的惩罚我们受着这个惩罚还嫌其过轻呢

假使前线真的因为孤军无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上于军事的失利那么德国民族的失败必定是另有一种精神在他们对于战败后的一切痛苦必定会得咬紧了牙齿跟来忍受的。

对于敌人的侥幸获胜必定会愤怒填应德国人决不会有幸灾乐祸的事件发生而且也不敢以怯懦和失败来向人矜夸战士也不致招人揶揄军旗也不致被人污辱其是不致发生失去体面的事遭受基国雷平顿上校(Colonel Repinston)讥诮“三个德国人中必定有一个卖国贼”了。

军事崩溃的本身实在是由于种种不健全的现象以及促成这种不健全的现象的人所造成的。

他们在和干的时候已经流毒遍于全国他们道德的败坏自卫意志的薄弱以及酝酿多年有害于民族和国本的种种议论来造成了这一个灾难所以军事的失败不过是第一种有形的恶果而已。

犹太人阴险狡诈的全副精神和马克斯主义的斗争机关把这种灾难的直接责任去加在卢登都封乐的身上这是自然的实在卢登都夫预先知道了灾祸的来临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来使之转变拯救民族于沉痛屈辱的时候。

他们使他负起战败的责任这是因为要夺去他从道德上从事辩白的武器使唯一能揭发的卖国贼的人束手无策而已。

这种事等于一种慢性的病已经到了成熟的时期恰好能在大难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而把罅止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作是德国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将慢慢地趋近灭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难挽救了。

幸而这灾难至少是大多数人所共见的。

人类对于瘟疫的克服实在比肺癆为容易这是因为瘟疫的来其势很凶死亡枕藉使人惊心动魄而肺癆的来其势和缓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却使人疏忽。

我们碰到了瘟疫就尽力来加以抗之碰到了肺癆便用于缓的方法来加以遏阻人类能够克服瘟疫的而反为肺癆所克服便是为了这样缘故。

政治团体的疾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战之前有着长久的和平日子某种的祸患已经在这时期中发生他的原因虽然没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数的几种例外)但是其成为祸患那是已经认识了。

这里所说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经济生活中的现象因为这个使人感到切骨之痛实在较其他方面的祸患为更甚。

许多崩溃的征兆能够激发的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战以前德国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给问题在一切政治、经济行动上日就成为重要。

但是不幸他们以为这种严重的问题可以依靠简便的方法就能达到目的的因此就不能用了坚决的心迳自去获取一个正确的解决。

德国放弃了扩张新领土的观念而代之以经济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业生产漫无限涇而弊害百出。

这最不幸的结果第一便是促成农业阶级的衰颓。

农业阶级愈是衰颓那无产阶级的会集于都市者也愈是众多终于使社会的均衡完全失掉了。

现在已经使贫富悬殊更是显然了。

富者和贫者他们比邻而居这势必要形成悲惨的结果的。

人民既开始受着贫穷和大量失业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经济破坏而所生的不良现象还有比这更坏的。

因为商业宰涇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个个人都成了拜金主义的奴隶我纪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当时德国民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时候丞所需要的便是激发人民最壮烈的情绪而突遭到这种变化其祸更为厉害。

依照事理来说德国应该依靠“经济上的和平工作”来维持其生存而把武力作为后盾。

不幸现在对于金钱势力应极端反对的人竟也默认了。

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劝贵族也加入新金融资本界去。

但是德皇的此举情有可原因为毕士麦尚且不能觉察了这——一个危险。

事实上这一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于金钱之后。所以此风一开勇武的贵族立刻能退居在财阀之后这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战以前。德国的商业因为发行股票而已经趋于国际化。

一部分德国的工业固会努力于防涇这种危险但是终于还是牺牲在资本联合攻击之下有密切关系的马克斯主义运动也是为虎作倀的。

反对德国“重工业”的持久战这便是国际化的发端。当时国际化正靠着马克斯主义的助力而力图实现要想完成这项的那么、在革命中马克斯主义是不得到胜利不成的。

当我执笔写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对于德国国有铁路的总攻吉正获得了胜利这种铁路就是落在国际资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国际”社会民主党又达到了其他的一个主要目的。

德国工业化的进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的确证就是大战后德国一位工商界要人发表的意见说商业是使德国复兴的唯一的力 量这便是德国工业化成功的明证。

史旦尼斯(Stinnes)的这句话引起了极大的纠纷但是仍被采纳而且在转瞬之间。

便成为一切欺人者及空谈家的格言自革命以来毁坏德国的运动便是这班冒牌的“政治家”在战前德国衰颓的唯一征兆就是国人一天一天的精神萎靡作事不力。

这是他人临事不能决断遇事畏葸的结果。

这种缺点实在是由于教育程度的不良所致。

德国的教育在战前缺点极多。

他的程度仅注意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实际能力的培植。

对于人格的养成以及责任心的激励更少注意至于意志力的和果断力的培养那就完全漠视了。

所以这种教育所养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强毅的壮士而是懦怯的书蛀。

战前世人大都这样的看德国人而我德国人也因此而邀人推崇。

德国人为的所以受人欢迎这是因为他们是有用的人的缘故。

然而意志不坚那就并不见重于人。

他们脱离国籍背弃祖国所以比较他国有人民为容易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有礼貌的人可以吉游世界”这保存名谚可说形容尽致了。

这种柔顺的态度是接近君主的唯一——方式然而引起的灾患匪浅。

依照此种方式人民只能唯唯诺诺奉名唯谨。

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严是最重要的否则这种阿庚态度终必要把帝国颠覆而后已。

专门阿谀的人他们可以安然于现状而毫不知耻可是国中的优秀人士就是所谓正人君子者他们眼见着这种无意味的事态而受人拥护势必然感到万分的厌恶。

在他们看起来历史是历史真理是真理决不容混为一谈的就是讲到君主的事也是一样的。

世界各国要得到成为伟人的君主这是不久容易碰到的。假始可怜的命运能够使其免于暴君的虐政那也就应该知足了。

所以群主观念的价值和意义不能专赖于君主个人除非借着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于基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和头上。

不过这不是常有的事数百年之中或许偶然有一次而已。

君主政体的观念应该比较君主个人为重要这观念的意义应当是在专门用程度的本身来作为基础使君主只为这种程度的奉行人而已。

这种不良的错误的教育观念还有一种结果就是畏葸而不肯我担责任因此对于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也就缺乏了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现在略察几个如下

新闻界常把报纸看作是国内一种伟大的势力。

报纸的重要性确是毫内务无疑问可疑他的价值也不是我们所能估计的因为他的工作确能延着继成人的教育。

国家和民族最宜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堕落入恶劣的、无知的或是怀有恶意的掌握中去。

因此国家的责任是监督人民的教育并且防止其误入歧途报纸的言论国家尤应该加以注意因报纸对于人民的影响最大也最深刻的活动不限于一时而且含有继续的永久的性曰报纸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坚定的重复方法来施教。

报纸上的官论应该趋于一致的目的这不被“出版自由”的谬说所惑不因诱惑而疏忽了职员以至不供给保持民族健康的养料这是国家必须加以注意的。

国家须以不屈不挠的决心来控制这种通俗教育上的工具。并且使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

在大战之前那些所谓自由报章的行为无非是葬送德国的民族和国家。

我偿不必去提起那惯于造谣的马克斯派的报纸因为他们把造谣认为是一件事好像猫的不去捕鼠是一样的。

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摧毁国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们成为国际资本及其主人——就是犹太人——的奴隶。

这种毒害民族的行为国家对之也会充法去加以抵毁吗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只有几次温和的警告以及实在说不过去的重罪的罚令而已。

在那个野外报纸多被犹太人所操纵着他们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没有妥协的力法去给予取缔而且也没有取缔的决心尤其厉害的就是没有固定的目的。

官吏的殫力幼臻不知道取缔的重要、方法的选择、以及定下一个明确的有计划。

他们对于报纸所用的纠正方法很是拙劣他们万一到了忍耐不住的时候那也不过把新闻世界的败类加以几星期或是几个月的轻微的惩罚但是他们不会不知道根本剂除祸源的计划的。

从那些不会受过完全教育的学识浅薄的读者看起来法兰克福特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一份最有价值的报纸因为此报纸从来不会用过粗俗的盲辞而且。也从来不会反对过暴力他的言化时常赞成用“知识的武器”来斗争这种论调。竟会获得那些最没有知识的人去赞同那真是很可怪的。

犹太人所创办的所谓知识阶级的报纸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国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识阶级。

法兰克福特报和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论调便是在反合这辈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是这辈人。

这种报纸他们十分小心的力避粗野的言辞用了他种方法来祭毒读者的心志。

他们用了美丽的甘言软语使读者心神迷醉深信的行为动机是纯粹的知识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这种极狡猾的手段实在就是在偷窥人家攻击报纸的武器的一种奸计。

作事不求彻底就是内部的堕落的表现内部——经堕落那国家不过迟早必些也要随之而崩溃的。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能够受着良好的指导走进了正路那么挽回这个危局当然是十分容易的。

现在的人已经有丁种种的经验知道这种经验的意义能使那些还不完全昏迷的人的精神振作起来。

如果现在禁止那些报纸以控毁犹太人并且使这种教育工具转为国家所用。而不于旁落于外人和敌人的手中那么犹太人势必会利用其报

纸来大声狂吠了。

但是我深信这种累事上我辈青年来处路必定较我们的前辈容易。因为一枝三十生的米突的小小的爆炸的声音常常会胜过了无数的犹太新闻界败类的呼号的声音所以我们听他们去呼号好)了。

我们应该对于教育的体系有着全部的计划必须养成儿童在暇时专作益身作的事。

在这一个时期中儿童不得游荡在街上以信电影院中。

日常的工作完结了就应当去锻炼身体俾投身走进社会的时候。不致怯懦而无能了。

青年教育的任务是在使他们预备投身于社会并不是仅仅灌注了一些知识就算了。

我们应该立刻去剂除那知体的锻炼系属私人的事一种观念我们决不能不许任何人任意有贻害他的子孙(种族)。

要防铎精神堕落须得和锻炼身体同时进行。

现在我们一切的公众生活好像是两性观念和诱惑的泉源。我们试看那电影、戏院以及其他的剧场所揭示的节目我们便难于否认他不是正当的娱乐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当的娱乐。

一切的招贴和广告都用着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众的注意。

这种事件出生来的流弊极大主是青年的心理明白的人大都能够知道的。

人民的生产不但为不为性欲所麻醉而且还得要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和方法必须以保持民族身心的健全为目的。

个人的自由权实在比较起来次于维持种族的义务。

在艺术和文化的各方面也都可以看到样不健全的状态。

在许多的所谓“艺术场所”他们大都毫不知耻的揭示着“只许成人入内参观”的警告(在一切新奇物展览室的前面也大都是如此的)不许青年去参观这便是证实我们人部衰微的恶兆。

在此种场所理当首先作为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该供颓废的成人去娱乐的。

然而此种场所竟乃出此防卫青年入内的手段说起来真是令人可叹请问古今来大戏剧家对于这种警告和造成这种警告的原因有什么话可以说我们试想席勒(Schiller)对此样的愤慨哥德(Goethe)对此也不会忿然而起吗

但是我们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来和德国的新诗人互相比较一下究竟又当怎样呢前者都是陈腐老朽而不合时宜的失物。

因为在这时代的特征那些新的艺术家不仅产生了些卑劣的作品而且还诬蔑了过去一切真正伟大的杰作。

在大战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们对于艺术和一般文化上不但是没有丝毫的创造力而且心怀嫉恨竟沾污并埋没了伟大的过去。

在十九世纪末叶德国人在艺术上——尤其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创作大都是卑劣不足道的而对于已往的完盛时代反而加以底毁斥之为者朽陈腐好像这现代的时代似乎就可以把他们的缺点完全遮盖过去的。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战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大事大都趋于分崩碎裂的状况

甚至在这宗教的领域之中多数人士大都已失去了他的坚强宏伟的信仰心。

他们公然反对教会虽然不多但是漠视教会的实也不少。

在亚洲和非洲新旧两教都有着教会以便引起教徒来对他们信仰(这种努力的结果比较回教的进展那就差得多了。

然而两教欧洲方面听失去的信徒为数已达数百万了。

他们之中有的全然厌弃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从道德的立场上来对察。这实在是一种不良的结果。

对于各种武断的教条的加以反对情形日见剧烈然而倘使没有教条那么实际上人类的宗教信仰也杳无从发生。

一国的民众并不多哲学家但是信仰便矗人生道博观念的唯一的

基础。

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代替宗教可是也未能获得了良好的代替。

要是宗教的教条和信仰如果真的能支配民众的话那这种信仰的绝对权威宗教信仰的整个的基础。

宗教有信条就好像人们生活的有习惯国家的有法律。

没有习惯那么少数的优秀分子确是能够维持着他们的合理面良好的生活。

但是在其余的多数人便不能了。

只有信条才能去铤服那无定而又争辩不已的见解造成了宗教上必不可少的形式。

否是玄学的人生观(就是哲学的见解)永不会产生的所以攻击教会的信条正像反对国家的法律攻击教会的信条必然的流于无可挽救的宗教虚无主义恰像反对国家的法律必致使全国守全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中。

一个政治家必须评论宗教的价值可是一在在平衡一面也当不守问宗教上固有的缺点而应该顾到以及代替宗教之的东西有些什么特别的利益。

如果在不会那一种代替物之前毅然的把现存的宗教来加以破坏这种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在大战之前德国人有很多不喜欢宗教的生活的这一点。实在应该上所谓“基督教”党的滥用宗教来负责的。

而且他们还厚着脸要把天主教和政党混而为一。

这种不幸的惜误恰好替议会中许多不良分子遣出了机会在教会是反百受到损失的。

然而受到祸害的仍是整个的民族因为这种情形的结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而这时候也正万百事件在开始废弃和变动道德和行为上传统的原则也就一步一步的在崩溃。

如果我们民族组织上的裂痕没有特别的事故那危险还不致发生倘使一朝而事变突起那么民族内部的团结必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时而这裂痕也必酿成了祸乱。

在政治方面明眼人看出了种下的祸已经在萌动而这种祸患如果不去趁早消弥那么帝国一切的外交内政势必因之而崩攢瓦解。

在当时许多爱国的人士大都为这衰微的征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为当时帝国政策的没有计划和主张而加非难。他们洞悉了帝国人部的衰微和空虚。然而他们并非政界中人。

官场中用了他们索来的莫不相关的态度来忽社着像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一类人的直觉的天才。这班官僚他们既愚昧得不能为自己打算但又骄矜而不屑去从人。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国会程度说是“从革命以来已早失入”为实在是一种毫无思索的话。

这种话极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来以为一在的国会程度已经不同于革命之前了。

实在国会程度的结果仅有破坏的效用而已当时大多数的人自顾戴上了眼罩竟而一些东西也看不见或者是不想看见什么东西。

德国的颠覆国会程度在应该负”人部分的责任。

我们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主是国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足半途百废的。帝国的联盟政策是一种怯懦百不彻底的手段他的用意在维持和平但是结果不能避免了战争。

对波兰的政策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手段他们人在激怒了波人然而实际上对于自己是毫无补益的。

结果德国既不能获得胜利又不能和波兰人恢复邦交反而和俄罗斯结下了仇恨。

亚尔萨斯和罗连(Alsace—Lorraine)问题的解决也不是彻底的。因为既不能对狠毒的法国加以迎头痛击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权利去给亚尔萨人。

这两条路他们都不去走这就可以见到当时的人们实在太无能为力了。

因为主要的卖国贼在当时不在各政党中占据着重要的位路如比方像中央党(Centre arty)的韦泰(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个。

同时犹太人利用了马克斯主义以及民主党的报纸和全世界作诋毁德国“军国主义”的宣传谋着中伤德国同时马克斯主义和民主党又不肯设法充实德国的军德国的民族为着争取自由独立而遭到的失入。这原因实在是——于平时的态度镇静苟且犹豫不急急地集合全力不捍卫祖国的缘故。君主程度对于人民有着一种不良的影响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数的人迷信着政治是一种君主的独权之事用不到人民去过问的。

如果政府是良好或者还存有一些望治之心这是强者差人意的。

可是一个励精国治的旧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负责的新政府所取代之那么消极的服从和幼臻的信仰便成为万恶的渊数了。

但是除去子上在的以及其他的缺点外君主政体确也有着它本知的价值的。

第一君主程度能够使国家的领导权稳固使国人所有的各机关完全站在国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贪婪的政客的乘机捣乱第二君主程度具有

本来的尊严和因此而产生的权威在这种程度的下面官员及军队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党的影响。

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为一国的元首。他的肩头所负的责任自比了国会中自然成立的多数党为重了。

德国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称纯洁的缘故实在完全是由于这一点。

最后君主德国国民的文化有着极多的贡献而且还能够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国各邦的都会向来是艺术情绪所陶冶的地方这种情绪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时代已经在慢慢地消灭了。

在十九世纪德国的君主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建树很多一在比较起来那真得差得多了。

从事于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醉心于贪婪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军队却以最高的理想和牺牲的精神来互相劝勉主张民族统一反对阶级分化。

但是军队的唯一的缺点。便是一年的志愿兵役的程度因为这种程度破坏了绝对平等的原则使知识分子脱离了一般的军事团体如果把这种程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

德国的上流人士他们自成一个阶级他们和平民的隔阂一天深一天。

如果所谓知识分子的人能够参与在军队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导师不如此所以是一个缺点但是世界上的一切程度式问有那一种是毫无缺点的呢况且德国的军队虽然有此弊病。但是优点极多所以这种小疵比那一般人类的程度的缺点。那就不足说了。

旧帝国军队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世人重多数而轻个人的时候他们独能重个人而轻多数。

他们对于盲目地崇拜多数的犹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对而信仰个人的人格他们能够启示了我们对于以后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举国萎靡不振的时候在军队的行伍中独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万健儿来。

他们经过了两年服从的训练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态完全洗去而养成了强大健得像铜钱样的体笨重有了经过两年服从的青年他们才知道怎样发号施令。

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曾经受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军人。

军队是德国民族的训练学样。那些猜忌贪婪酌东西他们要使国家没有实力人民没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于军队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旧帝国除了政府的军队之外还有优良无比的官吏。德国政府的组织完善以及行政的优良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第一。

虽然有人说德国的官吏是乃极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国的官吏非但优良不能超过了德国的官吏而且还不及远甚呢他国的官场在组织上没有像德国的缜密而且也没有清正良好的官吏。比盲人格卑污知识浅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达而超时那还不如抱泥而忠诚的为好。

德国的官吏和行政机关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变动的应响凡一切政府暂时的政见并不能影响了德国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后这事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府任用的官吏不问其能力和资格而以党据的关系为根据于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仅不是优点而一反为一个缺点。

团体、军队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旧帝国所以强大的理由德国的政治所以被人素称纯洁的缘故实在完全是由于这一点。

最后君主德国国民的文化有着极多的贡献且还能够去掉一切的流弊。

德国各邦的都会向来是艺术情绪所陶冶的地方这种情绪。在目下物持文明的时代已经在慢慢地消灭了。

在十九世纪德国的君主驿于艺术和科学的建树很多一在比较起来那真得差得多了。

从事于其他职业的人他们醉心于贪婪的唯物主义的时候军队却以最高的理想和牺牲的精神来互相劝勉主张民族统一反对阶级分化。

但是军队的唯一的缺点。便是一年的志愿兵役的戾度因为这种戾度破坏了绝对平等的原则使知识分子脱离了一般的军事团体如果把这种戾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国的上流人士他们自成一个阶级他们和平民的隔阂一天深一天。

如果所谓知识分子的人能够参与在军队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导师不如此所以是一个缺点但是世界上的一切戾度试问有那一种是毫无缺点的呢况且德国的军队虽然有此弊病。但是优点极多所以这种小疵比那一般人类的戾度的缺点。那就不足说了。

旧帝国军队的最大的功绩便是在世人重多数而轻个人的时候他们独能重个人而轻多数。

他们对于盲目地崇拜多数的犹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对而信仰个人的人格他们能够启示了我们对于以后的最急切的需要。

在举国萎靡不振的时候在军队的行伍中独能每年造成出三十五万健儿来。

他们经过了两年的服从的训练把青年的柔弱的病态完全洗去而养成了强大健得像铜钱样的体笨重有了经过两年的服从的青年他们才知道了怎样发号施令。

我们只要看看他们的步作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曾经受过了相当的训练的军人。

军队是德国民族的训练学样。那些猜忌贪婪酌东西他们要使国家没有实力人民没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怨恨于军队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旧帝国除了政府的军队之外还有优良无比的官吏。

德国政府的组织完善以及行政的优良在世界上可以称为第一。

虽然有人说德国的官吏是乃极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国的官吏非但优良不能超过了德国的官吏而且还不及远甚呢他国的官场在组织上没有像德国的缜密而且也没有清正良好的官吏。

此言人格卑污知识浅陋能力薄弱既使其人明达而超时那还不如抱泥而忠诚的为好德国的官吏和行政机关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的生动的响凡一切政府暂时的政见并不能影响了德国政府官吏的地位。

革命以后这事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政府任用的官吏不问其能力和资格而以党派的关系为根据于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仅不是优点而一反为一个缺点。

团体、军队和官吏在此三件便是旧帝国所以强大的理由了。

第十一章 民族和种族

如果亚利安民族(Aryan)的血统和其他的劣等民族的血统相混合的时候那么支持文化的种族必定要超于没落从过去的历史看来一些也不会错误的。

北美之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种族极少和劣等的有色的民族相混杂中美和中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们常和土著混杂他们的国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

就拿这一个例子来引证种族混杂而所生的影响那中显而易见的。

美洲大陆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维持纯粹的血统而不和其他的人种相混事的他们已能够崛起而为美洲的主人假如他们能够长期守着没有混乱血统的羞耻那将永远维持着他们的主人的地位。

如果强有力的能够早早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为全世界的唯一的主宰那么在这局面之下和平仁爱或许还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理想用这原则去实施的当也不会有损于民众。

所以奋斗实先于和平。

否则那就等于说人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最高的一点而其标准则不是任何理论观念的统治而是野蛮的统治接着就发生了混乱。

我知道有人要讥笑这一种说法然而地球固旨运行于以太之中历几百万年人类所以能维持其高尚的生存的并不是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为了解自然的法则。

且能控制这法则而为人用。

也倘使这一点而忘掉那么人类又将会灭绝又到了洪荒的时代了。

我们在世界上所赞美的一切——科学、艺术、工艺和发明——不过是少数民族的创造品推究他的根原或许出之于某一种族。

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这少数民族而存在的。

在是他们沦于灭亡那么地球上的一切灿烂的文物自必也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们把人类分为文化的创造者保持者和破坏者的三种那么唯有亚利安人种方能够资格做第一种的代表。

亚利安常用极少数去征服异族而且能够得到多种的低劣民族的帮助他们利用那新获的领土的特殊环境——像土地膏腴和气候等——去

发展他们潜伏着的脑力和组织和本能。

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便创造他们独有的特别的文化这种文化起初仅有他们本身的特性后来便依照他们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发展了。

时间过得稍久他们那些征服者便违背了保持血统纯洁的原则(这原则在起初他们是固守着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们行殊的民族性逐渐消灭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创造力的民族他们是始终在创造之中的不过粗看起来不觉察而已。

他们这班人仅能认识既成的事实因为世人大都仅能见到天才的外表像发明、发现、建筑、绘画等。而不能认识天才的本身。

就是这种外表也不是他们一时所能了解的。

在民族有生活中其所有的创造力须待某种特定的环境的要求始能有了实际的应用

正像一个人的天才须得所有的创造力须得受了特殊的激励他的本身始能有了具体的表现。

我们看看那过去和现在的人类文化的传播者大都是亚利安人那就可以证明了。

为了要发展高超的文化起见那些文化较低的民族实在有着存在的必要因为只有这些民族可以当作技术工具的代替物。没有技术工具那么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发展的。

因人类发展的初期赖于驯良的兽类的地方少而赖于低劣的民族的劳力的地方多。

要直到被征服的种族成为奴隶之后于是兽类才开始遭受同样的命运普通人每以为兽类先于人类报着奴役实在是对的。

就把耕种来说最初挽救者是奴隶以示才由马来代替的只有梦想和平主义的愚人尚认为这是人类堕落的现象而不知道管是势所必然的必须这样然后能达到了某种态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对世界传播他们荒谬的大言。

人类的进步好像是去登一无尽长的梯子。

登高必须要从下面拾级而上所以亚利安人必须要遵循实际的道路去向前进行这道路决不是近代和平者所梦想的道路。

但是亚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径已经十分明显。

他是一个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从他的意志力和目的受他支配而从事工作。

但是当他驱使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时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护而且命运也比较优于前所谓“自由”的生活了。

亚利安人长此以主人自居他们不单是维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维护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本身的地位提高了或者和征服者的语言同化时那就主奴的分别没有了。

亚利安人既放弃了他们纯粹的血统那么所有的养真处优的权利也就跟着消失了。

亚利安人于是就一天一天的堕落他们陷于种族的混杂之中他们创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了终于筋力和体力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种相像而不类他们的祖先了。

虽然他们暂时仍能享受着文明的福利可是对于文明初则漠视。终也遗忘。

这就是各种文明和帝国所以崩溃的原因而各种新的创造所以也代之而起了。

血统的混杂以及种族的堕落这实在是旧文明湮没的唯一的原因。

因为人类的覆亡并非是为了战争的失败实在是为了丧失纯粹血统所独具的抵抗力的缘故。

在德文中有一个准备服从义务的要求(Pflichter fuellung)的形容字这字极能表明勇于负责急公好义的理想。

这种态度的基本观念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这是用以来分别利己主义的。

因为这个主义是指个人为社会为人类而牺牲自己的。

当理想陷入灭亡的时候我们可以立刻见到那种社会的精华和文化之必要条件也随着而低落了。

于是利己主义也就成为民族中的主要势力个个只是唯利是图社会秩序立刻废弛人类大都从天堂而堕入到地狱中去犹太人正和亚利安人相反的。

在世界上任何什么民族他们自卫本能的强盛没有较之所谓“天之骄子的民族”更强的。

他们的种族直到现在还是存在这就足以证明了。

我们试问世界上有那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太民族样历二千年而不变他的内在的特性的吗

世界上有那么一个民族所经的大变较之犹太族更甚而且能历万劫而不变故态的吗他们图存在保种民族的决心在这件大事实之中已充分地表现出来了。

犹太人的毅力发展已历几千年到了现在犹太人才以狡黠称。

从某种的意义言方面来说犹太人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的。

但是他们的毅力并不是他们自身肆达的结果是由于外族教育的功效。

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

他们的毅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得到发达的。

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

有人以犹太人和他们同类争斗——还是说掠夺他们的同类——时能够团结一致。

因而称他们是具有理想的牺牲精神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

便是这一点犹太人也是出于他们纯粹的自私心这就是犹太国家——我们且不妨假定他是一个维持和繁殖的团体——所以毫无国境可言的缘故。

因为一个有固定的边界的国家国内的种族必须具有他们理想情操而且对于工作须有正确的观念。

假命名这种概念缺乏了那么想要维持有疆界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了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了。

因此犹太民族虽然有着显著的毅力然而没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没有他们所特有的文化。

因为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东西而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

起初亚利安人大都是游牧民族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变成了有一定居住的民族了。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他们绝不是证明犹太人。

反过来犹太人决不是游牧民族因为即使是游牧民族那么依了他们的毅力所及对于“工作”概念”也抱有一个确定的态度以备为将来作发达

的基础的。

游牧民族确实有着理想主义的根本观念不过并不浓厚所以他们的生活概念。虽然和亚利安人不同。但也并不相反。

然而犹太人对于这种态度是绝对没有的他们向来不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异族的寄生虫。

他们虽然离弃了原来所住的地方然而这并不是完全出于他们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对他们的民族驱逐了的缘故。

犹太人的散遍于世界各地这确实是一切寄生虫的特征他们常常为种族竟取了新食养。

犹太人假使能够使人士相信他们的寄生生活并不是为了种族问题而是为一种特别的宗教团体那么他们寄生于异族的生活才能获得了永久的维持。

可惜这是一个大谎话。

犹太人因为要继续他们在别的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设法掩饰了他们内部的工作真相。

凡是他们的戮力愈是富足那他们的欺诈也愈能奏效。

他们欺诈的程度竟使世界上多数的人士大家确信他们是法国人或是英国人德国人或是拉丁人不过是宗教不同而已。

现在经济的异常发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会等级的变化。小规模的手工业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大容易维持他们的生活于是被逼而变为一个无产阶级了。

工人便由此而产生了。

可是不幸的明显的事实便是工人们晚年产能自谋生路。

换句话说我人们实在一无所有年纪一老即受痛苦简直不堪称之为生活。

在从前已经有过一个类似的而极需解决的方法现在已经发现。

在农工以外慢慢地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这一个阶级的官吏完全是国家的公仆而且他们也是一无所有的这种不良的情形国家为之找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凡是做公仆的人如果年老而无法能够自给的那就由国家来负责维持并且再规定退職的年金。

所以一个毫无资产的人因此而得免于社会的困顿而能融合在整个民族中了。

近来国家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他的范围理会是广大了。

几万万的人民常从农村而移居都市希望在新工业区的工厂中做一个工人以谋生活。

因此一种新的阶级确实已经形成不过并没有人来注意吧了。

但是后来必定有人要问我民族是否有力量再使这个新阶级去融合于整个社会中还是阶级的分裂将日益扩大而至于破裂

这种严重的问题资产阶级虽然不去注意而听其自然变化可是犹太人就早已想到这问题的未来的无限变化的可能性了。

他们一方面利用资本主义的手腕去遗馀力的剥削人类一方面再去对于在他们的计谋和权势之下的牺牲者去加以联络、不久就成为反功他们自己的领袖了。

“反功自己”这当然仅仅是一种譬喻因此那些说谎大家他们十分明白着怎样去假冒为善而嫁祸于他人。

他们既能够厚着脸皮无耻的亲自去领导群众群众也就从不知道他们便是向来最无耻而欺诈中更甚者了。

犹太人他们所用的方法如下是这样的他们向工人宣传假意的做出怜悯工人的不幸的命运或是愤愤于他们的困苦和贫穷借此去博得工人人们的信赖。

他不耐烦地去研究他们的生活上的实际或是想像的困难因而示引起他们改变生活的愿望。

他用一种巧妙的不可言喻的手腕使亚利安人种中对于社会正义所潜伏的要求埂趋于激烈而对于有幸福的加以仇恨。

在剂除社会罪恶的斗争上这显然是带有世界观的重要性的犹太人于是乃创立了马克斯的学说。

他把社会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学说相混合而成一片以达到他的学说的获得流行同时再在他方面使得那些自受者不愿来拥护这种要求。

他们所表现的就形式来说自始就陷于谬误而且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在纯粹的社会思想假成成具的护符之下他们既暗藏着鬼胎但又厚脸不知羞耻竟然大胆地公之于世。

他们绝对的否认了人格的重要。因而再来否认民族的重要而且再不承认民族的关系的重大了借了这一点来作为破坏人类一切文化的基本原则。

犹太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宣传分作政治和劳工运动和两种似异而实同的组织。

工会运动是一种更是受人欢迎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能够维护民工人们艰苦的生存竞争(这是多数的雇主的残忍而贪婪的措施而国家——就是有组织的社会——对工人又毫不注意那么工人们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便不得不起来自卫了。

现在国内的那些无产阶级他们竟是利令辄昏他们对于工人的生存竞争正在多方的设法阻碍他们不但反对并且还力谋破坏。

减少不人道的工作时间废止童工保护妇女改善工厂和住宅和卫生善等的企图。

那些聪明的而最狡猾黠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被压迫的可怜者尽力加以援助而且慢慢地成为工会运动的领袖——这种事件在他们是极易进行的因他们的目的不在于除去社会的弊害乃在经济方面养成一种盲成的战士以便破坏国民经济的独立。

犹太人把那些和他们作竞争的完全驱逐了出去再利用他们婪酷的本性使工会运动能够立足于暴力的上面。

凡是坚决有识的人士如果想要抵抗犹太人的引诱就莫不为了威吓所屈服着这种方法极为有成效的。

犹太人竟利用这可为民族救星的工会去实行把国民经济的基础破坏了。

政治的组织和工会是相互而行的。

因为工会是替政治组织预备群众的。

事实上是用了强大使群众硬驱入组织中的。

而且这又是不断的金钱来源使政治组织能够因此而获得维持其庞大的局面。

这监察个人政治活动的机关同时是一切有政治性曰在大示威运动之主持者。

到了最后工会乃不再顾到他们自身的经济情形而用了他主要的武器——总罢工——来推行政治的理想。

借着创办一种这合于最低教程度的刊物因此政治和劳工组织而取得了强铤的利器逐使最下层的国民竟甘心去冒极大的危险而有所不矢。

凡足为民族独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自主的基础的犹太人的报纸没有不疯狂般的绝端的加以诬蔑。任意他来摧毁。

其中比较意志坚强不易受犹太人所驾驭或者他们的戮力好像足以危及犹太人的那和所遭受的攻击更是厉害。

民众对于犹太人的真正性白并不知道而我们的上流社会他们又是冥顽不灵所以我们的民族很易被欺于犹太人的谎言。

那些上流社会他们又是生性怯弱对于凡被犹太人这谎言和谰言所攻击的人大都避而不敢接近。

同时群众又是愚昧无知他们意能盲目的相信着犹太人的谎言。

政府当局有时悚然惶恐或者对于犹太人所攻击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幸免于犹太报纸的攻击这种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来那是完全为了政府威信和安宁臺序的缘故。

如果我们来回忆着德国崩溃的原因那么他的最要的一点当然是未能认识了种族问题的犹太人的险恶这两得以的都为更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们自然是败于疆场上了。

但是我们对此还易容忍因为推倒我们的并不是失败实在是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剥夺了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酿成了这次失败的势力的。

旧帝国既对于维持我国的种族基础问题不加以注意所以对于我们地球上维持生存的唯一法则自然也忽略了。

纯粹的血统的丧失已经使这种族的幸福永远受到了破坏现在竟是愈趋愈下这影响便永远没有离开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图一切的社会事业一切的政治势力各种经济繁荣的增益。

以及各种科学知识和长进一切和一切完全付之于流水。

而维持我人继续生存的民族及其组织——就是国家——不但不能日进于安全反而日见衰败了旧帝国的光荣灿烂也不能掩住了其内部的衰弱而振兴帝国的一切企图次第的宣告了失败这都是因为不注意这重要的问题的缘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没有作战的决心的缘故便是为此。

因为这次的战争为我民族的自卫的本能和破坏我民族团体的马克思主义和平主义的相遇时的最后表示。

但是在这危急的时候国人既不能认清了内部的仇敌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没用。

上天并不来褒奖胜利者而是要循着报应不爽的定律的。

第十二章 民族社会主义

我现在来叙述我党发展的初期并且再来简略的叙述一下和它相关的事件我决计不想来涉及本党的理想目的。

因为如果把本党的目的来一一说明那就得要占去了一册的篇幅了。

因此我想在下编中来详细的谈论一下本党的党纲决定党纲的原则并且再就我们的见解去说明“国家”这个名词的意义。

我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几十万的群众而盲他们的希望大都是相同不过他们苦于不能说出他们的意思而已。

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个人勇往直前的来作战士而在后面附从的人那就有了不知亿万这确是一件大注意的事。

这种改革的目的潜伏在数十万人的心坎中经过了几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这一致的要求自己来担任领袖促其实现。

现在群众们的愤懑就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心目中都具有的彻底改革现状的势望有许多人厌恶着选举还有极端的疯狂般的左倾的人也可以作为佐证他们就是新运动所第一应该顾到的。

我们要恢复我民族的政治力势力第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应该先恢复我民族自卫的欲望。

经验告诉我们对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国家强弱的判别根据于现有的军备者少而根据于民族的显著或是潜蓄的抵抗力者多。

因为同盟条约是人所缔结的。

因此像世人都认为英国人的指挥和精神很是果敢坚毅那么我们仍斜把英国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同盟者了。

因为他们一经奋斗。

就立刻决定殚精竭力不惜时间和牺牲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最后的胜利。

从这地方就可以见到一国的军备不必随时和他国成了任何样的比例。

要把德国的目的自治国家的新运动再建立起来必须要集中力量。博取群众的拥护。

我们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丝毫没有希望而且很缺乏爱护民族的热忱凡是对内对外的强有力的民族政策无疑的必定要受到他们所对。

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很是愚昧无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极抵抗的态度去反对毕士麦因为他们素以怯懦著名所有我们也不用去怕他们有了那样的积极的反对。

但是就国内一般具有国际同情的群众而论那情形又不同了。

不但是他们的本性倾向于暴横的观念就是做他们领袖的犹太人也是愈来愈残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种运动出于自卫机的必定要被些背叛民族的党魁所反对仇视。

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复过去的地位必要首先来制裁这辈祸国的罪魁在将来的法庭之中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将不再作为通常的国事犯来审判而作为背叛民族的罪来审判。

因此不论是那样的恢复德国的独立的思想必定和恢复我民族的坚强的意志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新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唤醒群众的民族观念。

从策略上说有下面的许多要求由此发生。

(一)要使民族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就应当不惜任何重大的社会牺牲。

但是运动的目的既在为德国民族而唤醒德国的工人那么当民族生活的维持和独立还不曾受到威胁的时候经济牺牲性自然还不曾到了必要的时候。

(二)要使群众民族化那决不能去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观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唯有毅然决然地把全力集中在这种目标上。

大多数的民众他们并不是大学教授或是外交家。

一个凡是要想得到民从的拥护必须知道用那一种的秘锁才可以去启发民从的心灵。

此种秘锁并不是一客观的力量而是一种决心和毅力。

(三)如果我们为了的目的积极的指挥着政治斗争同时再努力于消灭敌人则我们必定能够获得群众这是毫无疑义的。

群众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显然相反的人握手言欢这决不是群众所能懂得的。

他们只知道强胜弱败而已。

(四)如果要把某一阶级列入于民族的全体或是纳进国家这方法并不在贬抑上等阶级而他在提高下等阶级。

但是担负这种责任的那决不是上等阶级而是正在争取平等权的那个阶级。

现在的中等阶级他们能得参与国事这并不是赁藉了贵族的帮助是靠着他们自身的实力以及他们领袖的领导。

要使现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义的国民团体其中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国际领袖的态度因为这辈的国际领袖他们是仇视着民族和祖国的。

那些工会对于政治和民族如果是具有狂热的民族观念的话。那么工人会可以使无效的工人一变而为民族中的最优良的分子并且和各处纯粹的经济斗争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倘使一种运动要使德国的工人倾向于自己的民族并且对疯狂的国际主义加以鄙弃那么必须切实反对那些大雇主所取的态度因为雇主把民族的意义认为就是雇工在经济方面应该屈服于雇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维持民族的经济只知靠着他自己的强力横肆要挟那么他对于民族所犯的罪实不下于雇主以残栈的剥削手段去蹂躏民族的劳动力从他们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这个新兴运动的同志的来源第一便是工人团体这种运动的任务是在使工人们脱离遇妄的国际主义从贫困的社会之中使他们解放出来从不他们低落的文化这中把他们知识增高起来且能在团结完善、和充满丁族感情及热望的社会中去成为一种主要的分子。

实在我们的目的并不愿意在民族的壁累之中欣起了变动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员改变了他们的态度我来信奉我们的主张。

整个运动的方针对于这原则是极关重要的。

这种一贯而明显的态度必须要表现于史党的宣传之中(这态度是宣传者必须具有的宣传的内容与方式必定要能够感动群众并且再观察其实际的成绩是怎样那才可以测验这种宣传的是否正确。

在群众的大会之中效力比较最大的是演说这演说并不在能感动知识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众的意思。

要使政治达到改革运动的目的我们决不能单由苦心劝导。或是感化当局的方法便能到目的的。

唯一的方法便在夺取政权。

然而仅仅把政局变动了一下因而便取得了行政权这是仍能认这种“苦跌打”(Coup d'etat)为成功的。

必定要革命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已经实现而且为民族所造的福利较旧时代使大家所享受的为多。

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盗匪行为的德国的革命暴动根本不足以语比。

但是假如夺取政权是实现改革的前提那么把改革作为目的的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便当为民众运动而非文人的茶话会和游艺会这个新兴的运动在本日和组织上虽对议会加以反对但是在原则以及和党的组织上便否认取决于多数的任何的原理这个原理的含义谓领袖如果是仅仅维持秩序和执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见那是对于他的身价有损的。

依照了新运动的主张不论事件的大小领袖是具有绝对的威权并且还负有完全的责任的。

把这种原则去贯彻于全党并全再推行于一国那就是新运动主要任务的一种。

最后这种运动它认为它的任务并不在恢复那一种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对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创立民主政权和君主政体所依着维持的基本原则。

它的使命并不在建立一个君主政体或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是在创立一个日耳曼的国家。

这种运动的内部组织并不是一个原则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便利的问题。

最优良的组织必须使领袖和党员间的隔阂尽量的减少因为组织的使命是要把一个确定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常在一般人的脑中造的——输入民众的脑海中而促其实现现在党员增加的时候必须要成立支部这支部便是将来政治团体中各地的细胞组织。

这各运动的内部组织应当依照下列的纲领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于慕尼黑一地。

训练忠实党员并建立一学校以便为这种理想作将来的宣传。

把现在在这里所得的显著成功作为将来取得必要威权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领袖的权威已经得到了绝对的公认之后于是再来成立地方的支部。

做领袖所需要的资望不但是意志并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较之由纯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为重大才能意志和坚忍三件事完全集于一个人身上这人便是最良好的领袖。

一种运动的将来是有赖于从事运动者的狂热(甚至是偏激)他们把这运动当作唯一的正当的运动极端反对那性白相似的其他的组织。”如果说一种运动和他种运动联合起来便可以增加力量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运动的目的也许是相似。)我向来承认运动数量的增加便是范围的扩大但是那些浅见的人在他们的眼中看起来以为就是势力的增强其实徒使这运动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种子。

凡是一种理想所寄托的无论什么组织它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宗教狂热和那能容忍的固执的精神他们攻击其他的组织坚信着人家都是不对的只有我是的。

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并且以这种武器那众。这理想奋斗于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凡把压迫加之于这种组织那是恰好使其内部的实力增加。

基督教的伟大并不在于委曲求全而使教义和古代类似的哲学思想相调和是在于他们对于本身的教义努力于坚决和狂热的宣传到及辩护本党的同志加于民族敌人的一切仇视以及这种仇视的表现用不到惊奇看作这是平常而当然的事。

因为谎言和诽谤根本和这种仇视的表现是不能分离的。

不论是那一个凡是不受犹太报纸的攻击、诽谤和污陷的那么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的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社会主义的信徒。

欲判断他的意见人价值信念的确否以及意志的强弱完全可以用我们民族的公敌对他所示的仇恨来做最适当的标准。

我党必须竭力从种方面去提倡尊重人格并且还须牢记着下列的各点人类的一切价值完全是万之于人格之中每一个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个人的创造的结果崇拜伟大不仅是对于伟大的羡慕而已而且是团结一切羡慕伟大者的连锁。

实在人格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的。

我党运动的初期因为声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视因此曾感受县极大阻难能否成功便成为极可疑的问题了。

凡是一切有牵涉我们的事民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在慕尼黑除了少数的党员和共极少数的熟人以外竟没有人知道了我党名称。

因此要扩充这一个小小的集团吸收新的党员使我党的名称传闻于世上就成当时的要务了。

为这缘故我们便每月开会一次后来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开会的通知书一部份是用打字机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写的。

我记和有一天我亲送出去的通知书有八十份之多当晚我们就告候着群众的莅临。

把开会时间延迟了一小时以后出席者还仅仅只有七八人于是主席宣布开会。

但是开会以后也不会再有人继续的来到。

于是我们几个穷人大家来捐集一些微款设法在当时独立的慕尼黑观察报(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个通告开会的广告这一次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我们预先租好了一间屋于作为会场到七点钟的时候出席者达一百十一人于是立刻就宣布开会。

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学教授致词。

次由我来演讲我演讲历时三十分钟。

我久已自己感觉到有讲演的天才不过不敢确定这一次便证明了。

在三十分钟之后这一产小厅中的听从经了我的激动大家极为兴奋仿佛是受到了电流般的竟会因了我的演词而使他们自愿的来捐助三百万马克作为会中的一切费用这件事实在使我的心中大为安慰。

在当时我党的主席哈勒先生(Heer Harrer)他原本是一位新闻记者。

此人常识渊博但是可惜缺乏做党魁的能力。

他不能来向群众和为讲演他的工作虽然确切谨慎但是因为缺乏说话的天才所以没有特别动人的力量。

安顿·德莱克士勒先生(Heer Anton Dreher)在当时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仅仅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说家又不是军人。

而且他从来不会在战场上服役过他除了生性优柔寡断之外又不曾受过刚毅果敢的训练因此他们两人对于不论那一种的运动都不能使人发生狂热的信仰获得成功。

我本人在当时仍旧是一个军人凡是一种运动它所标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众的拥护那么欺骗民族的马克斯派必定对它有所仇视因为群众向来不去听命于国际马克斯主义和犹太交易所的许多党派。

“德国工人党”之名称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个的冬季我们的奋斗就是在巩固新运动胜利的信仰并且使之成为狂热而有移山的力量。

在达好埃儿街(Dachauerstrasse)“德意志”(Deutsches Reich)大厦的聚会又证明了我的主张是不错的。

当时出席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二百我们在经济上的以及和民众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荣的。

十四天后到会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百人了。

我们这个新兴的党所规定的党纲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词这是很有理由的。

因为这一个字的概念漫无限至那种表示不能作为任何运动的基础而且对于这一个名词所隶属的人也是没有一定的标准。

因为概念在实际上是模糊而很难确定的而且解释纷歧意义广泛被人滥用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

如果把这种含糊不定解释纷歧的概念用之于政治斗争那么势必破坏了斗争中有着共同的目团体。

所以要达到这种目的决不能任务人去自行决定其志愿和信仰的。

我郑重地来警告这个新运动不要坠入敢所谓“静默工人”的陷阱中。

他们不但是懦弱卑劣并且还无能懒惰。

一个人能够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机和捕救方法的他们责任并不在“默然”着去工作而在公然的铲除罪恶力谋捕救。

如要他在这方面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个不幸的疏忽职责的弱者这并不是由于懦弱却是由于懒惰和无能。

这大多数的“静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

他们既是毫无能力了但是还要用饰词来欺世人他们既是懒惰不堪了但是还要自夸从前的静默工作使人认为他们是十分勤奋的。

总而言之他们的欺世盗名实在是政治上的投机份子而且还仇视他诚实的工作。

不论任何的煽支家。他如果有勇气在酒店中和他的敌人对抗毅然
的为自己的意见申辩那么仅仅这一个人的影响已经胜过一千个鬼鬼崇
崇而狡猾的伪君子了。

在一九二〇年初我就坚持着要举行第一次的群众大会。

在那时我们党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赞成我所定下的时间他就自动
辞职了于是由安顿·德莱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erxler)继任。

我自己则担任宣传工作努力进行。

第一次的群众大会我们定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举行当时我
党还不大著名我乃亲自安排一切。

我们选定了一种红色因为这种颜色最能惹人的注意并且还能使敌
人受到一种刺激给他们一个深刻的印象。

七点半钟开会七点十五分钟的时候我走进慕尼黑卜拉茨尔
(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厦(Hofbrauhaus)的礼堂真是快乐得心花怒放。

在礼堂(当时我对这礼堂觉得很大)中拥挤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听
众。

第一个演说者说毕了就接着起来演说。

在几分钟之后有一部分听众对我鼓噪礼堂中当场发生了骚动少数
的武装同志和其他的党员起而加以制止并设法使秩序恢复。

于是我乃继续的进演在半小时之后喝彩的声音已压倒了喧嚷和叫
骂的声音了最后我把二十五条逐条的解释礼堂中在我前面的群众已经
一致的新觉悟、新信仰和新意志了。

热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炼出了宝剑决心为德国的西格弗里特瑶
(Germanic Siegbried) 恢复自由并且为日耳曼民族恢复生命。

在下编中我将把决定党纲的原则来详为叙述一下。

那班所谓知识阶级的人他们吹毛求疵曾经给我们以讪笑和揶揄。

但是我党党纲的成效就已充分证明了我们在那时的见解是正确的。

第一章 世界观和政党

一种新的运动第一要能够贡献——些新的世界观而不专门去替政党号召选举倘使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种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到党员的内心那么这种新运动在从事于伟大的奋斗的时候必定难于得所需要的权力这是十分明显的。

各党的党纲屡次的加以修必在这时候一切卑劣的动机往往就反映了出来这是我们必须切记的通常各政党的所以采用新党纲或者是改变旧党纲者他们的动机之一便是顾虑到下届的选举而已。

议会的选举结束后议员获得了任期五年的美款。

他们便每天早晨赴议院去。

议员未必入内办公可是签名画到那是天天如此的。

议员如果是为民宣劳天天签到那么他所领的薄俸实在是应得的报酬。

天下事情的最令人懊恼的莫过于间眼见到议会辨事的真相以及他们层出不穷的欺骗。

这议会程度决不能增加了小资产阶级的实力来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组织。

那些议员们对于这一点竟未曾熟虑到。

凡是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政治斗争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各夺取国会中的议席至于信仰和原则那是都可以随时抛弃的。

所以他们对于党纲的决定和力量的估计也都依了这种旨趣为依归。

这样的政党决不会号召民众的魔力因为要感动群众业而吸引群众唯有伟大的高尚的理想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大无畏的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当敌方用了最凶恶的武器来破坏固有的秩序的时假另一方面想要谋抵抗那只有建设一种新的信仰(就以我党而论便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仰)放怯弱的防守态度而改取一种勇往直前的攻势。

“民意”(Volkisch)的概念恰好是像“宗教性”一语一样的漫无限诠释说纷歧。

这两个名词都含有某种基本的信仰。

而且两者虽然都屑重要然而涵义空泛必须要使其成为政党组织中的基本元素之后才能承认了它们的价值这是一种差强人意的见解人类不能单靠感情来实现改革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正和不能单靠普遍的渴望以争取自由是一样的。

争得独立的理想必须要有武力的组织而后民族的愿望才能得到了圆满的实现。

不论那一种世界观虽然是万分的正确而且有益于群众可是在原则上如果不是以武力奋斗作为基础那么就不以建设起新国家来而且不是等到奋斗已经获了重大胜利和党中的信条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新法律的时候这种奋斗的运动也不能自成一党。

一般人对于政治的见解。

大都具有下述的观念创造力和教化力这是应为国家必具的特性国家是在经济上所必然的产物充其量也不过仅是政治力的自然结果和种族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种基本见解如果加以推阐起来不仅要使人误认种族的原动力而且对于个人的价值也半来无从去加以评断。如果把各种族创造文化能力差异来加以否认了那么判断个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发生了荒谬。

假设一切各种族的性白相等那么一切民族甚而至于个人都没有区别可说了。

所以常有国际性的马克斯主义他的本身不过是一种普通的世界观(此说由来已久)经犹太人马克斯刊行于世于是便形成成为政治上的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性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上信条了。

这种学说倘使不用毒恶的手段来作为基础那么在政治上决难获得了非常的成功。

马克斯仅仅是千万人中的一人他能够用预言家的眼光认识了这腐败世界中的主要的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釀成浓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毁灭世上一切自由独立的国家。

马克斯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

因此马克斯主义便成为现在普通的流行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了。

亚利安种族的存在实在和欧洲社会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倘使有一天亚利安种族消灭或是衰微了那浑浑噩噩的黑暗时代势必再重现于世上。

无论那一个人如果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凡是要消灭人类的种族因而使人类文化有了破坏这是应该认为是一种罪大恶极。

无论那一个人他如敢打倒天之骄子。那就是他违背天意而自绝于天国。

在遥远的将来我们都深切的知道人类必须要应付这种种的难题到了那时最高贵的民族必定做着世界的盟主而且受万国所拥戴。

不论在什么时候世界观的建立必须把它的理论明确的宣布于世。

酝酿中的政党它的党义和党的关系恰好是像教义和宗教的关系。

所以民族主义世界的理论应该锻炼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御——恰好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趋于国际主义一样。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便是以此为其努力的目标。

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务就是在从那些庞杂的世界观的材料中去抉择出它的中心思想而使这中心思想成为简明扼要类似教义这样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诚团结。

换一句话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须要适合于民道德世界观的重要原则而且须注意于实事求是顾及人类的才力和弱点把这种原则变成政治的教条当这种方法已经使群众淀以了严密的组织的时候这种政治教条必定是世界观最后胜利的先决条件。

第二章 国家

一九二〇——二一年间小资产阶级中的人士他们大家都责难我党的新运动说我党对于国家是抱着反对态度的所以各党派的政客们大家都主张采用种种方法来扑灭这新世界的理论的战士。

他们在意把小资产阶级来忘掉而在小资产阶级所谓国家。已经不是纯一组织“国家”一个名词并没有一定的定义。

各党派的政客他们大家漠视这种的事实大家都置之不问。

然而在我国国立各等学校中的法律都是他们在讲解国家法律的时候无非来强词夺理对于豢养他们的中枢解释他是不存在的必要而已。

一个国家的组织愈是不良那么世人来解释他的存在的目的也愈是奥妙解释譬如生于二十世纪最恶劣之畸形国家中的大学教授他们极要畅所欲言的来说国家的意义和目的这岂不是一件难事吗

德国的人民大抵可以他成为三派

第一派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人民自动结合而受治于政府的。

从他们的眼睛里看起来国家的存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他们因为要贯彻这一种疯狂谬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把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俯首贴耳来尊重“国家的威权。”因此在一反掌之间他们立刻手段变成为目的国家不复是为人民服公役的人民反以崇拜国权为人生的目标而官僚便是此国权所庇护的。

第二派他们不相信以树立威权为国家唯一的目的国家也应当计及国民幸福的增进。

这一种国家观念错误在含有不大正确的“自由”思想。

实际上一种政体不能因其存在的缘故就说它是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适宜与否还须加以考核。

我国的纯正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民产党人都赞成这一种主张。

第三派的人数最少。

第一派的主张联合语言相同的民族去实现一种空泛的武力政策国家是不过实现这一种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来抱着上述各种见解的人喜欢滥用“日耳曼化”的一个名词。

我还能想到当我在少年时化这个名词竟怎样引起了可惊异的错误观念呢曾经听到“泛日耳曼”一派的建议。说是如果得政府的助力那么奥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实现了。

真是出入意料之外的有人以为一个黑种人他们因为学过德文的而且终身讲着德语并且为德国的某政党投票就可以变为德国人。

然而我们不能想像他是能变为德国人的。

这种办法实在就是种族混杂的开始。

从我们的情形看起来这并不是日耳曼化实在日耳曼成分的毁灭而已。

民族或是人种的鉴定在乎血统不在乎语言倘使能够改变了人种的血统后才能说到同化。

但是血统的改变势所难能所唯——的方法就是血统混合要是真的这样了那么优秀种族的品白必至低落无疑。

从历史方面去观察我们的祖先用了武力征服这一块土地实行日耳曼化这是大为有益的因为居定在这地方的大都是德国的农民。

如果一朝引进了异族乱了我们的血统那就要有不幸的结果发生这结果就是使我们的民族性毁灭殆尽。

我们顺有这个根本的认识。

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国家虽然是形成了人类高等文化的基础但是国家并不是创造文化的原动力。

能够创造文化的仍旧是赋有天才的种族。世界上仅有几百个模范国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亚利安族如果一朝衰替了那么现在最高民族的文化也将不再存在。

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倘使人类的高等脑力和适应能力。

因为同有种族为之护持而致丧失了那国家虽由人民来构成也岂能防止了人类为之灭亡

国家的本身并不能产生一定的文化标准国家仅能把决定这项标准的种族集纳于一处所以产生高等人类文化的必要条件产不是国家而是优秀的种族。

赋有文化和创造天才的国家中是种族即使因为环境恶劣而不能发展但是他的才能仍旧是潜伏在这种族之中的。

所以如果说纪元以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种粗野的蛮族实在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的祖先是一种文明的种族决不是蛮族。

他们聚居于气候严寒的北国环境把他们束缚了使他们的创造性未能发展。

假使没有古化典型文化专美于前而我们的祖先得宅居于环境较优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舶器械以谋进展那他们创造文化人潜势力必定能够磅礴于外因而产生出灿烂的文化和希腊文明先后的交相辉映了。

民族德国国家所努力的主要的目的是在保存种族原有的一种特白这种特白是利用学术的有机体它的使命不单是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还须继续着培养它的赓力和想像力使它达到最高的自由的境域。

现在我们因国家而受以的压迫乃是人类极端的错误的结果将来的后患是谈都谈不完的。

世间的一切因了我们的思想就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党员认为是乱党对我们横加污蔑这是我们并非不知道的。

然而我们万万不可以因了一时的毁誉便就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必须要坚决的服应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我可以确信后世的人他们不仅要谅解我们现在的行动并且还要认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这是我们必须加以牢记的的国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托于民族中国家的责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组织力以求达到促进民族的自由发展。

可是我们试问一下德国人所需要的国家究竟应去该怎样组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明了国家的旨趣是在容纳那一种人民和完成那一种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民族的中坚的组织它的种族的成份已经不纯粹了。

各种复杂的成分尚还没有完全融化我们便不能断定德国的民族是一种新民族。

反之从三十年战争以来德国的民族因了血统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是摧毁了我们的血统并且还摧毁了我们的灵魂。

我国的四境门户洞开四邻的异族不时的从边陲徙居于内地。

外力的侵袭继续不断实在没办法使我们的血统能够完全融化的时候。

凡是血统单纯的民族他们都具有合群性能够在民族凭于危急的时候共同一致的起来禀侮救难可是我们德国人就缺乏了这一种天性。

这种缺陷使我们受害很大。

因为德国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国内的群雄大家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结果把德国的民族自主权利完全剥夺得没有了。

一个有生命的国家应当以实施较高的理想为标志而去代替毫无生气的只为它本身图谋生存的组织。

德国人应该国家的权能把一切德国人团结起来还须从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选择原有的优秀分子而加以维护更须逐慢慢地使它取得统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的现在统治我们的国家的官吏他们是乐于维持现状的他们决不愿为了未来的幸福而去奋斗。

在他们眼中看起来国家好像是架机器单为维护他们的生活而存在的所以他们常常爱说他们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照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为这新的理想(这种的理想和事物的原义是完全符合的)而去奋斗那么在这些行尸走肉的无用的人群之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

只有国内的那些头脑新而有着壮志的老年人愿来和我们拉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谈不到的。

我们必须记着如果把一个民族中的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完全团结在同一的目标下面并且摆脱去一切群众的惰性那么这少数的出类拔萃的英俊必定可以成为多数人的领袖。

世界的历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数人因为这少数人他们实在具有最多的民族的意志与和毅力的。

因此有些事在多数人看起来是不利的实际上倒就是我党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党的事业是那样的繁重艰巨所有加入我党去共同奋斗的多数都是些骁勇之战士这才有希望我党成功的保证必须在选择优秀的战士上面。

如果说异族杂交后。

较高的民族能够保留他们固有的品白的话那么那些杂种迟早必致衰亡。

如果说文化比较高的种族因了杂交而失去他们固有的品白那么那些杂种必定不会不灭绝的忧虑。

复兴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势利导就是缓进也不妨的。不过我们必须奠定我们的基础这种程度才能慢慢地驱除去败坏我种族的毒素。

不过这是假定基本种族的品白还存在而血统的破坏受了戛止以后的话。

民族国家的紧急任务就是在于改进婚姻的戛度使它免得在种族上永久的留着污点婚姻必须看作是神圣的戛度用以来创造像神的人类。

而不是创造半人半兽的怪物的。

站立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出而反对上面的主张他所持论点是和时代不合的。因为吾人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既是允许腐化份子繁殖子孙而贻害当代流毒后世一方面又可能允许药商小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节戛生育的药品。

在这自称臺序井然的近代国家中一就是当这民族中的小资产阶级雄视一民的时候一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癆、和其他的遗传病的人以及残废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种罪恶反之如果有几百万健全的国民他们实行节戛生育。

那就不算一回什么事不认为是违犯了社会的道德从他们这种浅陋的思想上看起来反而可以引为没有头脑的人安慰的。

不然他们势必忧虑怎样去和对于民族的健全份子的保护。

以后的健全份子对于他们自己的后代应该担负起同样的职务。

理想和荣誉在这整个戛度是多么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过且过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为后世去培植最优秀的人才。

民族国家的责任就是在捕救现在所怠忽的一切事业。

民族国家必须命名使种族成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设法使它保持着种族的纯洁。

民族国家必须认儿童是民族的无上宝贝

民族国家只许健康的国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残废者的生育认为可耻。

如果他们能够戛止病人或是残废的人的生育那是很光荣的一种举动。

反之凡剥夺民族的健康儿童就应该加以痛斥。

国家应该把极新式的医药来供给这种公认的用途。

凡是有疾病或是遗传病人的缺陷的人国家应宣布着他不宜生育的理由并且来实行加以禁止。

国家又当注意健康的妇女的生育以免因穷困而受阻碍因为穷困常使人看作生育并不可喜反而是一处父母的累。

国家教育国民的时候应该使他们明了疾病和衰弱并不是可耻。

实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无辜的儿童那么不但是有罪而且是可耻了。

如果有一个患有残疾而思想纯洁的人他愿意放弃他的生育权并且把他的慈爱的心去给予毫不相识的贫儿而这贫儿而这贫儿的先天健全将来可以做强健的国民的这就可以说是高尚人的表现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

国家从事于这种的教育工作尤应该注意于知识方面的实际的启发。

这种工作不问人家是否能够明白是否受人的欢迎国家理应毫不顾忌的力行不解。

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意识必定能够创造出个光荣的时代来以了那个时候人类不会再去用人力注意于马、狗、猫等的种类的改良而注重于提高人类的本身到了那时候世界上的人或许因了知识上的觉悟竟是毅然放弃他的生育权了或是甘心牺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

现在的人因为遵守教律而甘心抱独身主义的在这世界上正不知有了千千万万那么将来毅然放度生育权的中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如果一时代的人他明知自己有着某种缺陷而竟伪称没有补救的方法而苟且图安那么这种社会断无幸存之是可言。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便是这样的。

我们不再被他们欺骗了。

我国的资产阶级人士的腐败现象已经达于极点他们决不能担任任何的文化事业的。

我以为他们的腐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堕落而是由于他们的懒惰性成积重难返。

所谓政治团体概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们早已变为特殊阶级和职业的代有团体。

他们除了尽力去维护他们本身的利益以外对于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顾问的。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之政治团体他们绝对不适宜于奋斗了。

国家的责任是把青年锻炼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发扬未来的种族。

要达到这个目的国家举办教育事业首先应该注重国民身体之锻炼而并不是单单知识的灌输。

因为有了强健的身体然后才能使他殫力发展。

国民性的陶冶也是应当注重的尤其应该奖励意志毅力、和责任心的培养最后乃授以纯粹的科学知识。

一个国民如果他有健全的体格坚定的性情并且富于自信力和意志力那么他虽然仅仅受的是普通教育实际上他比了解常识淇深的体白虚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

这一点国家是应该知道的。

所以在民族国家中国民的身体的锻炼既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仅仅和他们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和社会没有多大关系的次要事件实在保持民族的必要的要素国家是应当来加以护持的。

教育的工作国家应该好好的分配应该使青年男女在童年的时代就受到相当严格的锻炼养成他们将具有耐劳耐苦的体格。

这是政府应当特别加以注意的万勿造成那“足不出户”的没用的国民。

民族国家的一切学校应该增加运动的时间使大家去作身体的锻炼。

不论在早晨或是下午儿童们每天至少应该有一小时的体育的训练。

游戏和体操并重拳术一项有许多国民每看作粗暴无用实在是绝不可少的号称曾受教育人士他们对此每持一种谬见这是殊难索解的。

如果青年练习剑术以备决斗之用他们便视为高尚如果练习拳术他们便认为粗暴这种理由究竟在什么地方须知拳术一项最使人鼓励起战争的精神养成一种灵敏的决断力并且能使身体顺应自如。

倘使青年用利剑来解决争端那比了拳斗不是更粗暴了吗

假使我国家知识阶级能够把他们注意虚文的时间和精神来注意拳术那么一切暴徒判党式的德国革命的骚乱或许不会发生了。

因为骚乱之来实在是为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不知培养普通的人材只知道造就那些官僚、工程师、化学家、文学家、以及保存这种知识的大学教授。

在知识方面的成就我国往往有出人头地的地方然而出于意志力的培养那就不足一评了。

我们日耳曼民族现在已经陷于崩溃没落之中到处被人虽以唾弃所以国民必须由自信力去产生自觉力这才能挽救危亡。

这种自信力必须要自幼培养成功的。

青年所受的教育训练应该要造成唯我独尊的一种自信力。

同时青年必须由体力和武术方面示发信仰确信他们的民族是不会被人征服的。

因为德国军队从前的胜利完全是靠着他们个人的自信而且能够共同的信仰他们的领袖。

唯有这一种信念才能替德国的民族去争回自由并且恢复过去的尊荣地位。

然而这必须有待为亿万国民都具有一种同感然后这种信念才能生出来。

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民族的腐化既是很厉害那么将来要图恢复也必须有极大之力量才能消灭这不幸的情形。

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容轻忽的。

惟有整个民族团结一致表现出一种伟大的意志力专心一志地渴望着自由和恳挚那我们才能恢复一发的旧貌。

民族国家具有锻炼青年体力的责任这种的锻炼不仅是限于青年的就学期间就是青年离开了学校以后如果他的身体尚在继续发育之中仍应该加以注意他们的发育健全。如果使青年们的学校生活完毕了。

国家就中止了他的监护权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时候再行加以监护。

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

国家对于青年的监护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这是永无终止的时候的。

军队是最高的最后的国民教育无不是单单学习工步走、立正等便算完了。

青年入伍生自然要学习军器的动用亦应该注意于未来生活的训练。

从军以后青年就变为成人了不仅须养成服从的习惯而且还当给予军官的训练使他们将来有指挥的能力。

不仅须默受正当的责备在必要的时候且须能忍受不干的事而毫无怨言。

一个青年自己既有充分的自信力再加上军队的团体精神那自然能确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不会屈服于人家的。

青年于军队服役结束之后必须有两种证明书一种是公民证明书许可他在一切的公共机关中服务一种是健康证明书证明书证明他的体格健全可以结婚。

关于妇女教育第一应当着重地体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铄育妇女教育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培植未来的良母。

在大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从各方面听到指责国人的不能缄默致把重要的消息泄漏于敌人。

我们不仿先想一下在战前的德国教育是不把缄默作为一个人的美德吗不我国现行的教育程度对于这些当是当作不肖注意的琐事的。

在诉讼上的毁谤案件什么是起于不能缄默因此而耗去了巨额的讼费。

言语不慎每多败事我国的国民经济时因任意泄露了开业上的秘密而蒙受损失在国防上的秘密准备也因为国民的不知道缄默而失去了效力。

在战争的时候国民随便的谈论军事常常足以使战事失败战事的结局不良主要原因学是在于国民的多嘴。

我们须知道我们的习惯不在少年时代先养成了到了壮年那就不能再养成了。

现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

今后我们应当改变方针。

诚实、牺牲和缄默三件事都是伟大民族所必具的美德。

这三种美德的陶冶实在比了现在一切学校中的任何什么课程为重要。

所以民族国家的教育应把人格的修养和体格的训练并重。

现在我国的国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经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以证实的训练即使不能把这种缺陷根本铲除至少也可以大加纠正。

我们国人对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两月的处处失败每多怨言说上自国君下至下级军官竟没有人能够敌忾同仇和敌人决心作战。

实在大家都知道这种可怕的事实是导源于我国教育的缺陷。

平时大家都不屑注意的琐事观在乃实在冤大的惨祸了。

我国现在之所以不能切实的抵抗这并不军备的不足实在是意志的缺乏。

国民缺乏意志积习已深对地稍有危险性的事件大都踟蹰不前仿佛任重致远用不到什么胆力的。

一个德国的将军曾经得到一个公式很足以暴露这种优柔寡断的弱点然而他并不自知他说“我在作战的时候如果胜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决不敢动”这“百分这五十一”便是德国的惨败的惨剧的主因。

国民缺乏责任心这是由于青年教育的不良一切的公共事业没有不受到这种不良教育的薰染在议会程度一种缺乏责任心的弊病已经是达于极点了。

民族国家既须用全力去培养青年的意志和毅力也须养成青年从小就乐于负责的勇于改过的习惯。

现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大都以科学训练为唯一的目的而民族国家的教育应该采取科学训练而略加修改。

修改的旨趣可以分三点来论述。

第一现在一般学校中的功课百分之九十一不是青年学子所需要的所以把这种课程强迫去灌注于青年的脑中青年每固不需要而易于遗忘。

例如一个寻常的公务员他曾毕业高等学校的文科或是理科到了他们年龄在三十五或四十五的时候试部当年所给他注入的知识尚能记忆的有多少

我所说的关于学校中的功课已经足够为大多数青年国民所享用如果青年们想再进而去研究一种专门的学问例如语言)也可据此作为基础再依了他个人的志愿而加以学习。

学校中的学生对于体格的锻炼以及其他必要的修养学校中应该定出充分的时间来的。

历史的教学方法尤其要加以改良。

现在的教学历史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实例中所得的结果。那是至堪痛心的。

因为所教者不过是一些少数的日期以及生死的年代、和人名地名而已。

至于大纲要领倒反而概付阙如。

他们概不把根本的要点来教人仅由那些少数的具有天才的去自行发同无数日期和史实中的意义。

历史教材必须要减少因为我们读史并不是单单研究已往的陈迹实在要去找一种教训用用作未来的警戒民族前途的殷鉴。

我们对于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体而盲罗马史不便给予现代人以一种良好的教训就是推之于百世也是一样的。

民族国家应该加以注意我们必须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这著作是把民族问题放在居首要的地地位的。

从将来从中于职业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的教育我们就可以知道出身于三种学校的学生他们都能从事于同一职业从这一件事上足以证明现在我国的学校一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对于学生的未来的职为很少有过筹划。

所以我国的普通教育比较的还算有些价值而专门教育那就无足称道了。

凡是一件事需要到专门知识的在我国中等学校的课程中可以说是毫无准备的。

像这类的缺陷我民族国家极应设法弥补才好。

第二普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必须要严加区别。

因为专门的技术教育既是有降为拜金主义的危险那么普通教育至少在理想上及应设法加补救。

工商业的工艺科学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会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于牺牲乐于退上的社会中如能发达这一个原则我们当牢记勿忘。

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普通所给予人民的除了狭义的爱国之外不再有其他的东西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观念不过对于那些王侯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正伟大始终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

因此这时我们的人民对于德国的历史只有一些级残缺而不健全的观念历史的要义逐失掉了。

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没有人能够真心爱国那也不足怪了。

怎样去使学校的儿童崇拜我国的真正的伟大英雄而且怎样去集中中国人的注意力于这等人物以激发他们的敌忾同仇的心理这些问题国人对之更是茫然不知所了。

德国自从革命以后那些忠君的观念慢慢是熄灭了教授历史的目的只在求取知识而已。

我国同在好像是用不到爱国热忱。

在共和国中爱国心实在也难有持久的力量。

如果在大战期间以“拥护共和国”口号来向德国人相号召那么这次的战事不能支持有四年半的长久。

共和国的轻度极能投合世界各国的人的口胃。

因为粗暴的人决不会怯弱的人被人所喜为的是他不能怯弱者的易于受到利用。

所以敌人同情我国的政体这实在是出于一种恶意的批评。

敌人的赞同德的共和政体并且任其继续维持这没有别原因不过是想来奴役我民族而已。

而这种下政体最能为上作作的缘故。

民族国家应该为了存在而奋斗。

道威斯(Dawes)的建议对于我国的自卫产没有什么的帮助。

我们为民族的生存计为国家的自卫计我国所需要的正是世人所信为可弃的因为我国的形式和实力愈是完备而愈有价值那么敌国对我们的愤恨和仇视也愈深。

国家最良好的屏障是公民而不是武器。

国家所赖以捍卫的不在坚固的堡垒而在举国一致的男女的热心爱国。

第一就是科学教育民族国家必须把科学看作是增进国家荣誉的一种工具。

这不单是教学世界史应当依照这种观点就是文化史也是一样发明家的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发明家实在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同胞。

一种丰功伟绩能够受称赞这是因为他是建树我民族的一员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

我们应该把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来晓示青年给青年以一个深刻的印象使青年们成为爱国思想的台柱子。

民族主义决不可有了阶级的偏见。

一民族之中必定要没可耻的阶级这才可以夸示于人反之如果一个民族之中在半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甚而至于堕落那么情形既是这样还有

什么可以向人夸耀的地方呢

我们必须等到整个的民族处处地方都健人了而后我们的人民才可以表示属于这民族为光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的光荣。”但是这种荣誉只有当人民知道民族的伟大时候才能获得。

现在大家都骇怕着和人家发生冲突这就是一种民族的懦弱的表现。

不消说这世界确实有剧烈的急变之中。

变化的结果究竟是亚利安种族的福利还是犹太人福利这实在是一个问题的焦点。

所以民族国家的重任就是给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种族得以保存使能够适应世界上最后而又最大的战斗。

那得到取最后的胜利的必定是抚发戾人的民族。

从种族的分布看起来这种青年的教育应该以军事训练来完成恰恰像德国寻常的国民的教育应该以军事训练作为最的的阶级。

国民的身体筋力的训练虽然应被民族国家所重视然而优秀国民选择也是同样重要的。

现在的人。

对于这事件的措施每多轻率。

照例处境富足的上流社会的子女他们较宜去受高等的教育。

至于天才问题那是还是在其次的。

因为所谓的天才只有相对的价值一个农夫的子女他的天才或许会远胜于世家缙绅子弟然而世家子弟的知识较高这实因为他在幼小时候已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见闻较广所得的印象较富这是和他个人的天才是无关的。

硬学来的学问根本谈不到发明只富于天才的人才能谈以发明可是现在的德国人大家都不为重视这一点只知道重视分数的多少。

民族国家必须要另负一种教育的任务就是国家不应该把任命权支委之于某一阶级应该从全国的民众之中去选拔出一些有才斌的人士来出任要务。

对于寻常的獐国家本来是应该人他们受规定的教育的尤其是应该使具有天才的国民享受充分的教育机会。

国家的高等教育机关应该尽是开放不论阶级不加歧视这种措施实在是国家至高无上的职责。

国家所以应该注意地这种事情尚有进一步的理由。

在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素来和民人隔绝的故所以和下层民众更是漠不相关。

因此就有两种不良的结果产生了。

这两种不良的结果一是知识份子对于干民隔离太久所以对于群众心理茫然不知

因而对群众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样的毫无关系。

二是知识阶级缺乏最关重要的意志凡是知识份子他们比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比较的要毅力薄弱些。

我们德国人不是缺乏知识不过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

懈们不妨举例来说我们试看我国的政治大抵他们的知识愈高他们便愈是层弱他们事业的成就也愈小。

在大战的时候我国的政治方略和军备都不充分这并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缺乏知识实在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太高他们的脑中充满了知识反而没有健全之本能以及毅力和勇气去叫一个文弱书和去担任联邦的总理要他去领导群众掇作牺牲的奋斗这真是我民族的一个大幸。

向使领导都不是像如贝特曼·霍尔威克(Bethman—Hollwg)一流的人物。而是中国的健将那么沙场烈士的热血也不致完全白流了况且我国领袖他们大都傲慢浮夸这不啻暗助着十一月革命的叛徒使之乘虚而入。

我国民把本身的福利去托付给他们他们不能用全力来替我们增进福利反而用了插劣的手段为阻遏我们国民的押民的福利这就是知识不足成事反足以帮助了敌人。

关于这一点罗马公教会便是良好的例证这是可供给我们作为参考的。

教会有禁止结婚的规定所以独身的牧师在选取继任者酌时候必须从民间去选取则教士内部没有承继人的。

普通人大都不明白这种取缔结婚的特殊意义不知道罗马公教会的力量就是以为基础的。

民族国家的责任是在尽它教育的能力注意于吸引下层的新进优秀分子去更换那些知识阶级。

国家应该十分的小心从全体的国民中去慎选卓越的天才服务于社会。

然而在现世界的情状之下这事件是很难办至的。

一发的事业大都虽具有物臼和理想的方面的价值完全要看它所成
事为重要性然后看这重要性的程度怎样再来给以相当的评价。

事业的重要与否。

并不是重在物臼方面的必须看这重要的程度怎样。

就是来给以相当的评价。

事业的重要与否并不是重在物臼方面的必须看它根本的效用怎
样。

就理想方面为说人类的平等须使处境不同的个人有他的范围之内
昼表现他的才力。

对地估量个人价值的时候须得照他履行职务的态度为转移。

因为个人的工作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

个人应该进而去从事于各人自己人格的完成和提高他的先决条件
又是重在他本身所受文化程度和其所在国的文化基础。

现在国中的一发措施完全是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国现行的普通选举程度大都是空谈权利平等然而不能举它的理
由来。

在他们看起来个人所得的报酬便是作人价值的表现这样平等的原
则的基础根本就发生了动摇。

平等决不是(而且决不能)把个人的成就作为根据不过倘使各人都
能履行它的特殊的义务这平等才能实现。

必定要这样然后对人的评价方不被偶然的遭际所左右而各人也能
创造了他自身的价值。

对于现在人的生活之中金钱是有极大的势力的然而我相信将来的人
类必定会崇拜更高尚的神明。

现在有不少的事物完全是根于富有的要求而才生存的。

不过如果人类缺乏了这些那么人就未必将更穷我党一种任务是在
于揭示一个新时代期望至了那个时候人人能各取所需并能保持着一个
原则就否认人生唯一的目的是物臼的享受。

欲实现这件事那么国家对于工作的报酬务须精细的规定分配的标准
使诚实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臺序和光明正在的公民生活。

但愿大家不要以为这是空虚的纪想不要以为在现在的世界上事实
上不容许而且决不能实现这种的理想。

我们虽然愚蠢还不致去妄想那毫无缺憾的时代可以实现于这个世界。

但我们也决不可因此便自甘暴弃不去努力于弥补缺陷铲除弱点和追求最后的理想。

这种理想发生种种事实上的障碍这是势所不免的。

所以我们人类各尽了自己心力去共赴最后的目的。

我们不可因了一时的失败遂把原定的目的放弃这正像我们不可因为法律侧有一些瑕疵就是说法律可以废除因了疾病难免就说医药无用。人类对于理想的力量请勿过分的看轻

第三章 公民和国民

现在大家所说的“国家”单单把人民分为两类一是公民一是外侨。

因为出生地的关系中是入籍的缘故因而享受公权叫做公民在他国的统治下享受和分民相同的权利的叫做外侨。

现在要取得这种权利第一个条件必须生在国家的疆域内种种和国籍的问题倒是没有怎样的关系的。

比方像黑人从前居于德国的保护地现在居住德国他们的子女就可以算是德国的公民。

要取得一个国家的公民资格的全部手续竟像去加入汽车俱乐部为会员一样。

我知道这句话大家一定不乐闻的。

可是事实上德国现行的公民律的荒廖和草率却令人不能不来这么的想。

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家企图发育改良他们的公民律了。

我所说的原不是指我德意志模范共和国是指竭力以理性为师表(至少一部分如此)的美洲合众国。

合众国的政府他们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严禁某一人种入籍这实在是超向地民族国家观念的第一步。

民族国家分别他们的民为三类就是公民、国民、外侨、就原则方面来说一个人的出生只能获得国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国家的官吏中是参加选举凡是一个国民必须有种族的国籍的两种证明。

国民可以随时脱离国籍而在和他们同民族的国家内成为公民外侨的所以异于国家就是因为他居地外国而仍保存他的国籍的缘故。

德国的青年国民须受德国一切人民所应的教育。

以后他了应该受国家所规定的体育最后入伍而受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是人人所必受的成绩优良乃强健青年于军役完毕之后乃由国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权利。

这一件事实在是他一生最为可贵的纪念。我们必须知道得为做一个德国的公民即使他的职业是一个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荣誉也必胜于做外国的帝王。

德国的子女不过是国民一直结婚以后那才成为公民。

德国的妇女她们从事于职业者也得授给她们公民的权利。

第四章 人格和民族国家的观念

如果我们并不预备去探求马克思理论的结果那么希望把个人所属各族去估量个人的价值而同时又去攻击马克思派的“人人都是一样没种族的分别”的理论那真是傻子。

倘使有人相信同代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和经较优良的经济生活的组织使本国和他国不同——换句话说就是调和贫富或是扩大经济的统辖或是使报酬公平百除去过巨的工资的差别——这样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绝境因为他一些也没有我们所说的世界观的眼光。

上面所说的种种方法既没的长久的期望也没有伟大的前途。

如果一个国家仅仅信赖这种浅薄的改革那么在这国际的竞争之中决难获得胜利。

一种运动的使命如果是出地这样的妥协方法势必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因为这是夫浅而不深入的缘故。

要明白这种道理我们不防去大略的追溯一下有类文化发展的真正起因。

人类所以得禽兽不同的缘故第一就是因为人有发明的本能。

当人和一切兽类斗争的时候人类有巧妙的方法用以去驾驭各各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

就在这个时候人格便足以决断疑难建立奇功以后人类就把这看作当然的事了。

一人对地自知的能力的所以能够认识(我一直把自知之明认为是一切策略的基础起初因为他具有果毅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直到几千年之后人类和开始公认这是极是自然的事态。

人类除了这第一种发现以外。又有第二种发现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竞争的时候怎样去谋生。

人类所特有的发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在从这地方开始的。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这一种发现的结果。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个人创造能力上面所产生出来的。

这种发同使人类继续向上发展的功迹实属匪浅。

从前在森林中为猎人生活而奋斗的种种单纯的技巧现在已经在为科学上的巨在的发现这种发现既有助于现在人类的生存竞争而且又是为未来的生存竞争制造武器。

把纯粹理论去发展而所费的思考那是无法可以计算的凡是一发物臼发现的必要的初步工作是个专有的产物可是对于更进一步的物臼发现实在是一个必的前提。

群众并不有所发明大多数的人也没有组织和思考的能力所赖者只是个人而已。

人类社会如果能够竭力去推进这种创造力的工作以为社会谋福利那么人为社会才能有良善的组织。

才能有良善的组织。

而且这良善组织的社会应该设法安插有才气人士于群众之上使群众大家都听受他的指挥。

所以社会的组织不但不应该阻止有才气的人士高出群众之上而且还须努力使有才气的人士居于最高的地位。

一种剧烈的生存竞争是促成气力高于一发的主要原因。

统治国家行政的国防军的完全是——一种人格观念和它的权威以及对于地位最高的人所负的责任。

现在的政治生活常和这自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人类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创造力的结果

在社会的全体是这产在领袖间也是这样可是现在竟把尊重多数的原则作为决定一切的权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着它的毒害实在是受着他的破坏。

犹太教对于其他人民所施的破坏工作就是在时时消灭个人的重要并摧毁该民族中的主人翁则把群众的意志去代替这主要人物。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用以消灭在人生各方面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企图他们企图着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了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数的群众。

在政治上的议会程度就可以处算是它的表现的一个代表。

从最小的教区会议一直到控制全国的大权都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决不能建立起一种文化或者独自创造一种经济程度进一步说

它在事实上决不能依照了固有的原则去维持现存的程度。

可是在短期之后马克斯主义又不得不表示让步回过头来承认人格原则的理论就是在该党的组织中也不能去否认了这一项原则。

所以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是绝对的相反的民族主义确信种族的价值十分明了格的重要并且使这二者成为国家的柱石。

这就是民族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要素。

民族国家应该继续的努力使整个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领导权的最高机关一脱离了群众的操纵必定要这样这才能取得了无上的权威。

最好的国家的程度就是用毅然决然的手段。

去选择中有才气的人士叫他做有权威的领袖。

决断权切不可操在大多数人手中国家应该是一个负责的团体而(Rat顾问)一字应该恢复它的古义。

每个人的旁边虽然熊可以有问可决断必须出之于一人。

一切的专门问题一例如经济一民族国家不可以去请教于没有专门学识和没有职业的人。

于是国家分设了若干的政治委会及代表专业的委员会。

在这两者的上面又设参议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参议院和众议院教没有决议以任命议员是使他们工作并不是使他们来决议。

各议员可以参加意见但是能有什么决议的因为决议是当时主席的特权。

我们的主张能不能实现我敢请读者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所用多数议决的议会原则决不有长久去支配人类反之在历史上支配人类的时期大都是民族国家衰落时期的短期中。

无论怎样我们切不可去妄想以为由在上者用了单纯的理想方法就可以产生出这种动来因为他所牵涉的并不是仅仅一国的政体而已。

一切立法和一般公民的生活都应该充满这种变动的精神。

只有一种运动才能实现这种的改革这种运动是由政革思想的精神所造成所以这种运动的本身可以成为未来国家的创造者的。

所以现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和这理想符合而且在他的本身的组织中实行这样那不但把国家导入正轨而且还能使这个完善的国家能够执行它的职务。

第五章 世界观和组织

我所要大概叙述的民族国家决不是单单知道了他的必要条件就可使它实现的也并不单单知道了它的表面的形态就足以了事的。

民族国家的产生实在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不能去静静等待现在那些损国的各政党自协的来改变他们的态度。

因为他们的真正领袖大都是犹太人而且只有犹太人所以尤其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

犹太人抱定了他们的目的为对付这几百万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为势很大而这班德国人又是大都昏庸怯弱日趋灭亡。

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最的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犹太人所领导的政党除了犹太主人的利益而奋斗以外不再有别的企图他们和亚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要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我们势必要抛弃了现在支配公众生活的势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坚决足以为这种理想奋斗的新力量。

倘使我们的初步工作不在创造民族国家的新观念而在铲除现在犹太人观念那么目前的奋斗这是无法避免的。

一种含有伟大的新原则的新主义必须把严厉批评作为他们的最初的武器至于被批评的个人对这批评有了怎样的厌恶那是可以全不管的。

马克思主义启然有着他的目的而且还抱有一种建设有雄心(虽然他们所建设的不过是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然而他们致力于攻讦已经有了七十年。

以后便开始他们的所谓“建设工作”。这工作是正当自然而且又合逻辑的。

世界观不但不许而且还不甘和其他各党为伍它的唯我独尊的地位依了他的新观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

因此对于代表过去的状况的旧势力世界观是不能容许它继续存在的。

宗教也是这样。

基督教并不把建立他们本身的祭坛算是满足必须要进而去破毁异教的祭坛。

但是这种狂热的排他性能够创立了万古不磨的信仰这就是该教存在的绝对的必要条件。

政党每容易妥协而世界观便不是这样。

党和他的政党磋商条件世办观便公然说他本身的正确无讹。

无论什么政党在并始的时候大都是抱独揽大权的希望的所以大都是是具有若干世界观的成份的。

然而因为他们的党纲贫乏所以各党大都没世界观的英雄气概。

因为他们这样的愿意和人家妥协所以各党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软弱无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决不能肯为主义而去奋斗的。

所以各党常常在开始的时候就因了他身的懦弱而不有所进展。

如果世界观不是罗致一批国内在当时算是最勇敢有实力的份子叫他们来组成奋斗团体那么他们的理想是决难实现的。

同时他们又须就世界的一般的现状中去抽出某几种确定的世界理论用了简明了的文字去表达出来俾可作为新社会的信条纯粹是政治性的政党他的党纲只在希望为将的选举获得胜利着想而世界的计划那就直等于向现在的社会宣战其实。这就是向现存的世界观实行宣战。

信仰世界观而愿意去奋斗的各个战士对于领导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的过程那是用不到去了解。

譬如军队假使士兵们个个地有大将的才干于军队是并没有什么大益处的所以政治运动如果“知识份子”的集团那么他们对于世界观的维护也必不会有什么的补益的。

因此政治运动也是需用到思想简单的战士因为没有这班人那内部的纪律就不能有所整饬。

在本日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学问的领袖舒畅是不会激于感表的群众受着他的指挥那么这组织的本身必定仍不巩固。

如果有一队有二是人的军队他们的戮力都相等那么他们的纪律恐怕比了五百九十人戮力较低而十人戮力较高的另一队更难维持。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的军队是军官和兵士所组成的。

退伍的德国工人做士兵犹太人中的知识者则做军官。

民族观念要想使从现在的空洞的希求中去产生且能还获得显著的
功效那我们应该在宽泛的思想之中去选出若干确定的主要的条文。

这样那新运动的党纲就可以草入少数的主要的条文当中这条文一人虽只有二十五条。

这个目的第五是在使局外人大家都能知道一些运动的大意。

这种党纲有些像政治的条文一半是向外宣传它的主义还有一半是
向内缔结共同的誓约以便团结党员号召徒众。

我们所以把原则上正确的主义广泛地为加以宣布一上的缘故就是
因为我们以为坚持一种概念(即使和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符合)为害较小
而公开讨论以前所认为不能更动的基本的原则因而发生了极大的流弊
为害较大。

实在当一种运动正在进行之中那是决不能有公开讨论的。

凡是重要的东西不有外表上探讨的必需求之地内在的意义而这内
在的意义已经不能再有什么更改了。

我只有希望我党为着本身的利益计必须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团结任
何行为用以保持那奋斗所必须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罗马公教是可以教训我们的。

罗马公教的全部教义虽然有许多和科学研究是互相冲突的——有
一部分是不必要的冲突一然而教会的本身它们决不肯牺牲了教义中的
片言只字。

教会方面充分地明白它的抵抗力并不在教义是否能够符合了当时
的科学事实一实际上科学事实是时有的变动一而在坚执从前是所规定
的教条因为它们的教条就大体而论本来就足以表示他们信仰的要旨的。

因为这样所以教会的地位比较从前更是巩固了。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把他们的二十五条党纲认为是一种确立
不移的基础。

不论现在在未来我党同志的任务不在批评或是更改这等的主要原
则而在坚持信奉把自己和主义打成一片。

这新运动就是依照这主要原则而定名的它的党纲也是根据主要原
则而草成的。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是含在民族主义的意义的同样民族
主义的思想也是有着民族社会主义的意义的。

倘使要把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完成那么不是绝对的深信这种思想不可。

民族社会主义在权利和主义上都应该有明确的宣布凡是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范围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义的观念的那是他的基础大都是虚伪而不足相信的。

各种派系的派别一不管它是小组织也好大政党也好一大都喜欢把“民族义者”为向人自命其实这一个名词的由来实在是受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否则各种会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说出“民族主义者”的一个名词这名词对于他们实在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

他们和他们的领袖和这种思想无关。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是第一个和这名词发生一种重大意义的而现在竟被众人所通用了。

我党的运动从宣传工作方面充分地证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党他们为了利益的驱使也来冒称说他们和我党的有着一样的志愿的。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演说的功效

一九二〇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在慕尼黑的霍夫布雷好土地堂(Hofbausfestaal)刚在开第一届大会就在筹备第二届的大会了。

在过去我们不敢有什么妄想 在慕尼黑一类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周开会一次现在则决定每举行大会一次了。

在那个时候我国社党的党员大家都差不多把这会看作很有一些神圣的意义。

每一次开会济济一堂到会的有增无减而且听众对之一天注意一天。

每次的议程大都是先论“战争的罪恶”问题(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讨论和平条约在这个时候慷慨激昂的演说十分的适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假使在当时召集一个民众大会参加的都是困苦的无产阶级并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资产阶级一同来讨论凡尔赛条约那么这个民众大会不只是向共和国进攻即使不被人认识为复辟思想至少也必定被当作反思想的表现。

当我们把凡尔赛条约加以批评的时候群众每有起来辩论的说“那么布勒斯·里多佛斯克(Brest—Lirovosk)条约又怎样呢”群众叫嚣不已扰攘一直到他们力竭声嘶或是发言人晓得他们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时为止。

唉像这样的国民真是叫人失望他们不知道凡尔赛条约是我国莫大的奇辱不知道这种和约是地我民族的一种横暴的侵袭。

马克斯党破坏工作敌人的毒害宣传处处地方使民众对于事理完全失掉了理铄。

但是我们不必去怨天尤人因为对方的罪恶大到不可限量。

但是我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对这狂澜是否来出力维持的或者曾动用他们的铄谋去启导了真理然而他们并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为初期的运动着想战祸里的责任问题。就是该去依循了历史上的事实来解决的。

当强有力的敌人动用了他们诿惑的手段去欺骗着群众使群众大家怀有狂妄的主张和荒谬的态度的时候那么一种尚未发这的新运动自然

易于受欺随附和而就和他们为伍了。尤其是当一个新运动认为群众之狂妄的主化有几点(即使完全是虚幻的)宜于采取这种行支时为更甚。

上述的情形我碰到的已经不止一次当时要用了极在的力量去防备卷入漩涡之中。

最后一次就是当时我国的可恶的报纸他们竟不顾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对于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竟张大其辞说日耳曼民族将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许多所谓“民族主义”的人物、政党和协会行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怎样做只是他们怕犹太人所激起的公愤所以糊里糊涂的就同声附和赞助犹太人去反对一种蛆组织这种组织在我们德国人遭此存亡关头的时候都应该看作是在这腐败社会中的一线曙光。

当那些没有国籍观念的犹太人纵慢慢地路我人于死地的时候我为有所谓“爱国者”的朋友竟愤然反对有勇气的人和程度要知道这种人和程度至少在世界一方我们是尽力图想脱离民族犹太人同盟的羁绊要靠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去反抗国际毒物的。

敌人对我们的辩论有着他们的一定的争点他们反对我们的要点在他们的演说中也再三的有着攻击我党主张的理由从这种同样原辩论来看已经足以显示出对方有着一贯的训练了。

事实上确也是这样现在我已发同了一种方法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们的宣传失掉效力而且还有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

这真是足以自豪的。

这样两年以后我已经十分精于这一种技能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每在演说之前必定预先猜想在讨论中将在那种形工和性日的论辩发生因此我在演词的前段先把敌人的理由驳斥得使他体无完肤这方法就是把对方一切可能认辩完全说了出来来证明他们是虚妄。

而无价值的。

上面所说的就是可以说明我在任教官的时候第一次军队演讲凡尔赛和约时为什么把讲题改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我和凡尔赛和约的比较”的缘故。

因为在第一次演后的讨论中我就确切知道了他们不明白布勒斯里多斯克和约的真相因为他们早已受了他们党中有效的宣传的影响便认该和约是世界上最可耻的压近行为一种。

成千万的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仅仅认为我们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恶所应得的果报这种谬妄的见解实因用谎言继续着欺罔民众而致此的。

于是他们认为以对凡尔赛和约的任何举动都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痛恨这种举动。

因此那可耻而又可怕的“赔偿”一词便就能通行德国了。

我在演讲的时候同时提出了这两种和约拿来互相比较使大家明白那一种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种是反人道的结果成绩很好。

在干百万听众的脑海里因此不再存有这种谎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们心中早已存在了的谎言了。

这种集会在我们是很有利的因为我已经借此而慢慢地成为群众大会演说家了。

在容纳一千听众的大场中应该需要的沈痛语调和姿势我已经弄得十分的热了。

我们在最初几次的集会在桌子堆放着许多传单报纸及各种小册子然而我们所依靠的只是言词因为心理的关系只有言词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的转变。

演说家可以时时受着听众指导使他能够矫正他的演辞因为他可以观察听众的面色就能推测到听众是否对他的演辞能够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辞能否产生了他所希望的效果至于著作家那是和读者并没有一面之缘所以作家不能依当前听众来修饰他的词句只好用普通的文字来说明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个演说家他知道了听众对于他的演辞不有全领悟的时候便应该作十分浅明的解释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而且在解释的时候审慎而很慢地说着使那些知识最低的人也能够领会。

还有他如果知道听众对他的论辩有了怀疑就应该另行举例证来反覆说明并且把听众尚未说出来的反驳先行说了出来这样断续的做下去直到最后的反对者也从态度和面色上的表现显示信服时为止。

一切听众的成见演说家往往用这方法去破除的。

因为他们的成见并不是起于是理臧的认识而是起于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感情作用。

欲破除这种和性上的压恶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见他的困难比较去矫下由错误的知识则生出来的意见困难万倍一种愚昧和错误观念可

以由教导而去铲除但是由感情作用而和出来的阻碍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话那只有靠站这种潜伏着的力量然则这决不是著作家所能够负责的只有演说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它所以对于群众能够有惊人的势力的缘故这并不是得力于犹太知识阶级的是著作上面而是得力于历来许多滔滔不绝支配群众的口头宣传上面。

在十万个德国的工人当中晓得马克思著作的人平均不会有一百人而且曾经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当中要算知识阶级一以犹太人为最一的人数比了真正拥护这种运动下层阶级多到有千倍该书的著作目的并不是为了群众而是纯粹为了征服世界的犹太机关中有的知识的领袖至于煽动群众那就应用另一种材料就是报纸。

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所以和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的报纸不同处就是在这种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执笔的人大都是煽动家而小资产阶级报纸那就爱用著作家去从事于煽动的工作。

演讲的时间对于演讲的效果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同一的演说家去演讲同一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的不同像在上午十点钟和下午三点钟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会截然不同。

我在最初演讲的时候常把时间排上午我还记得在慕尼黑德国酒馆(Kinderkeller)的集会是在上午十点钟举行的题目是反对德国领土的被压迫”。可是所得的结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时我因此而得到了一个良好的教训。

我自信在当时我和演词并不比平时说得坏可是所得效果竟是等于零。

然在这次的集会中我获得了较丰富的经验可是我绝不把这一些当为满意。

以后我又试验了好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

善于演讲的人他要感动听众最好的时间是在晚上因为听众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决而反抗力也比较强的缘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里光线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烛等发出一种气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样的。

真是想不到的德国的知识阶级他们认为著作家的能力必定比较说家为优这正和他们的茫然不识世务一样。

在某种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对于这种见解曾经作过最有趣的说明说著名的演说家所刊行的演辞使人见而失望。

我记得在战的时候我见到一篇论文对于当时英国军需大臣罗易·乔治(Lloyd George)的演辞细细加分析后来得到了一个绝妙结论说这种演辞徒然是表现了演讲者的平庸而且又效能薄弱。

我曾在一本小册子中他的演辞读过好几篇因而知道那班德国的读者他们对于这种的心理杰作足以感动社会的地方还不能明白想到了禁不住表达着笑起来。

那些记者对于演辞的批评纯粹对他贫乏的效力所给给予的印象为断要知道这一位英国的大演说家他确能利用演说来感动听众感动了英国的下层阶级。

这样看起来就是英国人的演辞是有着惊人的成绩因为他们能够洞悉群众的心理所以他们感人的效力也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说的演辞和贝特曼·霍尔威克拙劣的演辞来比较一下贝特曼·霍尔威克的演辞虽然是长于说理实在不过是证明他这一个人不能向群众来讲演的。

罗易·乔治的演辞的内容和形式能够博取群众的信仰和悦服就这一点来说罗易·乔治比较贝特曼·霍尔威克也只有远过而没有不及的。

他的演辞朴白无华而且叙述明白字句易解举例浅显处处地方足以证明这位英国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众大会实是必要的因为当一个人正要去参加一种新兴的运动在没有去参加的时候不免是畏缩的可是一经到会便可以从大会中去得到一种良好的印象这种印象能够使多数人增加声势鼓起勇气。

这样人个便慑服在“群众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万千人的志愿、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于每一个到会者的心灵之中。

凡是到会时有着怀疑态度的人散会后必定意志坚定他已成为团体中的一员了。

我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对这点是应该牢记勿忘的。

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中间。

我曾亲自去参加所谓资产阶级的各种集会。

因此我大略知道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宣传者然而我并不惊奇着他们的举动因为我十分明白他们对于口头宣传不加重视的缘故。

我曾去参加过民主党德国国民党(German Nationalist)、德国人民党(Germ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人民党(Bavari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维利亚中央党(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会。

其中使我立时加以注意的便是听众一致。

到会的会场些纪律也没有就全体而论很像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赌场而不是从事于伟大事业的群众大会。

演说的人竭力保持着他们的镇静工夫。

他们背诵着满辞大多数的人不把这演辞高声朗诵极像报纸上精巧的论文或是学术的论文他们避免去一切强烈的语调演僻间有一二处温文儒雅的笑谑的穿插引起了在演讲坛上人的轻微的一笑这不过是联以助之仍不失绅士的那种态度这样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全体大家都昏昏走是睡乡了。

于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声互相谈话声以及一部分听众的呵欠声演讲完毕了主席领导听众共同唱一支德国的爱国歌于是散会。

一听众们拥挤不堪的奋斗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的上咖啡馆去。有的出去吸一些新鲜的空气。

反过来我们民族社会党集会绝不是“平静”的集会。

两种不同的世界互相对抗在散会的时候每致感激群众的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并不是唱了一只沉闷的爱国歌所能了事的。

我们的集会有着严格的纪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从俾主席有着绝对的威权。

这件是极关重要的。

在我们集会里常反对派来(共产党)参加他们常常是地队而至的偶然还有少数的煽动家份子混入在内他们各人的脸上望去都呈现着“今夜我们要和你们决一下雌雄”的表情。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候唯有主席的魄力以及会场卫队的严厉的防卫才能挫折了反对派的阴谋。

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捣乱这是有因的。

我们在精密考虑了以后决定采用揭贴包的标语故意来激怒他们使他们愤不可遏特地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的用意本来只是在离开他们——于是我们趁此机会来向他们宣传。

我们的敌人因此令“有阶级意识的晚间阶级”成群结队来参加我党的大会以使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来攻击我们“专铤而动的计划。”在开会前的四十五分钟内会场上已经充满了工人。

他们好像是一只火药箱大有一触着导火线立刻爆发的趋势可是在事实每每不像这样他们在到会的时候是敌人到了散会的时候他们虽然未必和我们措手但至少他们也能反躬身省并且去要查一下他们的主义是不是正确。

以后他们竟这样地说

“无产阶级们呀你们千万不要去参加民族主义煽动家的集会罢”同时共产党的报纸他们也不了了之改变方针的表示了。

民众们见到了共产党的报纸对我们注意了因此对我党也就加以注意了。

因此共产党的报纸突然改变他们的策略在有一时期他们竟把我们看作是人类的真正罪人。

该报屡次的撰述论文宣布我们的罪状他们尽量的造出种种谣言存心来对我们陷害。

但是不久他们好像也深知这种攻击的完全无效便在事实上适足以引起一般人对于我党的注意而已。

我党的集会为什么敌党还有来破坏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领袖的怯懦的缘故。

凡是到了危急的时候这班不要脸的东西大家都鹄立在会场的外面静待事变的后果。

在当时我们不得不自己来保持集会我们决不能去依赖官厅因为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官厅不但不能来为我们保护而且加反帮助着那些捣乱份子呢。

官厅所擅长的手段不外是把大家解散这实在就是共产党捣乱。

因此我们绝端的相信不论什么的大会如果完全去依赖官厅来为他们作保护那么他们领袖决难取得群众的信任。

在从前往往往有少数的同志他们挺身而出对咆哮凶恶的红色群众作壮烈的抗拒。

这十五人中是二十人的少数的同志以终必被敌方所打败。

其余同志他们明知有三倍群众也必受伤因此不敢冒险。

这是谁都知道的统治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祸国殃民便是革命发生的唯一的原因。

在当今虽然有着备德国民主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同仔准备牺牲的大好头颅。

我国德国的青年在谈话的时候常常向他们说明他们所负使命的重大并且再反复证明假如人类的臧慧要是没有武力来扶助保持终必要陷入沦亡之途的。

温柔的和平女神如是由武力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伟大的和平事业必定要由武车来作后盾青年们听了我的话没人不是动容的。

于是军事工程训练的观念对于他们觉得较有意味了他们都爱官僚大家把军事训练看成是一条畏途了。

我们且为看一下这班青年护勇敢的奋斗怎样

他们像一群黄蜂向着全场中的捣乱份子拼命猛卫他们既不至至少计较敌众我寡也不顾到伤害和流血的牺牲心里只是满怀着伟大的理想和神圣的使命誓为我们的运动扫除障碍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党维持臺序的军队有些像样了明年春在依次再分成好几队每一队分为几小队。因为我们的集合的活动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保护的实力编整实在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组织起军队来维持去场的臺序目的是在解决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那个时候我党还没有党徽和党旗。

这种的标识缺乏了这不不仅在当时是不便就是将来也是不便的因为既没有方法去表明党籍而且将来我党的国际主义的党员斗争也没法来区别的。

我在幼年时代曾由感情上去观察知道这类的标记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理所以就认为标记是十分重要的。

在大战以后我曾参加过柏林皇宫前的马克斯主义的民众示威运动。

一幅幅的红旗一条条的红领巾以及一朵朵的红花在空气中自由飘荡显示了十二万参加大会的群众的声势。

我深切的知道这种伟大而庄严的气象确有感动局外人的一种魔力。

在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政党并没有世界的观念所以并没有党旗。

因为他们的党是由一些“爱国份子”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就用了帝国的国旗黑白红三色的旧帝国的国旗现在已被那些所谓“民族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采用为党旗。

德国的国旗不足以作为我党的象征因为他所代表的德国。在将来或许要受尽耻辱被马克斯主义所克服而我党的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斯主义所以我们不该去沿用旧的德国的国旗。

现在虽然还有不少的德国人他们念及旧国旗的全盛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会在这国旗下作战亲眼见别无数的生命死在这旗下因此对之就和出了敬爱之心可是照未来的奋斗来说这旗是一无价值的。

这就是人们民族社会党认为旧国旗不能象征我们特殊的目的的唯一理由。

因为我们的志愿并不在恢复污点很多的旧帝国而是在建设一个有新精神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所做的运动既是本着这意思去和马克斯主义斗那么党旗上自然应有代表新国家的象征。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旧旗的黑、白、红三色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以后我便决定上最后形式我党的党旗是在工党之中有一个白圆中再画上一个黑色的卐字。

再经过了多少次详细研究。

便决定旗和圆间的适当比例以及卐的形式和粗细这旗一直沿用到现在不曾有了更改。

不久维持秩序的军队也就戴成了同样的臂带一红地白圆中有黑卐字。

一九二〇的夏天新党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

经过了二年吾党同志已经有了几千了于是组织人数人多的挺进队(Sturmanbteilunb)这种为新世界奋斗的武力组织应该有胜利的特殊的象征一就是军旗。

在那时候的慕尼黑除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外不再其他的党能够像我党的书籍来举行大示威运动一民族主义派的政党那是更不足道了。慕尼黑的景德酒店可以容纳下五千人。每当我党集会的时候拥挤不堪所以我们常在找寻其他更大的场所。我们不曾集会的会堂只有克罗纳戏院(Circus Krone)一处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国人的心里大感到不安。因为巴黎和约依伦敦最后通牒的方式迫我国承认照此和约德国应付赔款二千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惊人的事件德国竟没有一个大的政党来加以注意就是所谓民族主义各党的联合会他们虽然没有示威的计划。可是也没有决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该会决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到星期三。我再询问这一天大会是不是举行到底什么时候举行给我的答复仍然是游移不定不过说他们要邀集各团体在下星期三举行示威运动。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忍无可忍所以决定自己起来负责领导示威运动反对和约。

在星期三中午我就令人于十分钟之内写齐了标语而且租定克罗纳戏院作为明天开会的会场。

在当时这件事是一个惊人的冒险。因为在这样的一广大的会场之中是否能够有相当的听众我党的党员能不能把这广大的会场填满这确实是一个疑问而且大会还有受人破坏的忧虑。不过我确切知道一如果这一次失败的话那我党将灰的长期奋斗中也必陷于不利。

我们尽一天之内去把标语贴好可是不幸星期四的早晨就降雨我十分的担忧担忧着听众决不愿冒雨前来赴会而愿安居家中且这一次的开会说不定要发生恶斗惨杀的暴动。

星期四那一天我雇了运货汽车两辆完全围着红色上面插了党旗每一辆车上载着党员十五至二十人满街驰骋散发传单作为在晚上举行群众大会的宣传。

除了马克斯党主义的共产党外其他的党用了汽车插旗而驰骋于街上的这还是创举。

我一走进会堂立即就感到一种欣慰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莱好士会堂第一集会时所感到一样。

当我从人群挤入登堂的时候。

我才知道了我党胜利的全部情形。

因为在目前的会场上已经被千万的听众所塞满了。

我的讲题是“前进或灭亡。”我一直演讲了二小时半。

在最初的半小时以且我就感到这一次大会一定要获得巨大的效果事实上确也是如此小资产阶级的报纸说这一次的示威不过是一些“民族主义”的性曰这种报纸依了它向来的平稳的态度把发起人名字都略而不提。

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举行了这种大会以后我们在慕尼黑集会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

我们每星期的开会不止一次有时是两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竟开大会三次我们在这时候常在克罗纳戏院集会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绩这是足堪自慰的。

因此加入我党的人数也就一天多一天了。

我们有着这样的成功敌党看了当然不为甘心坐视的。

所以他们决定从事最后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来阻止我党的集会。

过了几天他们知道我们在那一天要在什么地方开会了他们便首先发难。

因此我赴何夫布莱好士会场的大会讲演他们便把这会场作为袭击之地。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点钟到七点钟的时候就得一个正式的报告说他们要用断然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大会。

这种消息我们不能早一些探悉真可以说是不幸。

在那天我们已从斯安克儿巷(Sterneckersaasse)的光荣的旧办公处逛了出去但是还不等逛入新的办公处因为新的办公处尚未完工的缘故。

结果我们只有四十六名势力薄弱的卫队在维持会场臺序突然警报来了我们无法于一小时内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进大门的时候是七时四十五分钟。

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定有变故要发生了。

那时在会场里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警察正在阻止后来的人入场。

因为敌人进场很早大家都聚在会场内而我党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门外。

少数的卫队他们在会场前应侯着我。

我立刻命令把前厅到会场的门关起来并召集这四十五人(或许是四十六人)前来听受命令。

我对他们说明今夜是我们第一次实践的试验我们忠心于本党的运动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

我们誓不退出会场除非是死了以后昇出去。

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会弃我而走的。

如果我见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亲自去摘下他的臂带和徽章。

于是人再使命令他们当敌人发出破坏大会的信号的时候应该立刻冲前去奋斗但是必须牢记着自卫的方法最好是进攻。

我的话受到了他们三次的高声欢呼这欢呼声的勇猛热烈在为空前所未有的。

于是。我是走进会场去眼见到当时的情景。

那些敌人大家并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

还有无数的人大家都转过头向我作一种愤恨的仇视那种态度真是咄咄逼人还有人做出一种高声怪叫一切丑态真是不一而足。

因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实力较强所以有必操胜算的自信的那种感觉。

那时可以宣布开会我便登台去演讲。

大约我讲到一点半钟以后。

敌人就发出他们捣乱的信号来了。

于是有几个起来怪声怒叫一个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声那些“自由”的战士便开始行动了。

不过几秒钟内全场哗然大乱头上的瓶盂乱飞椅脚折断了。玻璃击声碎了。狂呼怒号的声音像是大风雨全场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旧鹄立在原处就注视着我们的活泼青年同志的行动。

当敌人骚动正待要发作的时候我党的挺进队便奋身而向敌人进攻。

挺进队的名称实在是从这里来的。

他们个个都勇猛得像狼一样每十个人或八个人为一组屡次向敌人的队中猛冲进把敌人完全驱逐出会场外去。

过了五分钟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不是血流满面的。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品臼了。

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人(maurice Hess)他现在做着我的私人秘书以及其他的同志没有一个不奋勇进攻只要能够支持下不倒即使身负重伤仍是力战不却。

在会场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敌人还在顽强抵抗。

这时候忽然有头枪弹从入口的地方向讲台飞来一进就人声鼎沸了起来。

这种枪声唤起了我们过去的战争的记忆这是十分欣喜的事。

当时我不能辨认出开枪的是谁可是只见我党青年的再接再励再行进攻终于把所有来捣乱的敌人完全逐到场外去了。

这件事共计费去了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到底控铎会场的还是我们。

这是主席赫尔曼·伊塞尔(Hermann Essetr)发言

“大会照常进行请演讲者继续演讲。”于是我仍旧继续演讲。

大会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十分张皇的巡长他突然跑进会场。

摇着手高声大呼“停止开会”我不禁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套老例的官样文章。

那天晚上我们所得的教训很多然而我党的敌人他们无法忘去他们所受的教训。

一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报(Mnncher Post)对于无产阶级捣乱的新闻竟是一字也不提。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一般的公民他们听到各种劳一团体合组成工会。

努力团结避免分化的消息他们必定是十分快慰的。

人人都深信这种的组合必定能够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团体必定可以变为强大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种真理。说是解决某项的问题提出某一种的目的并创始某一种的运动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从前的计划或是在革除以求他的理想的实现。

一个社团或是一个政党的建立便是这样的。

他们的计划或是在革除现存的罪恶或是在实现将来的新社会。

同一的目的而奋斗的都应该参加这种运动借此而增加他的实力使他们共同的希望更为容易实现。

然而在事实上恰好得到了相反的结果这是有着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可以称之为悲惨的原因第二种原因是基于人类的弱点可以称之为可怜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来说世界上不论那种丰功伟业大都是在实现众人所共有的宿愿。

这是各时代和各种大问题的特曰千千万万的人努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而且有些人还自认为自己负此重任完全是受着上天的使命。

于是在一群英豪大家互相争势的时候惟有比较强壮比较勇敢的人他能出人头地而获得最后的胜利能够担当了这项巨大的任务。

所不幸的就是他们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达到共同的目的他们只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各自照着自己的主张去做并不互相的帮助。

人类往往为了尝试的失败而得到教训终于获得事业的成功。

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历史中去研究要解决德国问题有两条途径。

这两条途径的代表和战士是奥地利普鲁士也就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伦皇室他们老早就应该合并为一其余的小势力应该各自依他们自己的意见去把团结力归附于甲方或是乙方。

这样最后胜利的一方面所采取的途径自然是应该人人所遵守循的了。

不过奥地利所用的方法。断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国。

总而言之统一而又坚强的德意志帝国这是全体德国人心目中所视为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结果。

因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并不像一般的人所说是从巴黎的围攻所得来的实在是得之于寇尼希格莱兹(Koniggratz)的战场德意志帝国建树并不是用协用力的主法去从事共同的志愿实在是由于竭力争霸而斗争的结果就是普鲁士是由争霸获得了最后胜利。

所以多数的人大家都超向于同一目的这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去认识出最坚强最敏捷而且能够战胜一切的人。

第二种理由不但是悲惨并且是十分惋惜的。

这就由于嫉妒贪婪、野心以及盗窃观念混合而成的人类的劣根性。

人类的重大事件大都杂有这类的邪念这是十分可欢的。

当一个新运动发生而且采取特殊的党纲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起来用这新运动的目的奋斗。

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忠心着去参加这个新运动而想获得优先权实在是想乘机窃取党纲以谋自己去另组新党。

一九一八年扯到一九一九年间有不少以“民族主义者”自命的新团体和新政党。

这些团体和政党系自然的发展不能归功于他们的创始人的。

到了最一九二〇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慢慢地团结为一个胜利的政党。

有几个某党的创始人他们自知他们的运动没有什么成绩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牺牲了他们的个别运动无条件的归附于强有力的运动这种行为足以证明他是确实忠诚诉。

那连(Nurnberg)德国社会主义党(German Socialist Party)领袖唐留士·史特莱希(Julius streieher)他尤其是是诚挚。

两个政党的目的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独立。

当史特莱希有一天确切地知道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实力和发展确是超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党时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动使他的同

志大家和优胜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举行实行合并而为共同的目的去奋斗。

这种果断的精神深堪赞美能够像他这样来干的。

实在是得难能可贵的。

我们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世间一切的丰功伟绩必须靠自己个人的胜利决不是靠群力和结合所能产生的。

由群力的结合而得到的成功决不能长久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就含有共日分化的种子甚且前功尽弃的。

真正足以必变世界思想的伟大的革命除掉由单独的力量所领导猛烈斗争而外决不会有什么完成的希望的。

民族的国家的创造断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义联合会所能济事的只有具备金钱一般的坚决意志的单独运动才能打倒其他的一切运动获得最后的胜利。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旧德国国力所维持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机关和军队。

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体打倒了把军队解散了把政权委托给腐败的政党了。

国家的权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凭依。

然而这三颗柱石常常是国家的权威所维持者的也就是一切的权威的基础。

权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众的一致拥护可是单单靠了群众来做基础那权威仍旧是十分脆弱而不稳固的。

所以权威所必具的第二要素显然是武力了。

如果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武力两者相辅而行那么到了相当时候基础便会致稳固而成为权的权威了。

如果群众不一致拥护、武力、以及传统的权威三者合而为一那这权威可以说永不会发生动摇了。

革命兴了起来这种希望便就成为绝望。

传统的权威已经消失旧帝国的崩溃和旧帝国过去的光荣徵象的破毁已经把传统的精神悍然打破结果是国家的权威受到了一个极重大的打击。

就是支持国家权威的第二柱石—武力—也不再存在为了要希望完成革命各领袖大都不惜把旧帝国中有组织的军队来加以摧毁把这残余的军队从事于革命的斗争。

这种动不动就要改变的乌合的军队他们把军役看作寻常的八小时工作一样。

实在我们并不能希望他们来有助于国家的权威。

所以第二种保障权威的要素也就消灭了。

而实际上革命所赖以建立权威的只是群众的一致拥护的第一种要素而已。

不论那一种民族都可以分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种的美德并且有牺牲的勇气和决心的最下的是人类的败类他们只知道自私纵欲自利放佚淫侈。

在这两者中的是第三阶级为数最多他们既没有英勇的决心的牺牲精神但也没有卑鄙的枉法的自私行为。

我们可以加以注意就是这班群众——我一向称他们叫做中间阶级——从来不会变成重要只有当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两者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始能显示出他们的重要来。

比方他们不管那一方面获得胜利他们都望风而靡的去归附胜利的一方面。

如果有贤者来握权他们固然安心相从可是被小人专政他们也绝不会反抗的因为中间阶级他们是绝不愿有斗争的。

在欧战告终时的情形大略是这样国内多数的级人民因为迫于义务已经有了相当数目的为国捐躯一部份最优秀的国民差不多全数牺牲了只有那些卑鄙的下级国民靠了荒谬的法律的保护同时他们又不遵从治军条例所以反得偷生敬安。

我们的民族中安安稳稳留下来的败类于是起来革命了因为一些优秀的国民大半已经战死沙场没有人再来对他们反抗了。

这班马克思主义的乱党他们不能专门靠着群众的一致拥护来维持他们的权威。

然而这一致拥护的权威是新共和国所急需的因为他们不愿在短期的混乱之后就被我国硕果公存的优秀分子所组织成的讨伐军来扑灭。

具有革命思想和从事于革命的人他们自然不能而且也不愿受军队的保护。

因为他们所愿望的并不在组织一个国家而是在破坏现存的国家他们这种思想正好乱成性的军队相吻合的。

他们的口号并不是德意志共和车间的“臺序”和建设而是国家的“掠夺。”在这时候有大批的德国青年他们出来说愿为“和平的臺序”效力他们大家身上穿了军装背了枪械戴了钢盔实行来抵抗蹂躏他们祖国的人。

他们在做义勇军的时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们为治安计就不得不来维护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础巩固。

他们的行动完全是出之他们的至诚的。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纵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当时的情势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确。

他们知道德国所以人使德国陷于布尔雪维克主义流血惨剧尚还没有到时候。

从前线归来的将士对这事情怎样呢德国的军人能不能容忍呢这些都是疑问。

在那个时候德国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缓和的表示。

因为要不是这样那德国的革命可以在几星期之中被德国两三师的军队完全击破而消灭的。

在这时候如果某师长和他的亲信军队决心扯下红旗来的话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谿之死地或是用枪弹压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个月这一师的军队必定可以扩大而为六师。

这是在暗中操纵着犹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于乱徒的暴动的掠劫那些近护和平臺序的人是不在內的。

军命的进展是由于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见相左完全基于战略不是他们所能了解而且也不是合他们的脾胃的。

社会民主主义慢慢地得势这种运动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的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战还没有告终的时候带有民众惰性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国防的障碍物了。

在他们党中极端活动的人物脱离了该党而去组织成一种积极进攻的新阵线。

这种新组织就是为革命马克思主义作战的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和斯巴运库斯团(Spartacus Union)。不过当德军从前线退回来的时候每个军人都是虎视眈眈的因此革命的进程便又超于和缓了。

社会民主党的主体处在胜利的地位独立党人斯巴达库斯团便就失掉了他们的势力。

这种变化如果不是已经过了斗争那绝不能这样的。

在这变局还不会实现以前显然有着两大壁土互相的针锋对戳一是维护和平臺序的政党一为流血恐怖的团体小资产阶级。

自然是倾向于和平和臺序的政党方面。

结果到底为了种种的原因从前仇视共和国的人物现在是不再做他们的仇敌了而且帮助他们来征服共和国的敌人。

再进一步的结果就从前拥护帝国的人物他们原想是要反抗新国家的。现在那也不必再来杞忧了。

如果我们在旧帝国的本身的种种缺点外另外再去考虑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了下列的结论

(一)因为革命把我们的责任心和服从观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为当局的许多政党的怯懦无能。

第一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教育是一种没有民族性而纯粹是国家教育的缘故。

因为从这种教育去养成对于手段的目的的谬误观念。

责任心和服从观念以及实践他的本身并不是目的(这等于国家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实在是为扶助并保障社会生存的一种手段用了这手段去维持精神和物臼双方面的一致的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我国的人民(还是说我国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的许多观念真义因而使这些观念变成为脆弱的空论。

关于第二种原因小资产阶级的许多政党(可以说是旧帝国下仅有的政治组织)既是武力认国属于国家的所以只有靠了文字的发抒他们的意见。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十分错误的因为敌党久已把这方法抛弃不用公然喊着要尽量采用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口号了。

小资产阶级的各政党他们在没有的新程度妥协之前他们的政纲还是靠在旧国家的事务上然而他们的目的。

的确也愿意在可能的范围中想在新环境中去占得一席的地位。

不过他们唯一的武器还是和从前一样靠着那空谈的文字而已。

在当时有能力而敢反对马克斯主义以及受马克斯主义鼓动的群众的 最初当推“义勇团”(Free Corps)接着是各种自卫和民团(Einnohnerwehr)最后是传统的势力。

过去马克斯主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在他们动用政治的决心和暴力。

民族主义的德国所以终于完成他们的发展的希望。就是因国他们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的坚决合作的缘故。

民族主义的各党不论他们具有怎么样的政治野心。因为他们没有战斗的能力所以不能凭了斗争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可是保守的民团是有此实力的他们是巷战的能手可是他们缺乏了政治观念和目的所以他们的力量对于民族主义的德国也没有什么利益的。

犹太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宣传民团“非政治性”的观念。

倒颇获得在成功恰好像他们政治的技能往往宣传他们的斗争是“合于理铖”的斗争。

缺乏伟大的新观念常是缺乏战斗力的一种徵兆。

如果能够觉察深信改革后的新程度必定会获得胜利话那么对于武器的最残酷的也必定会相信而有动用的权利是同样荒谬的。

一种运动如果不能去为了这种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奋斗那么必定不能坚持到底的。

法国革命因为能够产生出一种伟大的新观念因此他们就发现了成功的秘诀俄国的革命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主义是完全由理想去发生力量他们的理想在使整个的民族复兴结果是为他们的民族造福不浅。

国防军的组织统一以后马克斯主义也慢慢地获了他们的权威所必需的力量于是就以不必要的口实去解散那似乎带有危险性的民族主义的民团这是势所必然的。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创立是一种新运动的象征他的目的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正气的死守着旧状态恢复一切的旧观念而是在建设起一种新的有生气的民族国家去替代这时候的无意义的机械的国家。

这种新兴的运动因为确信他的新主义有着极端的重要所以认为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牺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情大概据一种世界观而引起的恐怖时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权威所能破坏的但是这恐怖时期常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也同样有着勇敢而决心的)所屈服。

固然处在政府的地位以维护国家或者不免要对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

我国家正被马克斯主义所蹂躏着我们的当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无条件的投降了马克斯主义此后他断不能突然起来把乱戡平反过来高踞阁席的资产阶级的许多傀儡他们只是说着空话而说“工人”不可反抗足见他们谈论到“工人”的时候便就联想到马克斯主义了。

我已经说过我党为了要保护我们的集会起见。

曾经组织了一个队伍而且这样队伍以后慢慢地采取了军队发生性白来维持秩序并且望他努力前进成为担任组织工作的集团。

这一个集团最初不过是单单为集会而设的卫队。

所以他的任务不过在使我们的集会不受敌人的捣乱而中止。

他们所受的训练专门在向敌人攻击并不像德要人民党中的那些笨拙的宣传的以门耿目的的实在是因为他们十分明白抱着理想的那种人如果一遭到狙击那么理想就无法实现了。

这是在历史上常常见到的一些伟大的领袖死在窄小的贼子之手中。

所以他们并不以暴力为目的他们是保护传播伟大理想的人免掉遭受暴力的危害他们又知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去保护民族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去保护这种国家因为他们的职责是在保护民族努力于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国家的坏人。

所谓挺进队不过是我们党中的一部分正像宣传、报章、科学机关等各为我党的一部分是一样的。

组织挺进队的根本要义。

除了严格的体格锻炼之外还把队员们训练为绝对信从民族社会思想的代表并且力求整饬他们的纪律。

这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防卫组织不一样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组织也不相同。

在那时候我所以竭力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挺进队使它们扩充而成为一种防卫的团体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实来说私人的防卫团体如果没有得到全国的力量来赞助那是决不能实行民族防卫的要使“自动的训练”来成为一种具有军事价值而能达到适于一定用途的目的的组织那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缺乏一种发号施令的力量这力量便是一种惩罚权。

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们所以能够如募“义勇军”的缘故就是因多数的义勇军他们大家都从前方是归来而且他们又是曾经受过旧式军队的训练的。

可是在现在的“防卫组织”那就完全缺乏这种精神的。

我们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难假定有某一种团体能够不避困难为德国造成许多人材使这许多人材大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和充分的军事训练所得的结果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现在我国不但没有意思养成这种军人而且对这军人还加以深恶痛绝呢因为这是和祸国殃民的各领袖的隐衷绝不相合这就是现在的实在情形。

在数年之前国家曾悍然牺牲了八百五十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良的军人事后不但不加调用而且受着人家诅骂以为他牺牲的报应现在政府又要秘密训练几万人这岂不是笑话国家的执权的人既污辱了它的最光荣的士兵撕毁他们的勋章践踏他们的旗帜。

更蔑视他们的功绩。

像这样的国家我们还能望他来训练士兵吗再退它一步来说我们这国家的执权人曾否设法去恢复旧军队的光荣和严威破坏国家的军队的光荣的人这我确不曾听过。

他们反安踞高位而且像协不兹(Leipzig)还说“权力回答就是公理”呢因为现在的权力既完全落于当策划革命的人的手中而这种革命可是最为卑鄙的德国历史是所不见的卖国行为所以要组织新军队去助长他们的权力实在是毫无理由的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对的。

如果我国现在采取有训练的防卫军程度但是这程度绝不能用于防卫国外的民族利益而只能用以保护国内的那些压迫族者这终有一天曾因解犯欺骗的民族公愤而引早反抗来的。

为了这缘故它们的挺进队绝不能容许和其他军事组织有了怎样的关系。

他们纯粹是保护并教导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工具他们的任务和那所谓国防军是截然不同的。

挺进队并不是秘密组织因为秘密组织的目的纯粹是一种非法的行动。

不论过去和现在我们所需要提并不是那一二百思想廖妄的叛徒而为数十万能够替我们世界观不断地努力奋斗的战士。

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秘密结社所能了事的必须要群策群力去进行的。

这种运动绝不能靠了手枪和利刃或是毒药来打倒一切障碍而掘取民众的。

我们须明白去教训能上能下马克斯主义的党徒将来支配群众必定是民族社会党将来执掌国权的也必定是民族社会党。

秘密结社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他们的社员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们自己的工作意义的伟大并且容易妄想以为用暗钉的手段就可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这种观念如果徵之于历史当一个民族呻吟在专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压迫的大众大都又都有过人的才气的时候这种观念现象时常会发生的。

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间秘密结社的社员他们既被历史的先例所鼓励又感于祖国的创深痛巨因此想到如果把国家盗贼来杀掉几个或许会了解民族困难。

这种企图都是愚妄得可笑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并不是他们的领袖有了卓越的天才实在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过于庸懦无能。

挺进队既不是军事组织又不是秘密结社它的发展须根据于下列的原则

(一)挺进队的训练不必根据军事原则而应该以最在益于我党的作为标准。

每队员必须具有健全的体格所以重视的不是军事的操练而是各项运动的演习。

所以我常说拳术比了平常的射击演习还要重要。

(二)为了避免挺进队带有秘密和色彩起见不但他们的服装须为大家容易辨别认识就是为了我党的利益而取的工作步骤也须明白的规定出来使得每个人知道。

挺进队是并不许秘密集会的。

(三)挺进队的编制和组织在制服和设备的方面都不宜去抄袭旧式的军队而且须审慎的着重于适应目前的任务。

挺进队的发展对于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的关系。

(一)一九二二年的夏天各爱国团体大家在慕尼黑的广场(Konigsplatz)举行总示威运动去反对那保守共和国的国防法律。

民族社会党也去参加这种运动的由六个慕尼黑的队伍做领导而以政党的各支部续续在后。

我恰好成为社员之一所以得躬奉其盛得有机会对六万的群众来演讲。

那次的防御十分周到所以共产党虽然多方的恫吓威胁然而这次的示威运动到底是得了一个大成功。

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义能够在市街上作游行的第一个明证。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发向柯堡(Coburg)去远证。

“民族主义”的各团体大家决定在柯堡举行德国纪念日(German Day)。

当时我也被邀赴会我是带了几个朋友同去的。

我选择了挺进队八百人乘坐专车同赴该镇当时该镇已属于巴维利亚。

火车到柯堡站的时候“德国纪念日”的筹备处派代表来迎接我们说是奉了当地工会——就是独立党和共产党——的命令规定我们在进城时候不是场旗奏乐——我们的乐队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结队同行。

当时我就拒绝这种可耻的条件并且对“纪念日”筹备者以及同意于这种规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种惊异因此我对他们宣称挺进队就要拟整队扬旗奏乐进城了。

在车站广场上向我们高声叫骂的不下数千人。

他们骂我们为“暗杀者”、“土匪”、“强盗”、“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名字。

然而我们挺进队依旧秩序井然。

我们走到镇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为了阻止众人追随我们所以就把门关上了我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耻辱所以要求警开门。

但是他们踌躇良久结要仍旧照我的请求把门开了。

我们从原路返驻扎处终于才群众碰到了。

那些真正社会主义平等、博爱的代表朋友就向我们投掷石子我们忍无可忍了。

所以我们就向他们打了大约十分钟。

在一刻钟后街上不再见有共产党的影踪了。

在当天的晚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击突。

民族社会主义党员受着攻击正在情状上十分危险的时候挺进队的酌巡查队就立刻奔去援救。

很快的击败了敌人。

到了明天早晨数年来柯堡所感受的红色恐怖从此就消灭了。

第二天我们走到街上该地方听说有一万工人举行着示威运动实在到的不过几百人而已。

当我们走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大家都力持镇静。

有些从外方来的红色团体他们还不认识我们所以起初则各处寻觅。

想来和我们闹一闹可是终于使他们受到教训而中止了。

久在威力之中的群众到这时候开始慢慢地觉悟敢来向我们欢呼在当天晚上我们向他们告别的时候混户的声音就围绕在我们四周了。

我们从柯堡所得的经验知道挺进队必须要有铤服因为铤服不但可以巩固团体的精神而且在斗争的时候还可以免去敌我混乱不分。

以前挺进队仅仅佩有臂章此后就著短袄和戴帽这帽现在已经是众人所共知的了。

因为久被红色恐怖所盘踞的各地凡不是共产党的团体严禁在该处集会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去往各处扑灭的祸并且重行确立集会的自由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明白这一着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发生了使我不得不把运动的方向来转换一下的。

是年初鲁尔(Ruhr)被法军所占领了说对于挺进队发展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我们从国家的利益上着想。

这件事用公开的演说或是文字的讨论已经是不可能而且于民族也没有利益的。

法军占领鲁尔我们息不惊异我们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国抛弃懦弱的屈服政策而防卫团体也说有确定工作可做。

我们的挺进队既是数千壮士所组成的自然也应该分担着效忠民族的职责的。

因此于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间实行把挺进队改组使他们变成一种作战的军事组织。

以后挺进队的发展都是造因在这里。

一九二三年终生的事实粗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可是从远处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为受了这事实的打击挺进队便中止了改革计划这是为了当时的计划实在是害于我们的运动的缘故。

同时这类的事变使我们在被迫离开正轨的地方将来还有重行改进的可能。

(万译本原注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动”的失败而言)一九二五年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改组并且依据了前面所叙述的各原则重新再组织挺进队。

我党必须恢复本来的健全观念而且还须认定最高的任务。使挺进队成为本党世界观以及防卫斗争的工具。

我党绝不能容许挺进队沦为防卫团体或是秘密组织并且还须设法使他们成为十万的卫队用以保护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就是保护深刻的民族观念。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夏雨季我党对于在大战时已经超于严重的问题不得不开采取一种态度。

这在本书上编中已经照我所见到的德国崩溃的徵兆大略的述过了而尤其是对英法的指使的扩大南北德意志间踢有裂痕的宣传计划特别的加以注意。

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动反对普鲁士的报纸出现了它们认普鲁士是大战唯一的祸魁。

到了一九一六年这些狡猾的无耻的宣传手段已经酝酿成熟他们不惜利用人类的最卑劣的本性来鼓动南德意志反对北德意志。

不久他们的煽动就发生了结果政府和军事当局(尤其是巴维利亚的军事当局)实在不能负担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卑劣的宣传竟是看它孳长起来优游养奸不能立即用断然的手段去防祸于未发之先。

他们反而竟像是不留痛痒的不知道这种宣传不但有碍于德男民族的疑统一并且还助长了联邦的势力呢从有史以来因为疏忽得到的惩罚从来不会有比这更甚的。

从此普鲁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个德国而促其崩溃这不独在德国有着亡国的痛苦各邦也同归于尽了。

在当时柏林的市间对于普鲁士的痛绝恨达于极点这种恶劣的空气完全是受人怂恿而激成的他们对后皇室的反抗实为革命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说人民对普鲁士的反感纯粹是为敌方的宣传而致的那也不尽然。

因为我国战时的经济组织骗取全国的财力完全集中于柏林这种荒谬的程度就是市民对普鲁士发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借了战争团体的美名去从事无耻的掠夺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那必定会遭到反对。

但是当日耳曼民族没有受到攻击的特候他们一些也不惊恐。

因为战争对他们并不有什么损害。

于犹太人遂生出一计要使挺而走险的群众对他们起反抗不如激动他们的愤怒而使他们自己去胡闹。

以后革命注爆发了。

国际主义的犹太人柯尔特。

爱斯纳尔他就开始挑拨巴维利亚来反对普鲁士。

他的所以这这样的处心积虑使革命运动在利维早亚发动使巴维利亚的民众去反对国内其他各地这并不是他们的民众为巴维利亚打算实在他们是完全盲目有受着犹太人的指使。

犹太人利用巴维利亚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之来使德国倾覆。

如果德国一朝倾覆了那么德国受布尔雪维克主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

共产党的煽动者他们说委员銜共和国(Republics KfCommittees)如果因了反抗军的进展而受到倾覆那就好像是反对普鲁士和反军国主义的组织被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所克服了是一样的。

他们这样的宣传诡计竟得到绝大的成效当巴维利亚立法议会选举的时候爱斯纳尔在慕尼黑所有的当党徒不到一万人共产党也不到三千人到地委员銜共和国倾覆以后这两党连合在一起所有的党徒竟增加到十万左右。

我觉得我所做的事从有生以为最不能得到人家的同情的要算是反抗这种反帝普鲁士运动了。

委员銜的时代慕尼黑举行第一次的民众大会在那进会场中对于德国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疯狂了一般尤其是对普鲁士为最厉害。

那里如果有一个北德意志人参与会议那说不定就有了性命的危险。

这种示威运动在将中散会的时候常常狂呼“脱离普鲁士”“打到普鲁士”“和普鲁士宣战”——在德国国会中有一维护维利亚主权的出色人物他竟高声狂呼“情愿死了做巴维利亚的鬼不愿生着去做普鲁士人。”这真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了。

我所干的奋斗起初只是我一个人后来才得欧战时许多同志的帮助我敢办现在荒谬叛乱的结合所以终归消灭的原因实在是全靠着我们巴维利亚的同志的力量。

反对普鲁士和联邦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联邦运动他的目的如果只是在破坏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当的。

一个真正的联邦主义者他既不把毕士所说的帝国观念作为空口说白话那么对于他所惨澹经营的普鲁士自然不应该存有分割的想法因为普鲁士是毕士所开创和成的地方。

尤其不可解的就是这等所谓联邦主义者了挑战在对付普鲁士而普鲁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

他们的攻击指责并不是对手创威玛宪法(Sweilmar Constitution)的人而发的(而那些违宪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犹太人为最多)是对富于保守性的旧普鲁士的代表而发的。

这班代表和威玛宪法正相反对。

他们所以小心谨慎惟恐触犯了犹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个中的谜团或者竟因此而得到了明白。

犹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使保守的巴维利亚人去反对保守的普鲁士人而他们便可以因此而获得了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国各地反犹太人运动慢慢地举起来了犹太人还是用着他们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拨群众连动使群众间有了一个新裂痕使他们反对犹太人运动势力分散了开来。

在当时足以引起公众注意而不使犹太人成为有失之的就是犹太人提出天主教皇全权(Ultramontan)的问题以及由这问题而生出提新旧教种种的争论。

那个提出这问题来祸我民族的人真是罪恶可赦。

犹太人目的已经达到了眼见着旧教徒和新旧教徒的互相争斗他们很是快意亚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敌人没有不在旁边窃窃私笑。

这两派的基督教他们眼看着上帝所赐给人类的宝贵而优越的生存横遭这种不幸的玷污和摧毁竟是毫不介意。

要知道世界的将来。重要点并不是在新旧教徒的谁胜谁败。而是在亚利安人的生存和灭亡。

到了现在两派还是照旧的斗争他们不去反抗那灭亡亚利安族的敌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残杀。

在德国不许反对教皇全权的主义或牧师全权主义但是在其他各个纯粹旧教国倒是可以的。

因此德国如有反对运动新教徒必定是参加的。

旧教徒在别国可以防卫他们的领袖去对抗政治上的攻击但是在德国那种防卫便成为新旧两教的争斗。

其他一切都有事实在证明用不到来加以诠释的。

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认识了民族运动的主要使命就是在反对“教皇全权主义”、可是他们不但不能推翻了“教皇全权主义”反而去使民族动

发生了分袭。

因此我必须要求警告民族运动中的幼稚轻浮分子请不要去梦想能够做了毕士所不能做的。

不论什么企图凡是足以使我们的运动卷进这种漩涡的都要加以坚决的反对并且从我们的队伍之中去摈弃从事于这种宣传的人。

这两件是领导民族社会运动者的主要任务一九二三年秋天我们在这一方面实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热烈的新教徒和热烈的旧教徒他们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都能安无事对于宗教的信仰毫没有良心上冲突。

德国究竟成国联邦政府好呢还是成为单一政府好呢

什么叫联邦政府呢

所谓联邦政府就是多数自主国的集合体根据了各邦的主权而自动结合的至于保障联邦政府生存所需要主权那就是各邦所让给联邦政府的。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联邦政府在事实都和这种理论的方式不合的。尤其是美合众国更甚

因为亚美利加合众国并不是成之力各州实在是各州都由合众国所造成的。

各州所享的大权不仅是适合联邦的特权而和各州所占面积的广度也相称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亚美利加各邦的时候不能说他们享有国家的主权不过享有宪法规定所保障的权利或者反这种权种称之为特权。

上面的理论对于德国并不完全相合因为德国各邦原本独立帝国就是由各个独立邦所组成的。

可是帝国的组成并不完全是出于各邦自愿的平等合作乃是因为其中的普鲁士对于他各邦握有霸权的缘故。

德国各邦的领域大小并不一样不能去和亚美利加合众国相比各邦既是大小并不一样那么对于帝国的缔造和联邦的构成能为力而有所贡献的也互有关异的。

所以代们不能说各邦多数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权的。

各邦为成就帝国的主权而去牺牲自己的主权他们大都不是出之于自愿的。

在实际上大都本没有主权的存在或者因为他们的主权在普鲁士压之下都已经丧失了。

毕士麦所走的原则并不是去各小剥削而使之归于帝国不过看帝国的绝对需要而取之于各邦的。

但是读者诸君请不要发生误会毕士麦也不在使帝国立刻得到国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权利而是在把一进展难于取得留着将来慢慢地再去取得。

这是事实上牺牲了邦权而使国权一天一天的增长。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毕士麦所希望的也就进步的完成了德国的崩溃以及专制政体的颠覆自然更是促进最这种程度的发展。

国家的联邦性因此而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打击同时又因接受和约的义力所以所受的打击更见得重大了。

国家自从战败后必须履行兵费赔偿的义务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们的财政管理权而统归之于国家这是十分明显的事但是虽单就靠各邦的输将那是绝不能清偿了这种债务的。

因此国家就进一步而决定收取钱路、邮政这是我民族在和和约的钳制下所必真诚的步骤。

毕士麦的帝国是自由而没有束缚的它不受财政上债务的压迫恰恰还像现在德国所受遭威斯(Dawes)计划的压迫是一样的。

当时的国用只是限于一些国内绝对所需要的事项所以不必要财政上的优越权各邦的纳税已经足够国用。

因为各邦的纳税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权所以他就甘心乐为帝国的属邦了。

但是如果说现在在各邦的不满意那是因为受国家财政的束缚这也不是确切的言论而且和事实完全不符。

各邦所以不满意于帝国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主权失掉的缘故那是为了现在的帝国的政治组织不足以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缘故。

为了这缘故现在的国家。为自存计就不得不慢慢地消灭各邦的主权而且不但是在一般的物方面这样就是在理论上也是这样的。

因为国家洞察了这种剥削政策已经吮尽了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尽夺了他们的主权俾免去人民因了不爆发起叛变来。

下列之基本原则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必须承认的。

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如果对个若能保护国民的利益。就最广义言)对内必定能够给人民自由这样那国家当然可以坚固像磐石一般了。

在另一方面一个强有力的国民那它不妨去干涉个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损害国家的观念危险不过须人民能够确认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这种民族的伟大性。

现在国家所行的统一政策特别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

不论是怎样的名正言顺可是它的目的不过是仅不袒护一种祸国的外效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会党人是应该竭力来加以反对的。

现在国家想把钱路、邮政财政等完全收归国有以图操纵俾能够偿期无穷的债务这并不是一种远大的民族政策。

我民族社会党的必须要竭力来阻止或是预防这种政策的。

犹太人所操纵的民主国。(Jewish—Denocartic Reich)已经成为德国民族的祸根这是反对中央集权政策的另一理由。

各邦有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起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残使他们失势而无力再来反抗。

我们必须抱有远大的民族政策和立场万不可失之狭隘或是偏袒邦权。

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党的同志误解我民族社会党将否认国权应高于邦权。

要知道这种国权那是无可疑问的而且也不应该有疑问的由我们看来国家的本身只是一种形式他的本白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须以民族的利益为依归。

我们不能在一个发族和国家(国家是民族的代表)内去承认某一邦可以享有独立权俨然像一个独立国的。

如果各邦在国外有设立使馆等荒谬事件那是必须要加以禁止的否则我国的国基是否稳固未免要引起外人的怀疑的并且还根据了这种怀疑而来定对付我国的策略。

各邦的重要性将来应该侧重在文化方面。

巴维利亚争得好名的皇帝路德格一世(Ludwigl)他并不是反对德国而竭力拥护邦权的君主他同情于大德国的观念也像他同情于艺术一样的。

我们必须使军队不受各邦的势力影响。

在过去国家每强迫使从于一种绝不应该做的工作将来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万万不可再来蹈此覆辙。

德国军队的目的并不是单夺维持种族的特性而是在人使德国人能够互相了解互相提掘。

凡是以使民族分裂的完全应该用军事训练来加以矫正而使他们团结一致的。

所以军役必须去扩大青年的眼界使他们不要被乡土的观念所拘禁能够自己知道自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

青年所必须加以注意的就是祖国的边境而不是家庭的畛域因为将来他们所应该捍卫的是祖国和国境。

所以德国的青年不可只是株守家园而应该在服军役的时候认识了德国究竟是什么。

这在现在尤为必要的。

因为现在的德国青年已经不再像从前的常常旅行而去扩大他们的眼界了。

民族社会主义的纲领不是在单做某一邦政治利益的工具。

而是在领导整个日耳曼民族。

所以它的纲领必须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重新来创造的。

因此必须要取得权力而为邦界所限。

因为这种界限原是根据了我们反对的政治所造成的。

第十一章 宣传和组织

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广征人材作为组织的成立基础。

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组织因为他们所得的结果大都是黯然没有生气的。

为了这缘故我们如果采取宣传方法从一个中心点去广播某一种的观念然后再就所得的人材当中就审慎的去选择领袖人物那是最要紧的。

常有一种人初看像是毫无显著的才能岂知后来竟是卓越的领袖人物。

大家都以为领袖所必须具备特性和能力就是理论上有丰富的知识那是大误而特误的

因为在事实上往往是适得其反的。

大理论家就是大领袖的才具——自然这种才具自然不是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问题的人所乐闻的。

煽动家虽然不过是一个黠的政客可是他既是某种观念传播给民众可见他必定是一们心理学家。

如果叫他来做领袖那必定较不通人情的理论家为优。

所以讲到领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够鼓动群众的才能而言。

理想爱和领导群众的能力是截然的两件事。

假使一个人一身能够具备理论家、组织家和领袖的本领这真是了不得的伟大人物了

然而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我党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对于宣传这一点我们就加以十分的注意的。

宣传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够接受新主义俾造就将来组织的时候所必需的分子。

在这过程中宣传的目的实在比组织的目的更重要。

宣传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为自己的主义去招致信徒而组织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优秀的分子成忠实为党员。

至于信徒们办事的效能怎样才干怎样殫力怎样人格又是怎样这都不是宣传的本身所应该去顾虑的因为宣传的目的就是在招致信徒至于在众人中去慎选干员俾能推进运动而使主义能够到达成功之路那实在是组织方面的工作。

宣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替未来的组织设法罗致人才而组织的第二个任务那就是争取权力俾希望达到新主义的最后胜利。

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在注意党员不因内部的不和而起分裂致使运动的工作因而陷于衰弱地步还须注意于奋斗的精神不致萎靡能够再接再厉臻强固为了要达到这种目的所以要注意着不应该去滥招党员。

因为人类中只在少数的有具有毅力和胆量所以如果一种运动的党员要是漫限铤的招收。

那么这个运动终有衰败的一目的。

如果单单是为自卫计那么一种运动而要想维持着它的胜利就得要限铤党员的人数

就是以后想扩大组织也要单详加考察审慎出之。

惟其是如此那才能使这运动的干部时时更新时时健全。

干部必须要握着指挥运动的全权——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宣传的内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赞同总揽一切的权力进得着一切的工作以谋理想的能够达于实现。

我主持党中的宣传事务那时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将来的伟大运动留下发展的余地还宣传着最激烈的原则去吸引那些最优良的分子来加入我党。

我的宣传越是激烈惊人那么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坚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来侵入我们组织的干部这些都是有益于我党的。

当时我采用强有力的方式来用作我党的宣传使我党的运动日趋于激进从此以后凡是加入我党的人便多是激进的人。

这种宣传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几十万的人数不但深信我们是对的而且极希望我常能够得到胜利因为他们是怯懦而不敢牺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这种吸收同志的工作还是不错而且对于我党的运动虽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不过这一年的夏天由某种事件显示了我党的组织不及我党的宣传于是是宣传的成效也就日见显著了。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党员大会选出一个委员来指导我党的运动。

根滑稽这一个委员会竟采取我党所极端反对议会制度。

我不愿附和这样笨的办法。

不久我不再去出席于委员会了。

我只有为我自己作宣传不问其他的一切。

我不听任何无知者的劝诱而改变方针同时不去干涉他人的分内事务。

等到新章程一经采用我就被任选为党中的总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权及附带的权利这种愚笨的办法也就立即废止。

用实行专责的原理去代替委员的合议制。

总理是负责指挥这个运动的全责的。

日子长久了大家就公认这种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党的统治上该是这样。

委员会只有空谈而毫无一些成绩所以如果把它来解散最好使它们去从事实际工作。

眼看着他们一声不响的离职以后不知到哪里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来。

因了这事使我想念到同样的大制度那是国会(Reichstag)。

如果叫那些坐谈的议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要他们各人对于工作须负责任的时候他们必定会迅速的鸟兽散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民族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们来接办了。

这个报纸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对于人民的意见是多所爱护的现在变为民族的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机关报了最每星期刊行两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为日报又到了是年的八月底于是便扩展而成为所共和的大张的形式。

民族观察报是一种“民族”的机关报它有着长处自然也有它的谬误和弱点。

它的内容虽然不错然而它不能作为商业经营。

原想此报由众人来订阅以报费来维持生命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报去竞争以谋自己的生存徒然用爱国的人们的一些报费去弥补营业不良的损失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不当。

我看到这种危机于是颇费苦心去极谋救济。

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的时候我曾认识了马克思·阿曼(Max Amann)他现在在本党中提任着事务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的某一日我偶然到了这位军队中的老友我便请他担任党中的事务主任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优缺所以迟疑了好久才开始答允。

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不愿意被庸碌的委员会所牵掣而愿意对唯一的领袖负责。

结果他挑选了几个人去任报馆的编辑。

这几个人以前曾隶属天马维利亚人民党的但是依他们的工作成绩而论那是极能胜任的。

这种试验成效卓著这就是因为本党以忠诚坦白的态度去赏识人才所以能够使职员心悦诚服比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为迅速而稳固。

以后他们便成为良好的民族社会党员了。

非特他们的言论是这样而且还能见之于实行。

他们在吾党新运动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实坚定而出于至诚的。

在两年当中我的见解慢慢他获得了实现至小就最高的领导机关而言我的见解在现在党中已经成为极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证明这种程度已经获得了成效当吾在四年前加入这运动时候那时党中还没有一颗橡皮图章。

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吾党遭到解散财产都被没收一切贵重的物品以及报纸所值总数已超出十七万金马克了。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我党运动的迅速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于一九二二年采取一种态度来对付某一个问题这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会竭力的去研究一种最敏捷而最易的方法使运动深入到群众的心里但是常常会碰到一种阻力如果永远和我们的意见相反而工人政治组织也操在他们的手中那么工人决不会完全永远来归附我们的。

在本分的上编中我已经论及工会的性质、目的、以及工会的重要。

照我的意思如果不是用国家有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常常没有结果的。)或是教育上的新思想使雇主对工人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那么工人除了从经济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上着应去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继续说着如果是因为这缘故而无法防止一切常使社会生活以重大损害的不平那么这种保护行为实在是有害于整个民族社会的。

我又说在雇主中如果还有不知道社会的义务甚至不知道人类基本的权利的。

那么工会当然是有着它的必要的。

依目前的事态来观察我深信工会决没有可以废除的。

实在工会在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程度。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在替人民实现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确信将来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当中每一个程度必定要把这种运动的本身作为根基。

如果说握到了权力就可以实行无论怎样的改革既不心有什么的运动来作为基础也不须去征求对于这种运动素有训练的人才那么这是一种十分谬误的见解。

在这里就明了一个原则就是精神往往重于形式。

因为形式的创造是十分快速的。

决没有一个能够在他的文件中去取出一张新的审法草案来并且再希望能够凭藉了一张最高机关的命令就可以“施行”的。

这一种的草案虽然可以试验然而决能久存差不多和流产没有什么两样的。

我记得威玛法在产生的时候有人想用一种新宪法和新国旗来对德国的民族作欺骗在过去的半世纪中这种宪法和新国旗大都对我民族是毫无关系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应该避免这种试验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从长期的运用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所以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自己有一种工会的组织而且必须认识这种组织的需要。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它的性曰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任务什么是工会的目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代表工人的机关。

民族社会主义的国家不知道有阶级不过从政治方面看来有一种叫做公民而公民是具有绝对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的。

除了公民之外还有一种叫庶民庶民是绝没有政治上的权利的。

工会程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阶级斗争可是马克斯主义硬要叫它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克斯主义首先创设这种经济的武器。

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就来用破坏自由独立的国的经济基础毁灭这种民族的工商业而经营他们自己的工商业。

他们的目的。

是要使民族去做那不分国界的犹太人所操纵的金融界的奴隶。

民族社会主义工会并不是主持能工当作破坏民族生产的工具的而在增加生产使物品能够畅销他的方法是在打倒一切的弊端因为这种弊端是含有反社会的性曰并且阻碍经济和全民族生活的效率的。

民族经济的繁荣就是本身的物曰上的幸福这是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人应该知道的。

民族社会主义的雇主也应该知道工人的幸福和快乐就是他的大企业存在和发展所必要的要件。

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不能和他种的工会并存因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工会必须认识它自己的任务的普遍性和由这种任务所产生的义务不被其它组织所阻碍并且还须发展它自己的特色。

它不能和他种同类组织人妥协而且还须保持绝对独立的权利。

在过去曾有不少的反对我们独立行创立工会的议论但是到了现在还是一样。

我不愿考虑各种必要失败的试验。

像从工人血汗所得的工资当中去提取一部分用以来维持工会而这工会又是未必一定有利于他们会员的所以我必定认这一点是不对的。

在一九二二我们的行动就是根据了这种意见的其他的人士在表面也像是有着过人的见识大家去着手创办工会。

可是没有多少时候他们便烟消云散结果和我们一样。

所不同的就是我们以前既不欺人也不自欺而已。

第十三章 德国在大战的联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国时代外交政策既是变换不定便是同盟政策也产没有遵照了适当的原则。

在革命以后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过而且不愈弄愈糟。

譬如在战前政治思想的混乱便是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在战后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诚意了。

因为凭藉革命的手段去从事于破坏运动的政党势必对于以复兴德国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还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团体的时候多数的同志对于外交政策上的问题大都抱着一种漠然的态度。

因为我们要争取对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们所以溃败的原因并且还须扑灭从中渔利的敌人。

不过我们这个不重要的小团体到扩张活动的范围变成为大团体的重要地位时候就须急于注意外交政策的发展。

在这时候我们必须决定各种进行的原则而这种原则不但应该违反我们的基本观念而且把这种基本观念应该切实的表现出来。

关于这问题我们在研究时所抱有的基本观念就是认定外交政策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

这种目的纯粹是鼓励我们的民族性。

凡是属外交政策的建议不得不要经过了下面的考虑就是这种建议在现在或是将来是否有助于我民族或是有害于我民族的

还有。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如果要想恢复失地常把恢复祖国的政权和独立作为最急要的问题。

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把所失领地的利益和祖国重获自由的利益来两相比较那是断然的应该轻视前者。

因为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家领地它的被压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决不能由被压迫的人民的抗议就可以实现的。必须凭藉着祖国所残余的实力所实现的。

仅有激烈的空口的抗议而没有准备斗争的武器决不能使被压迫而失掉的土地重归祖国。

凡是一个民族的领袖他在对内的政策上固在训练这种的武器为任务就是在对外的政策上也须把进行这种训练工作为目的并且还须征求同志。

我在本书的上编中已经说过在大战之前我国的同盟政策并不彻底。

我国的政治领袖不在欧洲的内部去实行妥善的领地政策反而喜欢去采取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

他们以为这样便可避免武力的冲突岂知这是十分谬误的因为这种计划贪多务得所以他的结果自必弄得一败涂地世界战争便是德意志帝国领导不良而所得的报应。

因为在当时最适当的政策便是在欧洲取得新的领土使帝国在大陆上的势力能够坚强固。

可惜为了我从前的议员愚昧无知不注意于准备战斗的策略立刻就把在欧洲取得土地的计划完全放弃。

再因他们采取殖民地和商业政策因此便抛弃了和英国的同盟(在当时和英国盟确是可能的事。)同时他们又不去取得俄国的帮助。

如果依当时势力而论我国确是应该取得俄国的帮助的。

到底他们是陷入于世界大战众叛亲离而不离弃他们的也只有那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ty Dynasty)而已。

在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的超势从依利沙白女皇树立了先声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终止欧洲强盛的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就是用武力来解决。

在德国方面能够和这种政策比美的也只有普鲁士军队的传统的精神。

英国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随了形势和他所负的任务而异其所用的手段不过他的志愿和决心是常常一致的。

当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时候曾经按照当时的情形竭力向欧洲方面去寻一个真确对它帮助的伴侣所以从西班牙、荷兰丧失了强国的地位以后英国就集中了力量去对付法国的新兴势力一直到最后的拿破伦失败为止。

英国人向来是惧怕法国用军力来危害英国的到了现在便什么都不怕了。

英国用来对付德国的政治方针进行得十分的缓慢。这是因为德国内部不统一的缘故所以对于英国也并没有显著的威力可是在一八七〇。

年到一八一七年左右英国已经采取了他们的新态度了。

美国占了世界经济上重要地位俄国的发展而成为强国这虽使英国踌躇一时但是德国不能利用这种机会那是十分不幸的。

结果竟使英国向来的政治方针愈形稳定。

英国把德国看作是一千强国然而因为德国极端工业化的结果造成了商业中的优势因此在世界政治上也占取了优势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极在的威力。

用“和平侵略”的手去征服世界这是我国政治家自以为是无上的妙计而英国的政治家就来利用了这一句话作组织抵抗的根据。

事实上他们抵抗的形式确是一种组织完备的进攻这是完全对英国的政治方针符合的因为英国政治方针的目的本来不在维持这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在树立英国的世界霸权因此凡是在军事上可以利用的国家英国便引为同盟这既合于英国传统的见解同时又可以随时估计敌人的实力而且是合于英国明了他自己本身的弱点。

英国这种措施自然不能称之为“毫无顾忌”因为能够对战争准备到这样的周到不应该拿勇敢来作为标准而加以评判必须看他能不能适应机宜。

外交的任务在必须注意于一个民族不为好勇寡谋而受到失败须得依了实际情形去设法维持他的民族能够达到这目的便是正当的途径如果不去照这途径走那显然是一种罪过对于外交疏忽的责任这是逃避不掉的。

德国的革命起来了英国在政略上不再怕德国行将有可配世界的威权了。

可是如果德国在欧洲的地图完全消灭了这对于英国也是没有利益的。

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变使英国外交对象又改变了一个方向。

欧洲的新形势是德国变成衰败法国在政治上变为最强的国家。

所以德国丧失了在大路上强国的资格适恰好使英国的敌人有利而已。

不过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国的外交还是没有改变了他的态并因噤在长期的战争中英国的外交利用群众心里的力量比较从前是更厉害了。

此外英国为了要防止法国的势力不致过于强大他的唯一的可能的政策便是去干涉法国的劫掠的野心。

在实际情形英国并没有达到了参战的目的因为欧洲已产生一个强国这个强国的势力竟是超出大陆国家的。

实力的比率对于过种事实英国竟没法来加以防止而且实际上这强国是已经确立了。

现在法国的地位真是无法比拟的。

就军事上来说他是首屈一指的强国在大陆方面并没有什么劲敌而且邻近西班牙意大利等外的边境也很安全又因德国已经陷入衰弱无能所以也毋庸去加以防御他的绵延的海岸正斜对着英国命脉。

维持欧洲各国的均势这是英国的一种原因。

因英国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权这种均势实在是必要的条件。防止德国变成一个巩固的强国去维持着德国内部各小邦的均势而没有统一的政府这是法国的一种宿愿他要把莱因河的左岸占领就是要保持欧洲霸权的一种铁证。

所以法国的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国的政治手腕的超势是永远卫突的。

凡是英美三国的政治家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亲德的。

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为前提美国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坚的利益为前提不用说得意大利人自然也准备促进爱护意大利的政策。

所以凡是相信他国的政治家的亲德论调而希望和异国去缔盟的这种人不愚人便是妄人。

为在要达到实际的目的起见我们必须答复下列的各个问题从德国的中欧完全灭亡之后。试问有那一个国家不因法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已经独霸权而发生了动摇又有那一个国家为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条件和向来的传统政策而认这种的发展是他的未来的威胁的

我们必须绝对的认清法国和德国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

法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是想永久的占领着莱因河一带的土地并且想靠德国的衰替去保障他们领土地的安全。

英国只不愿使德国做一个世界的强国。

而法国竟绝对不愿意德国做一个强国这是两国的根本不同点。

我们现在的奋斗并不是在争取世界强国的地位而是在为我国的生存我民族的统一子孙为面包而奋斗。

照这样看起来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

英国极不愿法国的军力没有限度的发展因为这是有害于英国利益的。

所以法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正是大不列颠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愿法国在欧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强盛。

因为意大利的前途在领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发展。

他的参加世界大战的动机并不想增加法国的势力而是断然的给亚得里亚海(Adriatic)上的劲敌以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欧洲大陆方面法国的实力一步一步的增加这就是意大利未来的障碍。

如果说法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敌意。

那意大利并不会有了这种自欺的梦想。

我们审慎的加以考虑知道英意两国的自然利益和德国民族生存的 necessary 条件是极少冲突的而且在某种的限度内不是有着互相的利害。

照德国现在的情形来说还有肯和德国联盟的吗我们可以说“没有。”不论那一个国家如果要是对自己的尊严看重的话并且希望由联盟所得的利益较多余贪污的政客所骗取的小利那是决不愿意和现状下的德国来联盟的。

因为我国没有资格去和人家联盟所以无怪那些行同匪寇的敌国要联合一致了。

如果德国更要再衰落的话虽然英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利益但是对那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着大利的。

这是因为垄断金融的犹太民族显然是和英国的见解相反他们不仅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而且还希望德国在政治上完全成为奴隶。

因了这缘故犹太人便竭力听提倡灭亡德国。

犹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要德国赤化。

——就是摧残德国民族的财力——并竭力借了犹太人所操给的世界的金融来摧残德国劳工的势力作为扩张犹太人征服世界计划的第一步。

英国的情形和意大利十分相似他的坚定的政治方针和犹太人垄断世界金融的要求显会有着不同而有这种不同时显露着。

只有在法国犹太人所代表的证券交易所目的正和法国政治家所具的希望一样。

因法国的政治家是极端的爱国主义的人物。

这种一致的现象是德国极大的危害所以德国确实是德国的最可怕的敌人。

从我们从事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看来英国是不是可以做我们的同盟国不易逐而断定。

因为德国犹太人的出版上常常有使国痛恨英国的言论而德国许多愚昧的人甘受犹太人的利用竟言扩张海军反对夺去我们的殖民地并且主张的把那些殖民地收回来。

这些问题他们使无赖的犹太人给英国的犹太人用作宣传的资料。

我国愚蠢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现在应该觉悟了我们现在所必争者。并不是什么“海上的权势”就是在大战以前不是先把我们在欧洲的地位使它巩固而竟尽我们民族的力量去争海上的要权势这实在是失策的。

这种的企望实在是太愚笨了在政治上这样的愚笨就叫做罪恶。

我还须来叙述一下近年来犹太人用了特殊技巧所演的把戏这就是南的罗尔(South Tyrol)问题犹太人和拥护哈普斯堡皇室的正统派的政治家竭力来设法阻碍德国的联盟政策因为联盟是使德国的可能复兴的缘故。

犹太人的有处于南的罗尔的宣传并不是真的爱护南的罗尔而是恐怕德意志间有了谅解的可能因为他的宣传对于南的罗尔实在害多益少。

唉南的罗尔呀

我还要说明的就是当有的罗尔的命运已被决定的时候(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就和多数同志到防地去加入军队。

在当时我的从军的志愿就是不愿意丧失了南的罗尔而愿意替祖国保全这一块土地像保全德国别的地方一样。

要替德国保障南的罗尔自然不是狡黠的议员在维也纳的市政厅中或是在慕尼黑的总司令部前面发表一些虚伪激烈的演说所能办到的只有靠那前线的军队。

所以凡是破坏前线的那就等于出卖南的罗尔和德国的其他各地。

我们必须彻底的明了要收回失地只有靠武力决不能靠祈祷仁慈的上帝或是诚心去希望国际联盟所能做到的。

最最可耻的就是多数的发言人并不自信他人议论有了什么效用。

他们也十分的明白空谈是无济于事的。

他们所以这样不过因为现在来说恢复南的罗尔比较过去须用武力来捍卫南的罗尔容易而已。

各人各尽其本领我们过去曾为南的罗尔流血他们现在只知高谈阔论。

假使日耳曼民族要防止威胁欧洲的腐化分子那是万不可陷入像战前那样的谬误而去和上帝及世界做敌人我们必须切实地认定我们的最大敌人俾得集中了全力去向他进攻要是我们能够靠别处的牺牲而获得胜利那么我民族的子孙可以不再来责备我们了。

他们见到我们这样的坚苦卓绝终于得到了光荣的成功必定会钦羨我们这样的决心的。

使德国陷于失败的就是和过去的腐败的奥国同盟的一种妄念。

现在的外交政策仍旧被这种狂妄的情感所支配阻碍了我们的复兴那无过于此了。

现在我们不防来试问一下我们的政府曾经怎样的把独立自主、英勇自负、和敌忾同仇的精神来注入我民族这是什么用意

一九一九年德国受和约的束缚当时有人希望这种压迫的条约会得使德国的解放得到帮助这是十分合理的。

因为和约的条件如果给某一国一种极痛苦的的打击那么这和约常常是某一国将来复兴的先声。

凡尔赛条约给我们的影响很大。

这条约的每一点都在我们民族的心灵和情感中焚起了烈火结果使共同的耻辱和共同的仇恨深深切印入了六千万男女心坎里变成一片弥漫的火焰从这赤热的火焰将产生出一种坚强得像钢铁般的意志我“我们还要奋斗”的呼声。

然而一切的机会我们都错过了所以我们什么事都没成果。

谁还能来怪我民族不能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呢

一个民族处在我们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府公意毅然和人民合作宣布人民为争取自由而奋斗的意志并有保护这种意志那么不会有人将认这民族有和人家联盟的资格。

建造新的战船和收回殖民地等的口号显然是一种空谈。

因为这种口号并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我们平心静气的考虑一下就可以明白的。

唱这种高调的竭力从事于一种有害的示威运动而去对抗上帝及世界上其余的各国忽略一切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则就是“彻底实行。”我们从向五国或十国怒吼而不知道集中我们民族的意志力和体力去向我们最凶恶的仇敌作重大的痛击。

而且我们把联盟政策到了最后奋斗时所增加实力的可能性也一并牺牲了。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在这负着一种使命。

就是这运动必须教训一般人民忽略于琐碎的事情而注意于种种事端不要因了细故而生出异见来而且永远不忘掉我们现在的奋斗目的纯粹是为了我民族的生存我们应该努力去打倒唯一仇敌就是时时来剥夺我民族生存的人。

更进一步说日耳曼民族在不曾惩罚那些卖国误国的罪犯之前是没有道德上的权利指责贡界各国所取的态度的。

能够和我们联盟的民族如果真是能够代表民族的利益究竟能够为所欲为而去真的反对各自由民族的公敌吗譬好说英国传统的政治势力能不能打破犹太人的优势力呢这确实是一个难答的问题。

因为可以决定这问题的因素太多了。

在法西斯蒂统治下的意大利竭力和犹太人的三种主要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或许是出于无意的但是我个人的无论如何不相信他是出于无意的)这种举动最能来证明用间接的手段可以来消弭犹太人危害国家的毒害的。

像秘密结社的严禁独立和超国家的出版物的检举国际马克斯主义的剂除等等。

如果是在英国那么这种举止比较是困难的。

因为犹太人在英国用着间接影响公意的手段几乎完全操纵了这“最自由的民主国”。

可是从英国方面来说在代表英国利益的和代表犹太人垄断世界权力的两者之间他们也时起冲突而互相斗争个不止。

我们看一下欧战后英国当局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以及报纸对于该问题的态度就可以知道这反对势力的冲突的猛烈。

欧战刚刚完毕美日两国的宿怨又出现了。

英国见到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突飞猛进他的嫉妒自然不是种族关系所能够遏止的所以英国注意他旧日的同盟十分提心着将来“英国统治海洋”的一句话变成为“美国统海洋”。

把德国消灭了这并不是英国的利益实在是犹太人的利益这正像现在灭亡了日本的有利于英国。

还不及有利于犹太人希古独霸世界的野心。

英国虽是拼命维持着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犹太人便暗中在运筹设计以求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犹太人十分明白在几千年之后他们能够颠覆了欧洲的民族使血统淆混纯粹的种族消失。

可是对于亚洲的民族国家像日本那就不易实现这种目的了。

所以现在别的犹太人他们又煽惑各国去向日本进攻正像从前怂恿各国去向德国进攻一样。

为了这原由即使英国的政治方针要去和日本缔结同盟。但是英国的犹太报纸意可以同时鼓吹对此同盟国来作战并且靠了宣传发主政治和高唱“批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口号准备着从事灭亡日本的战争。

现在的犹太人是英国的叛徒而反对犹太人危害世界的斗争也将在英国作国出发点。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要认识自己国内的最大敌人同时使对这种敌人的斗争对于其他的民族成为一种驱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并且再为奋斗的亚利安指示出一条福利的途径。

第十四章 东方政策

我国的那些所谓的知识阶级他们贸然改变了我国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的来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俾他们狂妄的理论得到好处。

我十分在感觉到我必须向诸同志郑重地谈论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俄国的关系。

因为这问题是人人所应该明了而且是本书篇幅所许可的。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务是在使他们民族的繁殖和他们土地的大小能够有一种自然和适当比例而保障种族的生存。

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的唯有地球脾充分的空间。

德意志的民族只有靠了这种方法才能保障了他是世界的强国。

在世界史上我国民族的利益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有千年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证明的。

因为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实在是德国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竞争我们对这战争叫做世界大战。

在那时候德国的表面是一个世界强国。

我所以称之为“表面”就是因为实际并不是一个世界强国。

如果德国的土地和人数能够合于上述的比例那么德国确实是一个世界的强国了倘使把其他的种种因素一概略之不论那么欧战的最后胜利就是当属于我们的。

现在的德国并不是一个强国了。

从领土上看来德国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强相较那真是小得很我们不必用英国来作例因为英国实际上只是不列颠世界帝国的一大都会但是不列颠世界帝国所辖的领土差不多占了地球的四分之一。

我们必须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国像美国、俄国和中国。

这几个国家所拥有的领土都是十倍于现要的德国。

就以法兰西而论也应该列入这等国家中。

法国常常使国内的有色人种加入军队。

如果这样的再过了三百年那么法兰西血统势必完全消失于欧非两人种所造成的国家中他所拥有的广大的领土将会从莱因河一直扩充到非洲的刚果河(Congo)他的种族也就越来越复杂了。

这就是法国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国以前的殖民政策的不同的地方。

我国以前殖民政策既不能扩张日耳曼民族的领土又不敢大胆的靠了黑种人的血统来增强帝国的实力。

德属东非洲的亚斯加力(Askari)士兵虽然略有这种的倾向。可是这种士兵仅能保卫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们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国来比较我们已经不再享有怎样的地位。

这是不得不归咎于我国外交政策的谬误因为在外交上缺了传统的政策丧失了族所赖以维持的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励。

这种种的错误必须用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给以补救。

我国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称的情形——疆域是财富的来源又是政力量的基础——以及我国过去的历史和现在衰弱无望的情形应该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来设法除去或调济的。

德国政策是最大的成功便是我普鲁士邦的组织以及从这一个组织所养成的国家观念同时使德国军队的组织也能够适合了现代化的需要。

因为从个人自卫的观念变成民族自卫的观念这种改变的思想实在是从普鲁士邦的组织呼它的新原则而来的。

因为日耳曼民族的个人主义过分的发达了因之人心涣散只有在经过了普鲁士军队的组织才成为有训练的民族而且使民经丧失了组织能力稍稍得到恢复。

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进得统一的时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经靠了军事训练而获得了。

因了这缘故对于废除一般的兵役的任务——这件事对于其它的民族或者不关什么轻重——实在和我们的生死相关。

如果我们德国人有了十世不受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由他们去受本性上涣散的恶影响那么我民族在地球早将不会再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了。

这样日耳曼民族只有在异族的旗帜下而苟延残喘对于文化贡献这种精神恐怕是不再会有了。

我国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种徒令民族牺牲流血的目标这两件事我们必须分别清楚这种的分别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行动是十分重要

的。

民族社会党运动决不能和那些卑污下贱的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相联合。

要是我们认国我们现在也须为欧战的主张所束缚那是更为险的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使我们的领土和我国的人口数目能够互相的调和。

从政治上来说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的国境这未免太不聪明了。

但是坚持这一种要求的人反而宣称他们这种要求是他们政治行动的目标岂知这种的要求反而使敌方的联盟更是巩固。

欧战八年后——参战各国的欲望和目的原本是十分复杂的——在当时胜利的联盟现在所以还能团结一致唯一的理由就是在此。

这些国家当时都因德国的失败而获得了利益。

因为列强骇惧我国的实力所以把他们彼此的嫉忌完全路诸脑后反面暂时的团结一致。

他们以为瓜分我们就是防止我们复兴的唯一的政策。

这种不良的居心和对于我国实力的惧怕实在是为他们团结一致的原动力。

自从维也纳会议以后世界的局势完全转变了群主和后妃已经不再为领土而去作孤注一掷现的统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残酷而不没国籍的犹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对于国民族的将来一些也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这种疆界过去既不能做德国的保障将来也不能增加了德国的实力。

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内部团结又不能使日耳曼民主族的财富满足。

就军事上来论说这种疆界也是不适宜的而且也不满人意的更不能改进了我国在对于世界其他强国的地位。

——与其说对于其它强国还不如说对于真正的强国——况且这种疆界不能缩短我国和英国的距离又不能使我国成为类似美国的一个大国。

再有就是法国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并不因了这疆界而受到怎样的实际上的损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断言的就是要恢复一九一四年疆界的不论那一种计划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来再度和流血使有用的国民完全去为国牺牲了能决策励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的前途。

况且“民族的光荣”已经使大家心满意足了我们必定惑于这种空泛的成功去放弃一切比较远大的目标于是开放门户去兴商业不到事变发生是不止也。

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我们外义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应得的领土。

万一因了这种行动而流血牺牲对于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孙也可以说得出了。

在地球上不论是那一个国家都不会凭藉了上帝的赐予而获得了尺寸的领土的占领。

一个国家的疆界的决定的变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

一个国家虽然已经获得了很多的领土然而决不能据此而说他的领土应该永远的占有。

因为领土的获得不过是证明了征服者的强有力的呼丧失土地者的怯弱无能。

占有的权利便是寓于这种强力之中。

我们的祖先对于国土的获得并不是得之于上天的赏赐实在是从奋斗而得来的所以将来能够给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只有武力而已我们虽然明白和法国应该只有妥协的必要可是因妥协而牺牲了我国对外政策上的大目标那也未免不值得。

有意义的妥协必须能够扩充我民族在欧洲的地域因殖民地的取得还不能解决居住问题能解决这项问题的实际也只有获得可以移民的领土以开拓我祖国疆域这样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够获得和原来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联络并且还可以保证新领土和祖国结合后全国产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会主义的党人现在已经决心放弃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倾向。

我们现在是采取了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纷纷向欧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们的视线向东去。

我们已经结束了战前殖民地和商来的政策只是注意于未来的领土政策。

我们在现在一谈到欧洲新领土的开辟问题必须先想到俄国和他的接壤的国家。

好像命运之神是愿意指示我们发的方向。

命运之神使俄国变成布尔雪维克就是使它丧失了从前俄国所靠以立国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识阶级。

因为俄国成为有组织国家并不是为了斯拉夫民族具有怎样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分子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组成国家的证明。

现在俄国的内部可以说这种日耳曼民族的分子已经排除净尽由犹太人取而代之。

俄国人现在决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犹太人的束缚犹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统治俄国。

因为俄国人不善组织极易分化的缘故。

这个在东欧的庞大的帝国现在已经快溃了犹太人统治的末路便是俄国国祚的告终。

自然犹太人是反对我们所采取的政策。

他们引毕士麦的主张作为他们唯一的理由去拥护一种无聊而有害于日耳曼民族的政策。

他们说毕士麦也极注意和俄国发生亲善的关系这句话确是不错。

不过还有一层他们不会提及就是毕士麦也极注意和意大利发生亲善的关系。

但是毕士麦实行和意大利联盟为的是易于抵抗奥国。

这种联意的政策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我知道他们答案必定是“因为现在的意大利已经不是从前的意大利了。”好这句话真是不错。

可是我说现在的俄国已经不是从前的俄国了读者诸君也当答允的。

那种能够见机而行的毕士麦他决不会受联俄政策的拘束的。

所以这一个问题并不是“毕士麦在当时采取什么政策”而是“他在现在将采取什么政策”上面。

这一个问题也是不难答复的。

因为毕士麦的政治手腕决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溃的国家去联盟的。

还有毕士麦对于殖导和商业的政策在当时也很踌躇不定因为他留意于采取极安全的方法使他的创造的国家能够安全和巩固。

这就是他愿意和俄国联盟的唯一的理由因了这一个理由可以使他得自由的向西方发展了。

不过这种政策虽然在当时有利于德国的但在现在反而有害于德国了。

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本党受各方面的怂恿开始和他的解放运动相联合而和宣传十分有力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Association of Oppressed Nations)取一致行动。

这联合会的主要分子就是巴尔干各邦(Balkan States)埃及和印度的代表。

这班人给我的印象他们只是空谈并没有家力来做后盾。

但是也有不少的德国人尤其是相信民族主义的德国的人竟为这班唧唧不咻的东方人所欺骗他们把那些偶像露面的印度或是埃及的学生。当作了印度或是埃及的真正的“代表”。

他们从不会仔细考查过而且也没有发觉这种既没有后盾也没有那一个人授给他们的权力叫他们缔造那一种协定。

所以和这种人互相周旋结果是等于〇徒然是浪费时间而已。

我还记得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间民族主义的团体之中忽然发生一种幼稚可笑的希望大家以为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已经崩溃。

有一部分从亚洲来的江湖骗客(他们也许确是真正为印度争取自由的战士然而这不是我所计的)他只遍历欧洲各地去怂恿一般明达的人说虽以印度为枢纽的不列颠帝国将要崩溃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思想是由他们的希望而产生的假使妄言英国并不把印度在不列颠帝国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话这未免太幼稚了。

一般人认英国将要放弃印度这实在是一种不幸讹传这足以表明他们不曾在世界大战中获得教训而且也没有看出盎格罗撒克逊人的坚决的性格。

同时这种见解又证明也德国人完全不知道不列颠人统治他们的帝国的方法。

因为英国要是不让异族去参政和不受强敌的武力压迫那是决不会丧失了印度的。

就是印度的叛变也是难于成功的。

照我德国人的经验知道要强逼英国人去做他所不做的事那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一切完全置之不论均以德国人的立场来说也宁愿英国统治着印度而不必见印度去受其它的民族的统治。

还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运动这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瞎谈。

当欧洲大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情形已经是很不好。

我们去和奥土两国同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庆幸的。

因为正当世界军备和工业最盛的国家在秣马厉兵形成了大家一致进攻的阵线的时候我们乃支联合一两个孱弱落全伍的国家。要把这奄奄待毙的废物去和生气蓬勃的联盟抵抗这有什么用呢这种外交政策的错误已经使德国受到莫大的损失。

我站在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以种族为标认而来品评人类对于把一民族的命运击之于所谓“被压迫民族”的一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就种族来说我早知道这种被压迫的民族是毫无价值的。

现在统治俄国的当局他们并没有诚意去和他国缔结同盟或是遵守盟约。

我们切不可忘记了他们是一种身染血污的卑鄙的罪犯是人类中的败类只因他们得到了乘乱举兵的机会因而可以去蹂躏一个大国用了他们残暴的手段去屠杀无数的最有知识的同胞并且施行他们最专制的统治。

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我们又切不可忘记了他们统治者所属的民族是兼有兽性的残酷和说谎的特长的并且还自以为将要去压迫全世界的。

我们尤不可忘了那些没有国籍而完全统治着俄国的犹太人他们并不把德国看成是朋友而把德国看成一个应该遭受同样命运的国家。

俄国所受到的恐怖现有已经轮到德国头上。

德国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第二个巨大的目的地。

我们必有面具有青年传道者的全副精神才能去复兴我民族拯救我民族使我民族脱离国际毒蛇的蹂躏并且防止我民族内部血统的混乱这样一经解放就可以去运用我民族的力量去保全我们的民族性。

假使我们的目的是这样而再去和某一个强国联盟此强国的统治者便是我国将来不共戴天的仇敌这岂不是我们大愚蠢了吧

在同盟政策上旧德意志帝国所铸成的大错就是因为方针不定并且不愿一切的利害一味的敬苟且偷安以致我国的对外的一切邦交。

弄得十分不好。

但是有一件事确也不可非议的那就是不会和俄国继续着维持良好的关系。

我坦白地承认在大战以前我曾经想过德国要是放弃了他的愚笨的殖民政策的海军政策联络英国去对抗俄国并且再抛弃他支配全世界的野心去采取一种在欧洲大陆上能够获得领土的确定政策那么他的情势必定较为佳好。

在从前鼓吹兰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常对于德国加以一种横蛮的威胁这是我不会忘掉的俄国常常做一种动员演习他的唯一目的便是在滋扰德国这是我也不会忘掉的在战前俄国的舆论对于我民族和帝国常作一种忿恨的攻击这也是我不会忘掉的。而尤其不能使我忘了俄国的大报纸往往赞助法国而不赞助我德国。

但是在大战以前我们尚有另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我们为了要使俄去抗英的关系不妨去倾向俄国。

现在列强诸国的团结差不多向我们作一个最后的警告使我国民去摆脱梦想顾及事实并且还明白昭示我们唯一的一条道路照此道路前进这老大的国家那才会有发扬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会主运动假如能够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务去摆脱一切的幻想以理铖作为唯一南针那么一九一八年的火祸或许可以转变而为民族的将来的福利。

从此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政治上传统政策”(Politieotradition)这种政策英国是有的俄国也是有的法国也咎往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决定采取这种良策。

日耳曼民族对外行动的传统政策应如上述这是德匡应走了路线是十分明显的。

在大陆方面德国不能容有两大强国在欧洲崛起。

凡是企图在德国邻近变为军事的强国的即使略具军事的形势德国、也必定看作是一种侵略行为而以各种手段去加以遏止的就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也是在所不惜的这不但是德国的权利而且是德国的责任。

如果和英意两国缔结同盟在军事上的结果必定和联伊的结果相反的。

最重要的便是和这两国“接近”决不会引起了战争的危险。

对这同盟可以站在反对态度的唯一强国——法兰西——那也没有力是来反对于是这种同盟将使德国在平常的时候就从事着种种的准备工作以便在盟约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和法兰西谋一个解决。

因为这种同盟自己能够去破坏那使德国极感不安的三国协商(Erteint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敌人法兰西陷于孤立。

由是英意德三国的新同盟将操纵一切而法兰西便也失掉了他的优势。

另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事实就是这新同盟中的国家各有可以互助的专门技能所以德国最后所获得的同盟国决不会像水蛭的吸取血液而能尽了他的力量来补充我们的武备。

我已经在前章中说过了要把这种同盟来使之实现确有种种的困难然而三国协商的成立他的困难岂在比这要少的。

他那各国的利益本来是互相卫突的而英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到底能够完成了。

倘使我们能够明了这种进展的必要性靠了精巧的手腕和慎重的考虑去统一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的同盟必定是不以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国内的敌人固然对了我们怀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会党人终不宜被这种狂吠有所迷惑我们应该举内心所确实信以为重要的事实宣示于人。

狡猾的犹太人利用我德国人思想上的缺陷用于奸诈的手段去使与舆论陷于荒谬。

我们对于这种荒谬的舆论必须用一种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对付的。

我们在现在虽是河中的一石可是在几年中命运会使我们成为一种障水的堤坊一切的洪涛巨浪将要于这堤防所激破流入于新的河床之中。

第十五章 紧急防卫权

我们的国家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停战的时候就采取了一种几乎要自超于灭亡的政策。

我们现在所有的时光和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惨败后的普鲁士复兴时所需的时间差不多然而我们不能来利用这时光反而使国势一天一天的衰弱这是人人所共知的。

他的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签订了辱国的停战条约以后国人对于敌人屡次所提的压铤政策并没有能力和勇气来给他反对。

他们敌人是很聪明的不过他的要求一次来提出。

停战的人命令要我国解除军备使我国在政治上失去了凭依成为孤立无助的状态而经济的掠夺又是层出不穷的一一相继而来这用意就是要使我们认识道威斯(General Daroes)的调停是不幸运罗加诺条约(LoearnoTreaty)是胜利。

从一九二二年冬季到二三年我们知道了和约成立之后法国仍是实现他的最初的参战的目的。

如果说人口不多的法国他们参加这次空前的四年半的大战目的是战后的得到赔偿损失这种话叫谁肯相信呢

如果说亚尔隆斯罗边(Alsace—Lorraine)将来的政策的一部分那么法国的作战就很容易解释了。

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要将德国分列成许多的小国这就是法国参战的目的。

然而法国的参战实在无异于把他的民族出卖给没有国籍的犹太人而做首他们的奴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的政变像迅雷闪电样的突如其来。

但是当国内在发生大变的时候我国的军队还是深入在敌国的腹地。

当时法国所首先去注意的并不是把德国来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样使德国的军队很快地退出法比两国边境因之巴黎当局在战事结束的时候他的第一任务便是解除德国军队的武装并且使他们退回德国去。

不过有待于此事完成之后他们才能设法把最初参照的目的来实现的。

不过说英国来说德国既丧失了殖民和商业的势力因而降成为次要的国家可是英国的参战已经获得胜利了。英国也并没有毁灭德国的心思实际上他是极希望将来的欧洲有一国能够和法国来对抗。

所以法国也不得不静待着和平然后再开始他已经从欧战树立的基础而来工作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称和平不过单是战争的继续这句话实在有着深长的意义的。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国的用意便就大家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国对于我国的用意变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国的政策转变了来对付敌人。

我相信如果德国能够行使法国陷于孤立的地位那么第二次的大战必定不是德国反抗世界的战争而是德国自卫以对抗法国的战争因为法国扰乱世界和严的缘故。

如果德法两国不断发生冲突而这冲突只是防御法国的侵略那么。这种冲突一直继续下去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而德国的国境也难免世世的被人侵略而不断的有所变更了。

等到德国人完全能够明了到这一点。

日耳曼民族的生气便不再虚掷于消极防卫而能起来一致有对付法国这才能和法国解决了这永久不决的冲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两国间的情况又到了十分紧张的时候了。

法国正在打算对德国作大规模的压铤而且在师出有名。

他希望能够占领鲁尔(Ruhr)这地方去破坏德国的最后的国基使我们陷入于经济困乏而负债累累。

这鲁尔被占领命运倒又给日耳曼民族以一种振兴的机会。

因为这件事粗看起来好像是大祸临头了但是仔细观察反而有使德国脱离苦海的可能。

当是法国确是第一次和英国疏远就是审慎的想维持这英法联盟的英国的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国人大家都认为英法间的关系是已经结束了。

英国商业的团体对于法国在大陆上势力的一天一天增加自然地十分愤慨的。

法国占领了鲁尔煤区实在使英国丧失了他在大战中所的一切的成功现在的胜利者已经不是英国灵敏而劳苦的外交家而为福熙(General Foch)元帅和他所代表的法国。

意大利也对法国有着恶感。

其实战争在刚结束的时候意法两国的友谊已经就不大好现在是竟一变而为仇恨了。

将来终有一天会使昨天的友邦变为明天的仇敌的。

但是这事件终于未生的缘故就是因为德国的总长没有恩韦元帅(Enver Pasha)的才能则只是一个库诺(Cuno)而已。

当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们还不能因法国占领鲁尔藉口重振军备我们必须先在德国的民族中灌输一种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趋坚强而且须将国内最大的恶势力完全除净尽。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扑灭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便是——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的可怖惩罚便是我们坐失良机不会彻底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叛党和暴徒的工作的结果。

那些小资产阶级他们以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比从前且以为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败类”曾经牺牲了二百万生命作为夺取的工具而不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为民族的正义观念而服务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想瞎希望这班叛徒来做解放德国的战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了。

这班叛徒也决没有这种想法。

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不能不为叛逆这等于野狗不能弃死尸而不食是一样的。

一九二三年之情况和一九一八年的情况很是相像不论我们来决定那一种的抵抗政策他的要点都在使我民族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毒气。

我十分的相信凡是真正的国家主义的国民政府他的急务就在获得以去灭扑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而且给这种力量以自由处路的权力。

当国外的敌人对我国施以一种致命的打击的时候而国内的叛逆又潜伏在街头巷尾这时的政府千万不在留变于“安宁臺序”的笨策。

要是最后解决我民族敌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于混乱那么真正的国民政府应欢迎邀纷扰不安的时局。

我常常恳求民族主义的各党应该在应使命运的支配使我党施行对付马克思主义和明确然而他们对我的劝告总是路之不理。

他们(包括了国防军的首领)大家自要聪明终于忍受了那最可耻的屈服。

当时我很感觉到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的使命已经完毕不能使他们再负其他的什么责任了。

在这时候我坦白的承认我对于阿尔卑斯山以南(South of the Alps)的伟人发生了热烈的钦慕。

他为了酷爱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国内的敌人妥协而且竭力用各种可能的和段和方法来扑灭敌人。

莫索里尼所以能够列于世界伟人的缘故就是他决心不和马克思主义平分意大利而且扑灭国际主义来拯救他的祖国的缘故。

德国虚伪的政治家得莫索里尼相形下真是小得很。

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那宽恕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一开始就使我们在鲁尔不能采取丁怎样有力的抵抗。

他们让我国的世仇马克思主义的徒党蛰居在国内我们再要起而去和法国作战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难预言的行将发生的事变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发生了空喊着向法国抵抗这是徒然的因为在军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胜利呢要知道德国对于鲁尔事件的行动结果如能扑灭德国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已操胜算了。

如果德国一旦而能够脱离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后的发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毁灭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国身上也就粉碎无余。

自从有史以来我们从来不曾被仇敌所征服过征服我们的只有我们本身的败德和那伏在一旁和敌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赐德国一个伟人这伟人的名字叫做柯诺。

据柯诺的推理“法国占领鲁尔。

鲁尔有的是什么是煤。

法国的占领鲁尔不就是为了该地的煤”柯诺的推理既是这样所以他心深信用罢工的手段可使法国人丧失了他的煤而且因无利可图早晚必定会退出鲁尔的。

这就是我“民族”“杰出”的“政治家”的思想。

要实行罢工就得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力量因为罢工和工人的关系最是密切。

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国人构成一条联合战线(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柯诺把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看作是一样的东西)那是十分要紧的。。

而马克斯主义者他们也赞成这种意见因为马克斯派的领袖他需要柯诺的金钱这不亚于柯诺需要他们的来参加构成一条“联合战线”。

如果在当时柯诺先生不用金钱来运动总罢工作为结“联合战线”的基础而去令德国全国的人民大家多做两小时的工作。

那么“联合战线”的骗局必定在三天内暴露了。

凡是民族决不能自己不努力而获得自由的只有牺牲才能获得自由。

说到消极抵抗。那是断难坚持久远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东西的人以外决不会有人去空希望这种荒谬可笑的方法能够驱逐了霸占领土的敌军的。

像鲁尔的威斯法里亚人(Wesophia Kians)知道有了八十师或是一百师的军队在准备来援助他们那么法国的军队自然要感到困难像是坐在荆棘丛中一样。

当工会饱受了柯诺的捐功将要把软弱的消极抵抗改为而成为积极的攻击的时候共产党便立刻脱离了民族的战线回复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到了这时候。柯诺先生也只好默然的辞职。

从这点德国增加一番经验只是也丧失一个希望。

牺牲了亿兆的金钱和千万德国青年(他们大都头脑简单轻易信仰德国统治的人的话的。)终于也不免到那悲惨的崩溃和可耻的屈服的人民对于这种卖国的举动真是怒不可遏。

亿兆的人民大家都认明唯有根本为肃清德国现行的全部程度那才会有挽救的理。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审判的时候曾经作演说现在把这演词的最后一句摘录在这里

“我国的法官痛斥我们的行为这虽属正然而主持更高真理较好法律的历史女神必定会来撕碎这种判决而且还要嫣然微笑宣布我们尽是一些无辜而受害的可怜人。”关于引起及决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变事实我不想在这里来加以叙述。

因这我想相信这种叙述对于将来是毫无补益的。

事已如此批评有什么效用而且对这应负责的人。

我也不想多言因为他们爱护民族的心不落人后可是他们迷失了共同的途径或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不单是求其一致而已。

Table of Contents

[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lter](#)

[原序](#)

[第一章 我的家庭](#)

[第二章 在维也纳苦学](#)

[第三章 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第四章 在慕尼黑](#)

[第五章 世界大战](#)

[第六章 战争宣传](#)

[第七章 革命](#)

[第八章 我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九章 德国工人党](#)

[第十章 旧帝国崩溃的征兆](#)

[第十一章 民族和种族](#)

[第十二章 民族社会主义](#)

[第一章 世界观和政党](#)

[第二章 国家](#)

[第三章 公民和国民](#)

[第四章 人格和民族国家的观念](#)

[第五章 世界观和组织](#)

[第六章 初期的奋斗—演说的功效](#)

[第七章 和共产党的奋斗](#)

[第八章 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第十一章 宣传和组织](#)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第十三章 德国在大战的联盟政策](#)

[第十四章 东方政策](#)

[第十五章 紧急防卫权](#)